



冊二記海出霞雲

前題

歌管錦城繁秋娘追夢

花枝春意鬧冷蝶殉香

自序

年來東塗西抹。粥文自贍說部之剝颶行世者無慮十數種。且以時流所好坊賈亟亟焉責其媚俗。於是無拳無勇之不慧亦居然握管作武俠小說綜計三年中曰蛾眉劍曰三劍奇俠傳曰朔南大俠傳蛾眉劍曾排日載諸社會日報。其後改單行本不慧僅作至第四集即戛然而止。以執業爲律師卒卒鮮暇而書局主者督之過嚴一暴十寒主者迫不及待故五六兩集實乞他人捉刀雖攬鏡自視不如城北遠甚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不慧在前四集之布局伏線安能責他人在後兩集一一措置妥貼毫無遺漏抑刻連城之玉不能亂無價值之楮葉明眼之讀者一覽無餘會心不遠以是詰責之牘積篋中者盈寸平居自反頗用慚恨三劍奇俠傳曾載海報由時還書局

印行單本。雖夫假手他人而脫稿兩集後。擱置經年。始行廢續。文章尙氣知拙。作之不免再而衰也。若夫排日撰寫。隨寫隨發。布報端雖急。就章難於言工。而一氣呵成。不假手伊誰。不半途中輟。則朔南大僕傳實較勝於二書耳。夫吾人不幸而胸有墨汁。名山事業。匪異人任。今乃舍本逐末。孜孜焉以從事。此雕蟲小技。不亦可痛矣乎。奈何是中猶有得失之迹象。甘苦之滋味。言之其能免於蠅頭蠅角之誚哉。蘭孫書來知出版。有日不避大雅之齒冷。輒紓寫其思想。以弁諸簡端。

恂子張崇鼎

要提傳秘湖江

小說界老前輩漱石生評張恂子君所作小說謂每至緊要關頭必插敍前事以作過脈而疎文氣然後徐徐落入正文得水到渠成之妙張君對於小說之能事可謂爲漱石生一語道盡是書布局結構猶是張君之真面目初述一嫖客於漫天風雪之中徒步訪友忽瞥見一人於雪上行走毫無蹤迹是非深於武功中運氣功夫不辦乃急起直追必欲見此奇人而倏忽之間此奇人已杳如黃鶴矣讀者至此必心癢難搔而作者故弄狡猾綿亘二十萬言此奇人終若隱若現不肯以廬山真面向人且書中插入許多倒筆竟至愈扯愈遠讀者必爲作者捏一把汗恐其鬪筈之際或有脫節也而作者行文使事如珠走玉盤令人目眩心迷及至拍到本題則又着墨不多舉

要提傳秘湖江

重。若。輕。天。衣。無。縫。誠。非。小。說。老。手。不。辦。是。書。則。以。山。陝。鏢。客。爲。經。插。
入。鏢。客。各。人。之。歷。史。則。咸。屬。孤。臣。孽。子。本。身。各。有。其。離。合。悲。歡。之。往。
事。中。間。且。有。一。二。女。俠。如。神。龍。天。矯。不。可。捉。摸。有。如。畫。龍。點。睛。牽。一。
髮。而。全。身。皆。動。益。之。以。黨。會。祕。密。爲。全。書。之。緯。蓋。晚。近。東。南。人。士。皆。
知。有。青。紅。幫。而。不。知。青。紅。幫。之。淵。源。受。自。天。地。會。哥。弟。會。是。書。寫。天。
地。會。哥。弟。會。於。幫。中。隱。語。切。口。熟。極。而。流。開。香。堂。一。回。更。寫。的。令。人。
毛。髮。皆。悚。且。於。開。香。堂。極。嚴。重。之。典。禮。中。宣。布。一。幫。中。弟。兄。之。罪。狀。
而。殺。之。筆。酣。墨。飽。誠。哉。其。爲。有。武。俠。小。說。以。來。未。有。如。是。胆。大。手。辣。
者。也。第。一。回。中。奇。人。直。至。末。回。始。行。揭。曉。全。後。一。氣。呵。成。苟。非。胸。中。
成。竹。决。不。能。道。隻。字。雖。謂。爲。張。恂。子。君。生。平。第。一。部。傑。作。亦。無。愧。色。

江湖秘傳總目錄

- | | | | |
|-----|-----------|-----------|------|
| 第一回 | 潼關道交臂失新知 | 陳 | 眉摩舊創 |
| 第二回 | 是真是幻灰燼到須糜 | 將信將疑神魂移彩蝶 | |
| 第三回 | 演戟術侈談勇士 | 傳刀法話遇俠尼 | |
| 第四回 | 珠淚雙垂佳人懷宿怨 | 陽關三疊孝女訪名師 | |
| 第五回 | 盈盈媚眼土妓調情 | 歷歷傷心英雄畢命 | |
| 第六回 | 蜂狂蝶浪佛地遇冤家 | 鶴峙鸞停空廷來俠士 | |
| 第七回 | 謁門生冷官捧檄 | 虐嬌女寵妾專權 | |
| 第八回 | 負夫骨健婦走風塵 | 報親仇名媛戴星月 | |
| 第九回 | 斷頭灑血二憾分屍 | 切齒腐心羣奸授首 | |

- 第十回 脫圈圈仗義救紅妝 塗肝腦誅奸飛白刃
- 第十一回 前塵若夢惡婦傾生 道術無靈頭陀送命
- 第十二回 斬草除根火燒玉皇院 尋根究葉大鬧宿遷城
- 第十三回 偷寶劍隻身探古刹 削青絲遁踪空入門
- 第十四回 流水無情因緣草草 屬垣有耳歲月迢迢
- 第十五回 一呷藥虔婆施手術 兩行淚孤女斷肝腸
- 第十六回 指迷津嬌鳥脫樊籠 背鄉離井冥鴻避矰繳
- 第十七回 雙枝競秀俊僕發壯言 三女成奸淫嫗工惡詛
- 第十八回 林深葉茂濺血報親仇 雪 贈銀敦友誼
- 第十九回 施號令俏尼姑定計 將軍遭擒
- 第二十回 蓋世英觀光神仙廟 多創造八仙拳

第二十一回 整幫規血影刀光

開禮堂落花流水

第二十二回 老拳師有意授真傳

小乞丐無心成絕藝

第二十三回 感師恩臨岐空曬淚

動鄉愁對酒黯銷魂

第二十四回 火樹銀花梟雄歸故里

啼鶯語燕劇盜訪勾欄

第二十五回 顯色身紅樓飛彩蝶

試本領素手索青蚨

回
漫氣迴腸篝燈談往事

焚蘭泥玉揮淚話江鄉

露行藏狹路遇冤家

鬥意氣太湖罹重創

手菴妙術起沉疴

指迷途片言消宿憾

鬼太尊疑捕役

將星替月劇盜聘名娼

收嬌娃

烈火乾柴姦通盟嫂

舍長用短捕快遭擒

小武俠
說

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一回 潼關道交臂失新知 陝州店軒眉摩舊創

十二月中旬西北風虎吼般的刮着一連刮了三天刮的天愁地慘日月無光第三天晚上便飄飄地下起雪來了這一場雪直到天亮還是不曾停歇人們在刮風的那幾天沒有緊急事情已經不大肯往外跑了只因西北風刮進脖子裏真是比尖刀還快除掉那些一天不做工便一天沒飯吃的無產階級才沒奈何在拚着一身筋肉和西北風奮鬥以外誰也不願意自討苦吃少不得一個個都把門窗嚴嚴地閉上縮在屋子裏舀碗燒酒喝着想借那酒力來擋擋寒氣誰知喝了下去之後却祇熱了個腦袋兩條腿兀自還伸在冰窖子裏相似沒下雪的時候已是這們寒冷

一下了雪。自然更教人難受。休說在外面跑。便是躲在屋子裏。那十個手指頭和十個足指頭。一時間都像被利刃截去了的一般。大家便不約而同嘆口氣。說道：自從咸豐皇帝登了基。眨一眨眼也好多年了。可沒有像今年這們冷過。怪不得人家都說南方有個甚麼洪秀全在造反。原來這也是天意。剛說話之間。便踅過去。推開窗子。往曠野裏偷瞧一眼。只見地下的雪已是積了有半尺厚。天空中彤雲密布。那雪花兒兀是還隨風亂舞。一陣風來。不免觀準那開窗的所在。飛將進去。那開窗的人不由得哎喲一聲。可是脖子裏早已鑽進了幾朵雪花去。忙伸手把窗閉上。因爲指頭兒有些凍僵了。便伸到嘴唇邊。想去呵出些熱氣來。溫一下子。誰知呵了半天。還是有些麻木不仁。大家這時便都有心希望快雪快晴。說也可怪。自辰及午。那雪竟越來越大。絲毫沒有晴意外邊。不但行人絕跡。便是

鳥獸也都躲得沒了蹤影。這時從觀音堂往潼關的那條大路也早已被雪蓋的文風不透。好似在地鋪了一重棉絮般。因爲沒有趕路的人所以雪上也沒有足印。午牌時分正值風雪十分吃緊的當兒。誰知自東西北偏偏來了個人。只見這人撐着一柄雨傘。臉兒給雨傘遮了。兀是瞧不出這人是老是少。身上穿了一件棉大褂。腰裏束了一條青布的腰帶。四隻衣角一律撩的高高地塞在腰帶裏。連跨腳管也捲起在骨以上。人們這時穿着棉鞋兒還不住的嚷冷。惟有這人偏在冰天雪地之中精赤着雙腳趕路。瞧他模樣兒竟毫無懼怯。這已經是尋常人所對付不了的。咧誰知這人更有一樁絕技。原來他在趕路的時候一顆腦袋和兩條腿兀是熱氣蒸騰。汗出如瀉。撑着雨傘走的又是飛快。只聽得腳底兒踏在雪地上沙沙作響。因爲走的快了。那汗更是淌個不住。一股熱氣簡直像

點。毛。舖。子。裏。剛。揭。掉。蓋。兒。的。蒸。籠。般。地。下。的。積。雪。感。受。了。這。股。熱。氣。也。就。融。化。不。少。這。時。虧。得。是。在。下。雪。所。以。沒。人。注。意。否。則。給。人。們。瞧。見。了。還。準。定。要。失。驚。打。怪。咧。這。人。却。行。無。所。事。只。顧。一。口。氣。向。西。奔。着。無。意。間。一。抬。頭。却。脫。口。而。出。叫。了。一。聲。咦。你。道。爲。何。原。來。前。面。影。影。綽。綽。有。個。黑。影。也。在。趕。路。這。人。心。想。這。們。大。雪。天。自。己。無。事。忙。偏。要。去。訪。甚。麼。友。已。經。算。是。癡。到。極。點。的。了。誰。知。天。下。的。癡。子。竟。是。無。獨。有。偶。潼。關。道。上。居。然。還。會。有。人。怕。咱。寂。寞。來。伴。咱。一。同。趕。路。那。麼。咱。今。天。這。一。趟。路。總。算。是。趕。的。不。虛。了。這。人。想。罷。不。由。得。異。常。高。興。幾。乎。不。就。在。雪。地。裏。手。舞。足。蹈。起。來。可。是。驟。然。間。低。着。頭。向。地。下。瞧。了。一。眼。適。才。的。一。團。高。興。霎。時。却。又。消。歸。烏。有。列。位。讀。者。這。人。候。而。歡。喜。倏。而。驚。訝。倒。並。不。是。發。甚。麼。神。經。病。其。間。却。也。有。個。緣。故。原。來。大。凡。人。在。雪。地。裏。走。不。免。要。留。下。足。印。所。以。偷。兒。有。句。成。

語叫做偷風偷雨不偷雪。因爲風雨之夜攏門窗或是挖壁洞那聲息被
風雨所亂便不致會把人從睡夢中驚醒過來惟有雪地裏萬不能做買
賣要是冒冒失失的去幹了一遭第二天捕快們只要循着足印管教不
費吹灰之力便可以把那偷兒手到擒來這並不是做小說的專喜把筆
桿兒宕將開去不過借着偷兒的故事說來明人在雪地裏走斷沒有不
留下足印的道理罷了題外之文丟着不談且說這人影影綽綽望見前
面有個人在行走照理該在雪上留下足印來誰知道這會子事實上却
又大謬不然前面的人一路裏在雪上走將過去竟絲毫不會留下形迹。
後面的人初起還不大留意及至發覺了這祕密不由得便心頭納悶起
來暗想自己武藝雖不能算登峯造極可是在北方七省却也薄有微名。
生平和人交手何止百來次甚麼名家不曾見識過却從沒瞧見有在雪

上走能夠不留足印的不知道這是武藝還是法術既是相距咫尺倒不可不追上前去瞧個究竟主意想定便把手裏的雨傘抖了一抖好教那飄在傘項上的雪花兒抖了一個干淨這才抖擻精神拔起腿來飛也似上前追趕這如若有個會武藝的人在旁邊瞧了這人的步法準定要恍然大悟知道這人本領不弱因爲練武藝練的有了門徑跑路的姿勢便和尋常人不同那時交通不便在陸上趕路幾乎全靠自己的腿力所以練武藝還須並練跑路水滸傳上說戴宗會使神行法其實那裏真有神行法不過是專練跑路跑的像飛一般罷了這人竭盡平生之力以爲總該把前面那人趕上的了誰知一抬頭前面的人距離自己和適才還是。一般遠近這人不服氣發一個很脚不點地的只管向前奔誰知結果依然不得近身要是換了別人這時也許已經知難而退的了惟有他竟縱

而不舍。抱了個不趕上不歇的決心。不知不覺趕了已有二十來里的路。猛抬頭却有一座城池攔住去路。這人想瞧瞧前面的那一個是不是進城去的。只見那人頭也不回直奔城壕邊而去。不由心中大悅。暗想要是他進了城須不像曠野裏容易使展。那時總該給自己趕上了罷。心裏一高興。脚下趕的也格外上勁了些。看看趕到了城腳邊。說也可怪。一個不留神。前面的那人已是杳無蹤跡。也不知道他是甚時溜跑的。當下擰不住猛吃一驚。只得自己安慰自己道。那人準定已是進了城。咧便也毫不躊躇。向城門洞裏一鑽。轉彎抹角。眨眨眼。自己也已置身在街坊之上。便忙着找尋自己的目的物。誰料不找尋時。猶可一找尋時。不由得便連珠價叫起來。原來街坊上面家家戶戶都把大門關得實騰騰地。那裏有半個人影。他前後左右尋了一會。知道沒有指望了。這才沒精神打采。

的一步捱一步的向前走去。一面便心頭惄惄。自己這會子已是進了陝西地界。這城池叫做陝縣。是從觀音堂往潼關必由之路。冬天日短轉瞬便須天黑。又值下雪。天晚上萬不能趕路。倒不如落了客店。痛痛快快的睡一覺。明天再行趕路罷。胸中正在有這盤算時。恰值打從一家客店門前經過。這家客店知道大雪天不會有主顧上門。所以早就把大門上了門。連門外的招牌也都卸下了。幸虧這人打從陝縣經過。不止一次。依稀還能辨認。才不致叩錯了門。當下便站定身軀。掄起碗口般的拳頭敲的那客店門蓬蓬地響。大約一盞茶時候。才聽見門裏邊有聲沒氣力的問道。誰呀。這人提高了嗓子。答道是宿店的。快開門。又隔了良久。那兩扇板門才閂的一聲。開了。這人抬頭瞧時。只見一個店小二。把個腦袋宿在腔子裏。聳起着一雙肩胛。兩隻眼睛祇剩一線縫兒。瞧上去那店小二眼。

眠裏十分乾澀是個渴睡剛醒來不久的模樣一個鼻子又凍的紅紅着
棉大掛兒祇斜搭在胸前伸手把門開了只管戰戰兢兢地說道客官請
裏面坐罷外面雪大除非銅皮鐵骨才受得了那們寒氣客官倒還有興
在風雪裏趕路哩這人也不答話自顧卸了雨傘把肩胛上拍了幾下拍
的滿地全是雪花店小二這時已忙不迭的把大門掩上了掉轉身軀才
定睛打量這旅客的面貌只見這旅客生的高額大鼻額下一部鬍子如
同刺蝟一般一雙眸子又深陷在肉裏發出兩道綠光瞧在人臉上準教
人不寒而慄店小二不禁打了一陣寒噤便搭趨着問道客官上姓那人
捋着鬍子哈哈大笑道小二哥你認不得咱了麼咱們屈指算來不見面
整整的也有三年了不道你還是這們消瘦咱却老了許多怪不得你還
問咱上姓咧那店小二聽客人這們說不免吃了驚把那客人辨認了

良久才哦了一聲道你老一開口小人才記起來了你老原來便是蓋七省蓋老爺咧那客人正色道住了咱雖是姓蓋可並不叫甚麼蓋七省咱真名氏叫蓋世英都只爲會了幾手武藝給那些混賬東西起了個外號叫做甚麼蓋七省便有江湖上的朋友來尋咱的事常言道樹大招風咱便害在這蓋七省三個字上你瞧這個疤便是紀念……蓋世英說時便解開脖子裏的紐鉗袒着胸脯教店小二瞧一面又接着說道咱給人稱做蓋七省不認識咱的人不明白咱的本領究有多大脾氣兒暴燥的便來找咱較量武藝這是江南一位同道叫做江南燕的死活要和咱見個高下結果咱刺了他一槍他砍了咱一刀兩人不約而同淪了兩三升血睡了一個多月才得支撐着起來所以這個疤痕便是蓋七省三個字的紀念咧店小二表面上雖然做出洗耳恭聽的樣子來可是因爲寒氣利

害。所以三十二顆牙齒只顧捉對兒廝打手腳也撲撲簌簌地零碎動着聽蓋世英說完了便截住他的話頭道蓋老爺在這雪天赤着腳究竟不是頑的待小人帶領蓋老爺到房裏去燒一鍋水來洗洗吧蓋世英點頭便住了口真個跟了店小二進房歇息有事便長無事便短蓋世英抹臉洗脚擣掇已畢店小二在一旁伺候着見沒有甚麼吩咐了他本來既偷懶又怕冷這會子早已捉個空一溜烟回到自己炕上依舊捱身鑽入被窩自尋好夢去了本來這種大雪天惟有被窩裏是唯一消寒的處所那蓋世英長途跋涉未免身子也有些乏了洗完了脚便展開衾褥和衣睡倒不一會已是鼾聲如雷這一睡直睡到晚上二更時份才醒了過來在床上伸着腰打了個呵欠誰料肚子裏一陣子咕噜咕噜價響這一陣聲響便把蓋世英提醒原來蓋世英今天中飯吃的就不曾舒齊無怪五臟

神要鬧飢荒起來當下只得一骨碌翻身爬起直着嗓子叫小二哥店小小聽見呼喚萬分無奈只得在炕上應了一聲邊過身骨節撲撲簌簌價抖着邊便簽斜着身子踅入蓋世英房裏怔怔地聽蓋世英吩咐蓋世英攤開了巨靈之掌在肚子上摩了幾下道咱老子可真餓了小二哥你們店裏可有甚麼東西吃就煩你替咱弄一些來要是有酒那便更妙那店小二勉強陪着笑道小的早就知道你老要吃東西的所以適才瞧見你老睡得很熟不敢來驚動回到廚房下去把一大碗牛肉一大盆包子悶在鍋子裏了又在那灶門裏推了幾根柴進去用文火把牛肉和包子隔水燉着等你醒來要吃祇消一聲吩咐便立刻可以像變戲法般變得出來這個都爲你老是咱們店裏的老客人綠林中提起你老的大名又誰不把個大拇指蹺的高高地所以格外巴結些如若是旁的客人可沒有

這。們。優。待。咧。至。於。燒。酒。咱。們。店。裏。藏。着。有。好。幾。鑊。寒。冬。臘。月。過。路。客。人。誰。
不。教。昏。碗。酒。喝。咱。們。店。裏。要。是。回。復。人。家。說。沒。有。豈。不。掃。了。客。人。們。的。興。
你。老。且。坐。下。來。待。小。人。立。刻。去。取。來。就。是。店。小。二。說。罷。果。然。回。身。往。廚。下。
去。捧。出。兩。個。盤。來。一。盤。是。牛。肉。一。盤。是。包。子。都。還。熱。騰。騰。地。另。外。是。一。大。
碗。上。好。的。山。西。燒。酒。蓋。世。英。見。了。拉。開。闊。嘴。露。出。一。口。黃。牙。齒。來。只。是。嘻。
嘻。地。傻。笑。當。下。也。來。不。及。用。筷。子。便。伸。過。右。手。去。使。他。的。五。爪。金。龍。把。牛。
肉。和。包。子。胡。亂。扯。着。往。嘴。裏。送。狼。吞。虎。嚥。宛。如。風。捲。殘。雲。般。眨。一。眨。眼。便。
賸。下。兩。個。空。盤。接。着。捧。起。大。碗。只。聽。得。骨。都。一。陣。響。便。把。滿。滿。的。一。碗。燒。
酒。喝。了。個。西。江。水。盡。店。小。二。在。旁。邊。瞧。蓋。世。英。吃。喝。得。異。常。暢。快。心。下。兀。
是。十。分。羨。慕。由。不。得。把。嘴。裏。的。唾。沫。往。喉。嚨。裏。嚥。個。不。住。見。蓋。世。英。吃。完。
了。才。笑。容。可。掬。地。問。道。蓋。老。爺。飽。了。嗎。蓋。世。英。綴。着。雙。眉。把。腦。袋。搖。了。幾。

搖。道。還。不。到。一。半。咧。小。二。哥。咱。忽。再。弄。點。兒。牛。肉。和。包。子。不。知。道。你。們。店。裏。可。還。有。店。小。二。聽。蓋。世。英。這。們。問。不。禁。愕。然。道。有。是。還。有。不。過。沒。有。放。在。鍋。子。裏。燉。着。這。會。子。管。情。冰。得。比。石。頭。還。硬。蓋。老。爺。要。是。不。嫌。棄。小。人。便。去。拿。來。蓋。世。英。抹。了。抹。鬍。子。哈。哈。大。笑。道。咱。老。子。不。但。臂。膀。硬。腿。硬。可。以。拳。打。山。陝。英。雄。腳。踢。幽。燕。豪。傑。便。是。牙。齒。却。也。比。衆。不。同。憑。你。槍。尖。兒。刀。尖。兒。咱。咬。上。去。管。情。和。老。婆。子。啃。豆。腐。絲。毫。沒。有。兩。樣。何。況。是。吃。的。東。西。你。儘。管。去。拿。來。便。了。……蓋。世。英。說。到。這。裏。一。瞥。之。間。却。見。店。小。二。在。旁。伺。候。着。凍。得。臉。都。黃。了。倒。不。免。有些。可。憐。他。便。掉。轉。口。風。道。小。二。哥。你。冷。的。慌。也。去。舀。碗。酒。來。和。咱。對。酌。吧。咱。們。不。必。分。甚。麼。上。下。天。老。爺。要。和。咱。們。過。不。去。來。咱。們。身。子。得。一。般。地。打。戰。你。儘。管。吃。喝。吧。明。天。一。發。向。咱。算。錢。管。情。你。不。致。被。店。主。東。責。罵。就。是。了。這。時。店。小。二。委。實。冷。的。支。

持不住了。真個恭敬不如從命。便依言回到廚下去找了許多冷牛肉冷包子和兩碗酒來。自己掇了條凳子在蓋世英對面坐下。說了聲小的。放肆了。便也端起酒碗來。一口一口地呷着。因爲牛肉和包子十分堅硬。店小二估量自己牙齒萬萬對付不了。也就不敢染指。只是喝着寡酒。眼睜睜地瞧着世英。旁若無人地扯冷牛肉和冷包子吃。酒至半酣。店小二便搭趣着問道。蓋老爺。你老的名聲可真大。山陝一帶的客商提起你老的。大名幾乎沒一個人不知道。都說你老的本領天下無敵。列位讀者人類的天性便是歡喜聽人家說恭維話。蓋世英也未能免俗。更兼又有了幾分酒意。聽店小二這們說不禁便眉飛色舞起來。用手在自己大腿上拍了一下。道慚愧慚愧。天下無敵四字那裏敢當一爲了。蓋七省三個字的外號已是得罪了許多人。要是再晉一級掛上天下無敵的招牌。那豈不。

成了。衆矢之的。嗎。不過話須說回來。這個年頭練把式的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有真實本領的人。比較前一輩裏也更少了。咱開鏢行。開了三十年。幾乎把。陝。西。河。南。山。西。直。隸。山。東。江。蘇。安。徽。七。省。都。走。遍。了。可。實。在。沒。有。遇。見。過。敵。手。連。那。拳。腳。夠。得。上。眼。的。也。不。多。這。就。不。怪。那。些。做。買。賣。的。人。要。把。咱。這。一。匹。腫。背。的。馬。當。作。駱。駝。用。咧。蓋。世。英。說。到。其。間。情。不。自。禁。由。不。得。便。仰。屋。大。笑。起。來。這。一。陣。哈。哈。哈。真。含。着。一。句。成。語。叫。做。聲。震。屋。瓦。店。小。二。也。是。個。鬼。精。靈。兒。見。蓋。世。英。被。自。己。恭。維。得。十。分。舒。服。知。道。自。已。說。話。對。了。蓋。世。英。的。功。便。想。樂。得。再。拍。一。陣。順。風。馬。屁。便。咳。嗽。一。聲。正。待。打。掃。喉。嚨。開。口。說。話。誰。知。窗。子。外。面。暮。然。間。一。聲。霹。靂。宛。如。響。了。個。焦。雷。般。不。過。這。時。是。在。十。二。月。中。間。外。面。又。是。碎。剪。鵝。毛。般。在。下。着。雪。斷。沒。有。下。雪。天。打。雷。的。道。理。蓋。世。英。和。店。小。二。倆。不。約。而。同。都。吃。了。一。嚇。蓋。

世英忙把手裏的酒碗放下。欲待起身推開窗子，瞧外邊是甚麼聲響。說時遲那時快，那紙窗眼裏接着便滑進一個火球來。只見一片紅光，那火燄宛如巨蟒，拉開了血盆大嘴，伸出鮮紅的舌頭，要撈人去膏他饑吻。屋子裏本來點着一盞油燈，就祇兩根燈草，光線兒不足，兀是覺得黑黝黝地。這會子滾了火球進來，便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第一個是店小二，胆小如鼠，瞧見了這般光景，正不知是狐是鬼。早一聲媽喎，向桌子底下。一鑽再也不敢出頭。畢竟蓋世英人稱蓋七省，名不虛傳。只見他站起來，張開兩臂，使了一個白鶴展翅，想用全身體撲將上去。事有湊巧，這火球也照準蓋世英臉上滾來。蓋世英不及招架，臉上刺蝟相似的鬚髯，早着了火燒。一個不亦樂乎。燒的蓋世英叫苦不迭。列位欲知這火球是甚麼怪異，且閱下文。

第一回

潼關道交臂失新知

陝州店軒眉摩舊創

江湖秘傳

張恂子暑

第二回 是真是幻灰燼到須糜 將信將疑神魂移彩蝶

話說上回書中說到蓋世英在陝縣客店裏拉住了店小二喝酒。至半酣那店小二便着實把蓋世英恭維了一番恭維得蓋世英眉飛色舞正在誇口說自己生平沒有遇見過敵手時不料話聲未絕驀然間窗子外面院子裏天崩地裂般一聲響亮蓋世英心頭納悶暗想怪啊這會子嚴冬臘月又值下雪天好端端怎會打起雷來真個是天有不測風雲了蓋世英這忖量想說話還不會開口時誰知道從窗眼裏忽地滾進一個火球來那火球約莫有碗口般大小說時遲那時快劈面就向蓋世英臉上打來蓋世英不及躲閃霎時間刺蝟般的鬚髮便都着了火燒的嗤嗤

地。作。響。這。時。蓋。世。英。本。來。也。已。喝。了。有。七。八。分。酒。意。半。醉。不。醒。還。疑。惑。是。
在。做。夢。可。是。那。火。星。兒。灼。在。皮。膚。上。究。竟。也。覺。得。痛。楚。的。便。忙。不。迭。用。手。
掌。去。撲。店。小。二。瞧。見。了。這。們。一。段。蹊。蹺。真。個。是。見。所。未。見。早。嚇。的。魂。不。附。
體。一。聲。咱。的。媽。啊。把。個。身。子。向。下。一。挫。便。滚。入。桌。子。底。下。去。了。說。也。奇。怪。
那。火。球。兒。把。蓋。世。英。臉。上。的。鬚。髯。燒。了。個。精。光。大。吉。時。眨。一。眨。眼。却。又。不。
見。了。蓋。世。英。這。時。簡。直。變。成。丈。二。長。的。和。尙。一。時。間。那。裏。摸。得。着。頭。腦。若。
說。是。眼。花。呢。明。明。連。自。己。的。鬍。子。都。給。燒。光。了。不但。皮。肉。兒。燒。的。火。辣。辣。
痛。楚。便。是。那。股。火。燎。毛。髮。的。焦。燼。氣。嗅。着。在。鼻。子。裏。也。教。人。起。噁。心。若。說。
真。有。這。回。事。那。麼。是。妖。是。鬼。真。是。不。想。則。已。越。想。時。越。覺。糊。塗。了。店。小。二。
見。自。己。沒。有。危。險。才。慢。條。撕。理。價。從。床。底。下。爬。得。出。來。抬。頭。向。蓋。世。英。一。
望。不。禁。笑。的。打。跌。原。來。蓋。世。英。的。臉。色。本。來。就。不。很。白。皙。一。張。紫。膛。色。的。

臉皮如今給火一攻便改成燒焦木頭相似黑一塊紫一塊的便是廟宇裏。塑的那尊趙玄壇神像還沒有他難看。蓋世英給店小二一笑越發笑的火冒起來了便伸手過去使勁拉住了店小二的一條腿。薄道混賬東西咱老子既是你們店裏的老客人你便不該做就了圈套教老子來鑽這間房子明明有鬼你却故意把咱領進來好等半夜裏鬼出現時試試咱老子的本領。咱老子憑着一對拳頭橫行七省也已二三十年便是天字第一號的好漢也得和他較量較量可是只能和人鬥不能和鬼鬪。咱是人他是鬼咱和他陰陽異路河水不犯井水況且撈既撈不着望又望不見教咱渾身武藝又望那裏使展去咱學的是拳腳須不會跟着道士學過捉鬼你這小子如何要教咱上這們一個大當咱們好便罷不好時咱也不問別的只找你賠咱的鬍子便了店小二想不到這會子蓋世

英吃了對門的會謝起隔壁來自己也領教過蓋七省的大名聽說便是三四寸厚的鋼板他一拳打去便是一個窟窿自維鷄肋委實當不起尊拳所以聽了這算賬的話早嚇的三魂渺渺七魄悠悠撲通一聲便向蓋世英雙膝落地道皇天在上蓋老爺在上咱小二若存着心要怠慢蓋老爺和蓋老爺開頑笑教蓋老爺鬥鬼時準教咱往後死無葬身之地又如若這間屋子一向就不安靜出現過鬼魅時有朝一日教火神爺爺賞一把天火將咱們這店燒成白地好蓋老爺小的賭下這們毒誓你老人家總該相信了罷店小二說到這裏幾乎急的哭出聲來蓋世英秉性是個爽直不過的他一聽店小二已是賭下血淋淋的毒誓了料想此話不是假的便放了手喎焉若喪般道那麼這火球又從那兒來的呢店小二叩了一個頭道這個小的如何知道蓋世英見盤問店小二盤問不出甚麼

緣由來只索得沒精打采吩咐店小二道站起來吧鬍子已是燒光了便是跪到天亮也不見得會生長出來那店小二巴不得這一聲早轉愁爲喜戰戰兢兢地站了起來見蓋世英臉上委實燒的不成模樣便又宛宛轉轉地說道謝天謝地總算沒有把你老人家的皮膚燒痛了依小的的意思這會子你老人家該把臉洗一洗好教臉上不致抹了鍋煤似的明兒跑出去嚇人蓋世英一想這話不錯便點頭道好你便去替咱打盆水來店小二領命真個踅向廚下用銅臉盆倒了些半涼不熱的水來教蓋世英洗蓋世英胡亂把臉抹了一下從衣包裏拿出面鏡子來照照自己的臉只見臉上雖是還有些火燒的餘痕可是沒了鬍子年紀却輕了許多所不幸中引爲大幸的便是皮膚幸喜不曾燒傷便丟下鏡子嘆了口氣道罷了總算是咱老子倒霉今天一天倒遇見了兩件怪事店小二接

口道。蓋老爺可還喝酒。不喝。蓋世英搖頭道。不喝了。再喝時怕的連辮子都要燒掉。明兒越發見不得人了。店小二這才動手收拾碗盞。自去廚下洗滌。不提。賸下蓋世英一個人坐着。只管思索這火球的來歷。可總思索不出甚麼緣故。來店小二來窺探了一下。子見沒有事情了。便依舊鑽入被窩睡覺去。訖。蓋世英從窗眼中向院子裏瞧望時。只見這時雪也住了。地下一白。體體反映在牆上。倒有些像在月光之下。咧。大概也是天氣寒冷的緣故。所以偌大的陝縣城中早已睡的萬籟無聲。蓋世英不覺也困倦起來。便伸了個懶腰。回到坑上。和衣睡倒。初起時腦筋裏便是還在研究火球問題。可是研究得久了。兩片眼皮兒便擰不住的望下合。不一會已是深入黑甜鄉裏。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才醒了過來。便直嗓子叫。店小二。那店小二忙不迭的跑了進來。蓋世英問他是甚麼時候了。店小

二陪笑道早着呢。蓋老爺不妨多睡一會兒。此還不到午牌時分。怕的是在辰末已初。蓋世英笑着呸了一口。道。辰末已初還說早麼。快打臉水來。再託你弄些吃的東西。咱飽了好上路。店小二答應着。自去料理。蓋世英隨卽翻身想坐將起來。誰知蓋世英不翻身時。猶可這一翻身却翻出蹊蹺來了。原來蓋世英昨晚睡上坑的時候。覺得坑上被褥鋪得很平坦。此刻一經翻身。把軀幹震動了。斗然間便覺得身體底下有一件東西。在楞起着。忙伸手去拿出來。瞧看是甚麼東西。哎喲。不知是誰使的。促狹把一件東西。連結在自己髮辮梢上打的。又是死結。一時間解都解不下來。再細細瞧那東西。時千不是萬。不是偏偏就是會武藝的人使的一種暗器。叫做鏢的。這一種鏢。列位看過武俠小說的。大概也知道。是暗器中最通行的。蓋世英執鏢在手。細細地一瞧時。却見這鏢約莫有三寸六分長短。

頭上成爲三角形柄上還拖着件鏢衣。鏢衣上却用五色絲線繡成一隻蝴蝶仔細忖量起來準定出於那個女子之手。這蝴蝶大概是使用暗器的人的暗號。江湖上會武藝的人很多很多。享了大名。把一種植物或是一種動物當作自己的記號。也有繡在旗上的。也有繡在衣服上的。也有在某一處地方做了案子便提起筆來在牆壁上畫下那暗號。明白告訴人說這案子是某人所做。表示好漢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那種任俠精神的。這鏢準定是同道中有誰和自己過不去特地來顯些本領給自己瞧。所以不但把鏢半繫在自己髮辮上而且還拖上一件鏢衣。又在鏢衣上繡了一個暗號。意思裏便好像是告訴自己說今番的頑笑是和你開定的了。你要不服氣便可以來找咱。較量較量看是誰的本領兒。強因爲怕你沒有找處。所以留下一個暗號給你好做線索。不過自己混名。

叫做蓋七省。在北方。着實有些兒面子。還有誰敢來。捋虎鬚。幹這種挑逗人去。和他做冤仇的頑意兒。好笑自己。昨天晚上竟睡得和死人一樣。連髮辮上。給人繫了東西。都不會覺得。要是把這件事情傳揚開去。說蓋七省徒有虛名。給綠林中人知道了。往後再也休想替人家在山陝一帶保鏢。咧想不到三十年老娘到頭來還是倒綁嬰孩。自己如何再能站到人面前去。蓋七省想到這裏。禁不的滿腔羞愧。霎時間便夾耳根通紅起來。又是一轉念間。忽地想着了昨天白天在趕路的時候。那前面的人。在雪地裏竟是絲毫。不見雪上有足印。足見那人的武藝。在自己之上。莫不就是那人。晚上來客店裏替自己的髮辮繫上之鏢。那麼他竟是存心要和自己過不去了。所以白天顯本領。自己瞧了不算。晚上還要來。把人羞辱一番。想咱蓋世英與他萍水相逢。今日無怨。往日無仇。爲甚麼定要到樹

尋根教人下不得台罷罷。咱惟有拚着這條性命上天入地去找尋那人和他鬥三百回合便是犧牲了咱一條性命咱也是死而無怨。蓋世英越想越氣正在對了這鏢和鏢衣發怔時恰值那店小二送進臉水來慌的蓋世英掩藏不迭當下只得把這件事情暫且丟開背着店小二把髮辮上的鏢解下了一面才起身洗臉吃東西準備上路這時外面的雪已是晴了雲端裏的太陽也是若隱若現地只不過光線兒微弱得很照在人的身上還是不覺得和暖人們一般地還在西北風裏打戰着陝縣城中的百姓們見雪晴了自有因爲要買米買柴和買那日用必需之品漸漸地向街坊上來走動的這們一來便不似昨天般靜悄悄地了蓋世英算清了店帳背上衣包把那一柄雨傘掖在掖下了辭別店小二出得店門在城裏街坊上因爲有人打掃過了所以還不覺得難走及至出了城。

門只叫得一聲苦。原來在下雪的時候，那雪下到地便立刻結成了冰，倒像鋪了石板相似。只是滑些，並不難走。如今給太陽兒一照，有幾處地方慢慢地在融解了。雪和沙泥拌在一起，簡直教人踏了下去之後，那一雙腳再也休想拔得起來。所以城外大路上有幾個鄉下人想趕路進城的，一個個都跌成泥冬瓜相似。虧得蓋世英腿裏有勁，他又照老例精赤着一雙毛腿走的，又格外留神，才算沒摔倒。不過沒有像昨天那們飛快，蓋世英邊走便心頭惱惱，想自己這一趟保了十萬鏢銀，從山西太原府到江蘇清江浦去，徼倖一路平安，沒有出甚麼岔枝兒，自己不合到了洛陽，忽地記起有個結義盟兄，人稱白面二郎鄭天蔭，住在西嶽華山，想去瞧瞧他。因此把鏢銀在洛陽落了店，教手下人看守了自己，便直奔太華山。鄭天蔭隱居的所在而來，誰料才過觀音堂，便下起漫天大雪來。

在陝縣城裏宿店。好端端的却把鬍子燒了個精光大吉。不算還吃人家。暗算在髮辮上繫了那牢什子的鏢。大概自己這一趨從洛陽發腳沒有查過時憲書以致揀的那黃道吉日恰值不利出行才鬧出那們多的不如意事來。早知道潼關道上有那位綠林弟兄和咱過不去那麼何不從洛陽一直東行不必繞道去瞧望甚麼。盟兄了計算起日期來此刻早該過了鄭州。咧自己這會子倒深悔多此一行。蓋世英想到這裏幾乎便在泥地裏跌腳起來。不過轉念一想自己那位盟兄鄭天蔭在山陝一帶也是赫赫有名。不論開鏢行或是當轡馬幾乎全是他後輩。他掄着五個指頭兒一個都能背出他們的名氏來。自己此去不妨把那在雪地裏走不留足印和辮髮梢上誰掛了枝鏢那兩椿希奇事情一古腦兒都告訴了他。好讓他知道盟弟丟了臉便是盟兄也不見得有甚風光。那時節他只

要板着指頭兒算上一算看是誰弄的玄虛然後咱們哥兒倆協力同心再找那混小子和他總算帳去也未爲不可蓋世英想到這裏便似從黑暗中得了一淺光明般頓時把積在肚子裏的那股憤懣之氣咕嚕一聲化爲烏有一心一意只巴望早一天到了太華山好早一天和盟兄見面心裏一舒暢脚下走的自然也格外上勁了些在路上打宿店都是照例文章也就毋庸細表一直走到了第二天晌午才到了太華山蓋世英因爲這裏也是舊遊之地所以不必問訊得洒開大步便直奔山脚下一個岩穴中而來原來山陝一帶老百姓們每每有蓋不起屋子的便借那些天然的山間人爲的却是人們用斧頭鑿子把壁鑿成個大窟窿借來做蔽風雨的所在據說住在這種岩穴裏面比住在屋子裏冬天要暖和的

多更兼每年到了秋季不免要刮大風飛沙走石毀屋傷人要是屋子造的不很堅固一陣風來谿瑯瑯一聲響亮那屋子便倒坍下來了把屋子裏住着的人們壓成個大肉餅住在岩穴裏邊便沒有那種危險這些話頭也許是住在岩穴裏的人告訴別人聊以解嘲的可是卽此一端已足證明中國西北一帶地瘠民貧和我們江浙兩省的家給人足真是判若霄壤了話休煩絮且說蓋世英到了岩穴口裝的一扇板門兒關的文風不透便撲了撲衣裳上前叩門沒有叩得三五下閑的一聲門便開了蓋世英定睛瞧時見是一個年紀在五十左右的老婦上身青布棉褂下身黑布裙兒原來便是自己的盟嫂謝氏蓋世英放下雨傘唱了個大喏道盟嫂在上小弟拜揖那謝氏向蓋世英臉上端詳了一會才笑着還了幾福道是蓋家叔叔嗎多年不見今天那一陣風兒把你吹

來。大。哥。前。個。月。裏。還。提。起。你。呢。說。你。鏢。行。開。的。很。順。手。誰。知。說。起。曹。操。操。就。到。今。兒。你。果。然。來。了。近。年。身。子。可。硬。朗。臉。上。倒。也。不。見。老。只。是。有。些。傷。痕。難。道。又。和。誰。交。了。手。不。成。其。實。叔。叔。你。也。好。把。保。鏢。這。一。行。飯。交。給。孩。子。們。去。幹。了。愚。嫂。時。常。說。拳。頭。也。犯。不。着。再。耽。血。海。般。的。干。係。你。家。大。哥。早。先。幾。年。動。不。動。便。亮。出。片。子。來。（按。片。子。卽。刀。爲。江。湖。上。行。語。）可。俗。話。說。的。好。叫。做。殺。人。一。萬。自。傷。三。千。誰。又。保。得。定。强。中。沒。有。强。中。手。傷。了。人。家。的。人。家。一。般。地。也。有。妻。有。子。平。白。地。何。若。要。去。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被。人。家。傷。了。那。就。更。不。上。算。多。虧。愚。嫂。早。晚。和。你。家。大。哥。絮。聒。才。絮。聒。的。你。家。大。哥。脾。氣。好。了。些。兒。好。叔。叔。你。往。後。也。千。萬。別。和。人。動。手。吧。連。愚。嫂。見。了。你。臉。上。的。傷。痕。也。覺。心。裏。難。過。呢。蓋。世。英。見。謝。氏。提。起。傷。痕。來。擰。不。住。臉。上。一。紅。可。是。這。會。子。却。不。便。直。說。只。得。含。糊。答。應。接。着。便。問。大。哥。

呢。謝氏道在裏邊才洗了腳睡中覺。咧待我去喚他起來。謝氏說時已把蓋世英讓到了裏邊拖過一條板凳來。蓋世英坐了自己便到裏面一間裏去喚起鄭天蔭來。原來鄭天蔭住的這荒穴倒也很是寬暢。因此鄭天蔭便把他隔成兩間。一間是吃飯和招待賓客的所在。一間才是臥室。蓋世英好幾年不上這裏來了。瞧瞧屋子裏的陳設。倒也並沒有兩樣。這們四下張望了一會。才在那凳子上坐下來。誰知坐下不多時。那鄭天蔭已是嚷着跑了出來。道是蓋賢弟嗎。難得這們下雪。天路途又遼遠。你居然會不忘記咱這窮大哥。巴巴地趕來瞧瞧。蓋賢弟。你可不省得愚兄一聽。這是你來了簡直樂的一顆心。要別別地跳出腔子來呢。蓋世英聽的真切。是鄭天蔭的聲音。忙站起身來。不等鄭天蔭走到屋子中央。跟手便是個海底撈月的架式。作了個揖。原來練武藝的人見了比自己長一肩的。

人行那最重的禮自然是磕頭了在水滸傳上便喚做剪拂其次却是蓋世英今天所行那海底撈月式的作揖所以鄭天蔭見蓋世英行此大禮慌忙搶步上前一把拖住了道自家弟兄何必行此大禮快坐下來好講話說時便把蓋世英的身子接向那條板凳上蓋世英只得罷了鄭天蔭自己也拖過一條板凳來對面相陪這時蓋世英忍不住的便抬頭端詳鄭天蔭只見鄭天蔭依舊瘦瘦的臉兒一雙烏黑的眸子還是奕奕有神只差嘴脣上却多了兩撇八字鬚便含笑動問道大哥身子可好是幾時留的鬚子鄭天蔭用手在那兩撇八字鬚上撫摩了一下才嘆口氣道人老珠黃不值錢雖然不曾生甚麼病可是筋骨却不中用了許多年紀活的差不多了便不期而然想留起鬚子來賢弟你瞧愚兄多了這兩撇毛氽氽的東西不覺着老些嗎鄭天蔭說到這裏忽地向蓋世英臉上瞧了

一。眼。失。驚。道。賢。弟。怎。麼。臉。上。紅。一。塊。紫。一。塊。的。是。誰。欺。負。了。你。快。說。出。來。
愚。兄。誓。不。與。他。干。休。列。位。讀。者。鄭。天。蔭。不。問。時。猶。可。一。問。時。便。問。的。蓋。世。
英。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用。手。向。板。桌。上。使。勁。拍。了。一。下。接。着。便。說。出。
一。番。話。來。聽。的。鄭。天。蔭。也。是。怒。髮。衝。冠。大。叫。道。反。了。反。了。這。一。叫。有。分。教。
叫。出。後。文。無。數。風。波。欲。知。蓋。世。英。如。何。說。法。且。閱。下。文。

小武俠說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三回 演戟術侈談勇士 傳刀法巧遇俠尼

話說白面二郎鄭天蔭聽蓋世英陳述。這一次到太華山來。在路上經過了。不少的驚濤駭浪。第一個便是那在雪上走路不留足印的人。第二個便是在陝縣客店裏向自己髮辮上繫了枝鏢兒的人。再加上在中間一個火球兒把自己的鬚髯燒了個精光大吉。正不知是甚麼怪異。這便是自己臉上傷痕的由來了。蓋世英話還不曾說的罄盡。鄭天蔭早已聽的三尸神暴跳。七竅怒生烟。大叫道：「反了！反了！」想咱們弟兄倆又不是無名小卒。誰有胆子來捋虎鬚？咱使找誰和他拚命去？這椿事情你蓋世英肯干休。咱姓鄭的還不肯干休。咧！蓋世英聽了此言心頭大悅。便站起身來。

向鄭天蔭深深施了一禮道全仗大哥作主不過有一層這回究竟是那位江湖上朋友要和小弟過不去咱們如今還沒有知道他的姓名大海裏又怎能撈着綉花針兒呢鄭天蔭拍手道照呀咱們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却從那裏找去呢蓋世英道潼關以東是大哥的轄境小輩中出了英雄大哥沒有不知道之理如今大哥掄着指頭兒算一算看誰有這們的胆量和能耐咱們便找誰去鄭天蔭依言真個掄着指頭兒算將起來道第一個蓬頭鬼劉勝胆子雖大本領不濟第二個胖子李果然力大如牛只是有一層吃虧他不能翻高頭看來這事情不是他幹的第三個潑天胆芮濶天他姓芮沒有名號江湖上給他起了個混號叫做潑天胆他毫不客氣把潑天兩字拿來做了名號胆子比劉勝還要大能耐兒也在劉勝之上不過有一椿可以相信不是他弄的巴戲因爲他曾經在愚兄這

裏投過帖子拜過門。江湖上人義氣爲重。姪子如何可以戲弄師叔。所以也不是他第四個便要數小溫侯呂芬了。那呂芬的武藝不在你我之下。尤其善使方天戟。所以有小溫侯之稱。本來武藝的內家少有使戟的。因爲戟的這一們傢伙最難服侍。蓋賢弟你也聽見咱們往日的師傳說過。嗎。師傳說方天戟好比一條龍。龍有角嘴身爪尾。戟也有角嘴身爪尾。龍有時會用角向前撞去。龍口又會咬人。龍的身體骨節兒都是活的。龍的四條爪兒能豁抓也能豁鉤。尾兒又能豁掃。祇要他輕輕的一掃。憑你是拔山舉鼎的力士。一個勦斗是擣定的了。戟也未嘗不如是。戟尖兒好比龍角。那戟磨快了一截。一個窟窿。那便是龍嘴。戟的外邊喚做靠裏邊。喚欄兩字。訣戟的兩字訣却是靠和貼。所以學戟的人有四句歌訣。『戟兒

本是一條龍裏外高低疾似風裏貼還須兼外靠攢尖刀口血流紅」末一句便說戟尖往前攢好比龍角往前撞戟鋒刃這們一口好比龍嘴咬人這使戟的本領惟有小溫侯呂芬爲盡其能事……鄭天蔭

話還不曾說完蓋世英早跳起身來拉住了鄭天蔭右面的一條整膊道那麼一定是此人無疑咱們事不宜遲便立刻找他決一雌雄去鄭天蔭雙手齊搖道來慢慢來愚兒的話還有下文咧這一回那和蓋賢弟開頑笑的人小溫侯呂芬確是嫌疑犯中的一個可是話得說回來昨天這兒有人來說起小溫侯呂芬在華陰縣因爲和人爭一個女人便動起手來殺死了縣衙裏的兩名差役此刻聽說下在華陰縣牢裏昨兒幾個朋友還想商量個辦法前去救他咧那麼他已是下在華陰縣牢裏了決沒有在同一的時間又到幾百里外去和人開頑笑的道理他旣沒有分身術

見這事情不是他幹的。蓋世英聽了不禁心頭納悶。咕嚕着嘴。道這個不是那個。不是那麼。研究。竟誰才是呢。鄭天蔭。且不理他。只管低着頭思索。思索了好久。才大喝一聲。道有了。有了。準定是這個傢伙。蓋世英聽說有了。便立刻轉愁爲喜。抬頭起來。道有了。是了。快說。鄭天蔭慢條斯理地道。說來話長。前個月裏有個同道中來。報告咱說。咱們太華山附近出了個女強盜。那個女強盜。幹買賣的時候。一沒有手下的。嘍囉。二沒有相隨的。縣計。這種匹馬單槍。幹剪徑勾當的。在綠林中最少見。因爲要是遇到大夥的官兵。究竟雙拳敵不了四手。所以本領兒不能自信的。萬不敢這樣。他們硬幹。蓋。賢弟。你也是吃鏢行飯的。也應該知鏢客們最怕這種單身强盜。那報告的人還勸咱前去和那單身女強盜見個高下。咱因爲那女強盜不曾刦過插着愚兄旗號的車輛。愚兄似乎不能以男凌女。以長凌幼。

先。去。和。他。啓。此。所。以。聽。了。這。番。情。節。也。祇。笑。了。一。場。並。不。在。意。蓋。世。英。聽。到。這。裏。突。然。間。接。口。道。如。今。那。雌。兒。鬧。到。了。小。弟。頭。上。似。乎。大。哥。不。能。不。問。啊。不。瞞。大。哥。說。小。弟。此。刻。簡。直。心。急。如。焚。最。好。請。大。嫂。不。必。做。飯。了。咱。們。弟。兄。倆。先。去。找。那。女。强。盜。和。他。評。理。回。來。再。喫。飯。也。還。不。遲。鄭。天。蔭。見。蓋。世。英。說。話。的。時。候。滿。頭。是。汗。簡。直。如。在。火。裏。一。般。自。己。這。會。却。偏。要。冷。冷。地。和。在。水。裏。相。似。當。下。只。是。慢。吞。吞。的。說。道。不。忙。不。忙。那。女。子。住。在。甚。麼。地。方。愚。兄。還。不。曾。知。道。本。來。單。身。强。盜。是。忌。巢。穴。給。人。家。打。聽。着。昨。兒。傳。述。給。愚。兄。聽。的。人。他。也。沒。說。那。女。子。的。住。處。可。見。便。是。賢。弟。再。急。些。可。還。沒。用。奉。勸。賢。弟。權。且。把。心。事。放。下。待。吃。過。了。飯。咱。們。再。慢。慢。的。商。量。辦。法。罷。蓋。世。英。聽。說。不。禁。重。又。愁。眉。不。展。起。來。可。是。事。實。上。急。也。沒。用。只。得。權。且。忍。耐。着。不。一。會。鄭。天。蔭。的。老。婆。謝。氏。果。然。搬。上。幾。色。菜。蔬。來。另。外。是。

包子和麵條子伺候兩人喫飯。謝氏一面搬一面便含笑道：「叔叔這們遠的路趕來瞧大哥，大哥却沒有甚麼菜給叔叔吃，便是愚嫂也覺過意不去。這幾天又下了雪，你大哥沒到堡上去，連豬肉都不會買得一斤半斤。只好把菜蔬胡亂煮了些請叔叔充充飢罷。說也慚愧，老天爺真要咱們窮人的命，偏偏趕在這時候下起雪來，連園地裏的菜也給打壞了一大半。所以這會子便是菜蔬也不夠味，這也是沒法的事情。請叔叔不要見怪，才好。蓋世英見謝氏這們說，忙着站起身來陪笑道：「那有這話，自己弟兄又不是外人。」大嫂何必說客套話？小弟這一次從太原動身路上打尖落店，從不曾舒舒服服吃過一頓飯。今兒總算靠大哥的福，有飽飯吃了。大嫂還要這們客氣時，真要折殺小弟咧。鄭天蔭掀髯笑道：「大家都不用客氣，賢弟坐下來吃飽了肚子，好商量主意。蓋世英便也一笑就座一邊。

拿包子往嘴裏送一邊便搭趣着道大哥想你門生故舊倒十停中。有九停是吃餚行飯的他們在路上誰不是打着大哥的旗號才得混一碗老米飯吃既如是他們也該摸些良心出來逢時遇節也該來孝敬孝敬大哥哥好教大哥和嫂子不致老是這們寒素樣兒難道他們都把天良喪盡了不成飲水思源伐木不擣本大哥給他們當傀儡難道也罷了不成他們保着鏢銀在路上要是失了風那時節怕還不識羞地來求你大哥親自出馬咧所以依小弟的意思你大哥也得打打主意才是道理蓋世英說完話便用眼睛望着鄭天蔭瞧鄭天蔭怎樣回答誰知鄭天蔭還不曾開口說話謝氏在邊却先接口道照喎這才是屋子裏出了太陽咧愚嫂何嘗沒有和你大哥絮聒這也怪不得那些門生故舊這原該派你大哥的不是也不知你大哥安着甚麼心眼兒他和銀子簡直像有冤仇似

的門生故舊。逢時遇節。未嘗不把一封封的銀子送來。與大哥使用。叵奈你大哥總是給他們一個原璧奉趙。要是送銀子的不肯拿走時。却給你大哥罵一個狗血噴頭。說你們難道打量咱沒瞧過銀子面嗎。咱老子要是年輕的時候想發財。那麼開鏢行做强盜。走江湖那一條路不好走。爲什麼從年輕的時候守節。一直守到了這會子五十半頭。却偏偏要失起節來。你們自己也該明白。咱老子自己從不吃鏢行飯。這幾年給旗號給你們使用。原是想讓你們吃碗飽飯。咱自己要是想和你們搶飯吃時。難道不好自己出去開鏢行嗎。老實說。開鏢行和做强盜有甚麼分別。做强盜還有劫富濟貧的。他們無非因爲飢寒所迫。萬不得已才出來仗着渾身筋骨想和人家要飯吃的。不比那些開鏢行黑眼珠子瞧見了白銀子。便願意去做有錢人家的走狗。

謝氏正說的上勁。斗然

間心血來潮忽地省悟起來暗想蓋家叔叔也是開鏢行的不要自己說順了口把他也得罪在裏面弄到人面前大家下不得台須不是頑的主意想定便疾忙掉轉口風笑道蓋家叔叔不要生氣愚嫂因爲往常瞧見那些開鏢行的大多數只認得銀子不認得人所以心懷不忿這會子竟傾箱倒篋一齊說出來了至於你的喫鏢行飯可相他們大不相同你大哥時常說你對於那些貪官污吏卸任下來要你保鏢時你總是拒絕的卽此一端而論你就不必多心說愚嫂是當着和尚罵賊禿咧蓋世英也笑道大嫂說那裏話來常言道長嫂爲母小弟果有不是之處大嫂訓責自當領受何況今天大嫂說的又不是小弟小弟那會多心呢叔嫂倆正在這們一問一答旁邊坐着的鄭天蔭此時恰值拿了個包子夾了些青菜在裏面用手直往嘴裏送一邊咀嚼一邊便哈哈笑道好哇你嫂子一

躺在家裏算是個利嘴婆娘。愚兄每逢和他爭執，總是他的理長。今兒可老將軍陣上失風了。阿彌陀佛！這才叫做屋子裏出了太陽。謝氏見鄭天蔭打着哈哈，禁不住從兩邊黑白相間的鬢髮裏面越發滃起一片紅雲來。接着便低着脖子向地下呸了一聲，自願掉轉身軀到後面去了。引得鄭天蔭越發大笑起來。連蓋世英也噗哧一聲笑了。弟兄兩個正在融融洩洩之際，不料突然間從門外送進一陣人喊馬嘶的聲浪來。把個蓋世英聽的變了顏色。忙問怎的。鄭天蔭見問便向着他搖手教蓋世英不要聲張一面，却也側着耳朵細聽。外間究竟出了甚麼。老子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鄭天蔭家的兩扇板門一聲響亮八字般的開了。開來接着又滾進來一個滿身泥污的人。只見那人生的身材短小，年紀還不到三十歲。不知和誰剛動了手，身上受了傷，又在雪地打了幾個滾，所以棉大褂。

上不但泥痕斑剝還染上了許多血迹。鄭天蔭正要開口喝問是誰時只見這人就地一滾便滾到了鄭天蔭和蓋世英吃飯的桌子跟前。這人身體倒也積伶滾近了桌子也不暇直立便趁勢爬起連連向鄭天蔭叩頭。道師傅救命。鄭天蔭聽這人稱呼自己做師傅禁不住大吃一驚忙定睛端詳這人的面貌。只見這人連臉上都是血和泥。如若不經意地瞧再也瞧不出這人是誰來。鄧天蔭好容易才辨認清楚了便失聲道你是芮……嗎緣何這般狼狽原來這人便是上文鄭天蔭和蓋世英說起過的芮潑天。好一個芮潑天見師傅這們問着虧他苦肉計也裝的真像只見他邊叩頭邊便淚眼婆娑地說道師傅在上這一次弟子好端端的却喫了人家一個大虧。師傅若不替弟子作主弟子惟有一頭撞死在師傅跟前了。鄭天蔭頓足道別說廢話你究竟是喫了誰的虧怎樣會喫虧的。

一一從實講來。做師傅的好替你作主。芮濱天見師傅有了口風。真個是喜不自勝。忙破涕爲笑道。不瞞師傅說。弟子因爲小溫候呂芬下在華陰縣牢裏。弟子念在彼此從前有過交情。因此見今兒雪晴了。便帶了五十兩銀子想趕往華陰縣替呂打點去。自仗會幾手拳腳。一路裏綠林中的朋友。也都是熟人。所以並沒帶伙伴。祇匹馬單刀地向華陰縣進發。誰知剛走到離師傅家約摸三里之遙。却遇着了一個剪徑的女強盜。弟子那時心裏暗笑。這婆娘也不打聽打聽。怎麼便冒冒失失到太歲頭上動起土來。當時也沒答話。便放馬上前。舉刀砍去。弟子有的是坐騎。那剪徑的是女強人。却祇有兩條腿形勢上。弟子就占了優勝。所以弟子的刀使的是泰山壓頂的架式。估量那女強人休想招架得住。誰知那女強人身材再也積伶。不過他見弟子的刀到了跟前。兀是不肯來招架。只見他把身子

向。旁。邊。一。閃。躲。過。了。弟。子。的。刀。鋒。接。着。一。個。箭。步。便。跳。出。了。圈。子。弟。子。還。當。他。是。懼。怯。咧。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提。着。片。子。拍。馬。追。趕。誰。知。一。個。不。留。神。那。女。强。人。已。是。把。身。軀。掉。了。過。來。嬌。滴。滴。喝。了。一。聲。去。吧。霎。時。間。從。他。左。手。袖。子。裏。便。滾。出。一。團。黑。魃。魃。的。東。西。來。說。時。遲。那。時。快。那。黑。魃。魃。的。東。西。原。來。便。是。飛。蝗。石。可。憐。弟。子。來。不。及。躲。避。鼻。子。上。便。拍。的。一。聲。打。個。正。着。打。的。弟。子。鼻。血。如。同。潮。水。一。般。往。衣。襟。上。淌。個。不。住。鄭。天。蔭。聽。到。這。裏。擰。不。住。便。失。聲。叫。道。糟。了。糟。了。這。種。飛。蝗。石。相。標。袖。箭。同。是。很。利。害。的。暗。器。使。這。飛。蝗。石。的。內。家。有。兩。種。手。法。遠。的。叫。做。摔。手。近。的。叫。做。陰。手。尤。其。是。陰。手。比。摔。手。利。害。你。的。本。領。不。及。做。師。傅。的。十。分。之。一。做。師。傅。的。遇。到。這。種。陰。手。尚。且。受。不。了。何。況。是。你。芮。濶。天。接。口。道。誰。說。不。是。弟。子。那。時。鼻。子。上。着。一。下。身。不。由。主。的。便。仰。面。朝。天。跌。下。馬。來。一。個。四。叉。八。仰。一。

時間再也休想站得起來。可恨那女強人還是不肯放鬆一步。他趁弟子還沒有站起來的時候，早飛也似趕到了弟子的身旁。用他的小蠻靴把弟子的胸脯給抵住了。老實不客氣便把弟子身上五十兩紋銀都撈來。裝在他自己口袋裏。臨到末了又飛起腿來賞了弟子一脚。教弟子骨碌碌的只是在地面上打滾。一滚便滚出去有一二丈遠。師傅你有所不知。今天外邊地上雪給太陽一晒。早就晒的濕漉漉地。都變了泥漿。剛經弟子這們一滾。自然身上臉上都沾滿了泥污。又加上鼻子裏的血不住的淌。點點滴滴地把那泥漿染了紅顏色。才弄成這們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狼狽樣兒。弟子知道自己能耐兒萬不是那女強人的對手。所以等身子滾定了便爬將起來。沒命的飛奔奔到這兒來叩求師傅作主。芮濬天說完話便又碰了一個響頭。這時鄭天蔭聽了芮濬天的話。一來因為他一

口咬定那和蓋世英開頑笑的便是這女強人二來這女強人把芮濺天打的這們狼狽一點老面子都不給自己由不得便氣往上衝連臉色都變了把三十二顆牙齒很命的挫了一挫道好呀那了頭既找到咱們頭上來咱到不能不管閒事咧蓋世英見和自己開頑的人有了着落頓時心花怒放將手掌在桌子上使勁拍了一下拍的碗碟跳起來有半尺多高道大哥要去便立刻就去莫再遲延時刻給那婆娘溜跑了鄭天蔭點了點頭便站將起來道好啊咱們走罷說時利蓋世英倆各自把刀掣出鞘來芮濺天見師傅肯親自出馬替自己報仇雪恨又加上一位師叔有萬夫不當之勇也就不用再愁女強盜猖獗了當下真歡喜的起身來此刻願意替師傅和師叔在前開道鄭天蔭見芮濺天連刀都丢了便伸

手回壁上摘下。一日寶劍來去給他讓他做防身之具三人也顧不得謝氏還在廚下弄菜自顧一窩風的出門而去及至謝氏端出另外幾色菜來時人都在一里之外了這也不在話下再說三人酒罷大步眨一眨眼已是走了有兩里路這時大道旁邊却停着有一匹黃鏢馬在那裏低着脖子啃道旁的枯樹枝可是樹枝上還積着不少的雪經那馬一囉嗰雪兒便洒將下來洒了那馬一頭一臉那馬兀是不覺得只顧啃個不住芮澇天見了歡呼道這便是弟子的坐騎說時便走上前去將馬韁繩往懷裏一帶低着頭理了一理繫在樹根上撈掇已畢這才依舊隨了鄭蓋兩人進發又走了一程芮澇天便指道旁一帶寒林道適才弟子在此地走過那女強盜便是從樹林裏跳將出來的話聲未絕只聽得樹林中嬌叱了一聲道小子休得出口傷人姑奶奶來也三人聽了不免吃了一驚忙

定睛看時果然樹林中颶廳地一陣聲響跳出二十左右的年輕女郎來只見那女郎一雙粉裝玉琢的拳頭握着一對綉鸞刀芮濱天便叫道師傅留意適才欺侮弟子的便是這女強盜鄭天蔭喏然答應篩的一聲已是橫着單刀立了個門戶道賢弟等且請站開待愚兄來對付這了頭那女郎微微冷笑也就緊了一緊雙刀上前和鄭天蔭動起手來這一場惡戰直戰了有一個時辰鄭天蔭暗暗叫聲奇怪心想這了頭的刀法和自己簡直是一個師傅傳下怎麼今天會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認不得一家人起來正待開言動問時誰知樹林中倏地又跳出一個尼姑來那尼姑手執塵尾向中間一隔道慢來都是自己人有話好說欲知這尼姑爲甚麼要阻住兩人不廝殺呢且閱下文

小武俠說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四回 珠淚雙垂佳人懷宿怨 陽關三疊孝女訪名師

話說鄭天蔭和那女強人一言不合便動起手來。這個時候真合着做小說的一句成語叫做不動手時猶可。一動了手。鄭天蔭禁不住便吃了。一驚你道。鄭天蔭如何吃驚。原來這女強盜一對繡鸞刀使的神出鬼沒。這種解數和鄭天蔭使的刀法湊巧是一個師傅傳下來的俗話說得好。叫做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認不得。一家人鄭天蔭正待收了刀法跳出圈子盤問這女強盜的來歷時。猛然間却聽見樹林裏面嬌叱一聲道你們且慢動手。這是鄭老英雄小妮子如何有眼不識泰山。話聲未絕樹林中便躡出一個女尼來。只見女尼手裏拿了一柄塵尾。三腳兩步便跨到。

了。兩人跟前不慌不忙。伸出那塵尾去。就在中間一隔。說也可怪。這塵尾雖不是兵器。可是隔在中間。却不約而同。會把兩人的兵器。都震得彈了去。鄭天蔭連虎口都震得生疼。不免詫異起來。忙定睛端詳。那女尼是怎樣一個人。只見這女尼頭上不載僧帽。剃得光光的頭皮兒青做一片。可是輕同飛燕。翩若驚鴻。加上一張吹彈得破的臉唇。不點而自紅。眉不畫而自翠。竟是個絕世佳人。鄭天蔭端詳了一眼。慌忙放下兵器。彎腰向那女尼唱了個大喏。道是誰原來是師妹。這個女子是師妹何人。師妹如何會和他在一起的呢。那尼姑合掌當胸。深深施了一禮。道這事情說來話長。此間不是說話之所。師兄府上離此有多少路。我們最好到師兄府上去談談吧。鄭天蔭笑道。寒舍離此地不過三里之遙。師妹不嫌簡陋。愚兄本來想有屈師妹過去見見。內人咧。那尼姑聽了也微笑道。如此我。

們走吧。這時鄭天蔭和尼姑倆一問一答，却把站在一旁的蓋世英、芮濱天聽的蒙住了。便是適才和鄭天蔭動手的女強盜也聽的如丈二長和尚摸不着頭腦。好一個鄭天蔭，却先招了招手，教蓋芮二人走近跟前替他們拉場道：「這是了因師傅，他和咱是同門的師兄妹。蓋世英和芮濱天見鄭天蔭，這們說只得同時向那了因尼姑唱若。鄭天蔭一面又和那了因尼姑說明了蓋芮二人的姓名來歷了。因尼姑也教女強盜走近跟前，指着鄭天蔭說道：「這是鄭家的師伯。」鄭天蔭嘻嘻說道：「這位小姐好利害。」的刀法是師妹新收的徒弟，嗎強將手下無弱兵，幾乎連咱老頭兒都栽。勦斗在這小姐手裏呢了。因也笑道：「這便叫做不打不成相識。」說起小妮子來，他的家世師兄也該有些知道。他姓鄒，閨名喚做明珠，直隸滄州人氏。鄭天蔭不等了，因說完話便失聲道：「這位鄒小姐敢情便是滄州鄒六。」

爺的女兒了。因點頭道：對了。當下鄭天蔭便也不再往下問，掉轉身軀在前領導四個人魚貫着跟在後面向鄭家進發。在路上的時候，大家都不能說話。惟有芮澣天在心頭惱悶，他想自己六尺鬚眉却給鄒明珠那們的小女子打的頭青臉腫，又癡心妄想要想找師傅報仇，誰知仇倒不曾報得，條地從半路裏殺出師叔了。因尼姑來這真是那裏說起，想到這裏便有些快快不樂起來，虧得走至半途，却見自己的一匹坐騎依在嘴樹根便走，將過去解下絲韁來，牽着那馬跟在後面。這時一心一意只在坐騎上，才算把他一股憤懣之氣略略按奈了些。說時遲，那時快，五個人三男兩女，轉瞬之間便到了鄭家。鄭天蔭把衆人往裏讓，頓時把一個小小的岩穴裏面擠的水洩不通。大家分賓主坐定。鄭天蔭少不得喚出謝氏出來，和了因師徒，見那些繁文縟節也就毋庸細說。只表鄭天蔭動問了。

因是姑如何會和鄧明珠湊在一起的了。因尙未開言，却先嘆息了一陣。接着才慢條斯理價說出鄧明珠的歷史。那一番情節，果然是可歌可泣。聽的三個人却呆了一雙半再一瞧，鄧明珠時早已珠淚縱橫，嬌啼宛轉了。做書的捉個空，便順把鄧明珠的歷史從頭交代一番。原來鄧明珠是直隸滄州人氏。那滄州地方民風强悍，老百姓們大都好勇鬥狠，一言不合拔刀相向。惟其民風强悍，所以習武藝的人占了絕對的多數。直隸一省，著明的拳師倒十停中，有七八停是出在滄州的。就中單表有個姓鄧的老拳師。這人左頰有個瓣豆子大的黑痣，所以同道中稱他做鄧黑痣。又因他排行第六，所以後輩順口又稱他做黑痣六爺。這鄧黑痣少年的時候也幹過強盜生涯，時常伏在路旁，瞧過路的客商官員們，偷若有行囊充實的，他便一聲吆喝，跳將出來，一刀結果了那人的性命。把他的

銀錢行李一古腦兒都搶了過來。據爲已有。有這種沒本錢的買賣。鄆黑痣一直就幹了有六七年來。因爲滄州人流落在綠林中的不在少數。轄境以內發現幾件謀財害命的無頭案。簡直是稀鬆平常的事。鄆黑痣不過其中一份子。自然不會單獨給官廳撈去的。二來鄆黑痣翻高頭的能耐兒在滄洲地方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他十幾歲的時候便肯下死勁。練工夫。兩條半斤子的腿上繫了七斤重的錫瓦兒。不算還要掘下地坑。從坑底裏往上跳。那錫瓦兒越繫越重。地坑兒也越掘越深。拖着那們沉重的錫瓦能跳一丈深的地坑。一旦拿掉了錫瓦。自然二三丈的風火牆。在他眼光裏瞧來竟和普通人跨門檻一般無二了。鄆黑痣因爲練就了這們絕藝。所以官兵總是拿不住他。這一天也是合當有事。鄆黑痣因爲三四天不出外做買賣了。口袋裏幾個錢在賭場裏又輸了個精光。大

吉便拿了兵器，踅出城來，想在官道旁邊重操舊業，無巧不成書，恰值對面來了個一男一女，瞧他們模樣兒，大概是想趕路進城的。鄆黑痣的眼光第一便注視兩人的行囊，却見那女的背上背了個小包兒，裏面沉甸甸的，估量上去，不是三五百兩紋銀，決沒有。那們重量，鄆黑痣見了不禁心花怒放，當下更不怠慢，大喝一聲，便跳了出來，橫着單刀，攔住去路。那一男一女不知就裏，嚇得愣住了。鄆黑痣便照例將刀尖向那男的臉上直指過去，朗朗說道：「你們這些狗男女，經過大王的轄境，怎麼不留下買路錢來？」鄆黑痣這一番說話，那男的聽了猶可，那女的聽了禁不住便娥眉倒剔，杏眼圓睜，只見他輕啓猩唇，慢調鶯舌，嬌滴滴喝了一聲道：「那裏來的狗強盜，敢阻擋俺姑娘的去路？罷這會子也教你們省識，省識俺姑娘的本領！」那女子說完話，颶的一聲，便抽出一柄刀來，隨手立了個門戶道。

有本領的上來吧。鄆黑痣如何禁得起被一個三縷梳頭兩截穿衣的女，奚落他的。一股無明火早就冒穿了天靈蓋。真個是會者不慌只見他也緊了一緊手中傢伙。從容不迫地便上前和那女子廝殺起來。鄆黑痣這時心裏毫無懼怯。只不過有些躊躇。那女子究竟還放着個男夥伴在着。要是那男的也拔刀相助起來。這豈不是合了一句的俗話叫做雙拳不敵四手嗎？所以鄆黑痣一面招架一面却偷眼瞧那男的究竟在幹何事。却喜那男的五十多歲的年紀臉上絲毫沒有怒容。笑嘻嘻地只顧反操着手站在一旁觀看。好似沒有他的事情一般。鄆黑痣這才放了心。便抖擻精神。手裏的傢伙越發使的神龍天矯。本來鄆黑痣的本領兒就不弱。那女子萬萬招架不了這一場廝殺。好不利害。直殺得女子粉黛淫溼。嬌喘細細臉上的紅暈從鬢角裏直推起來。霎時間便把一張鵝蛋臉兒。

漲得武聖宮裏。塑的關公神像似鄆黑痣。瞧在眼裏。暗暗好笑。這時却更是不肯放鬆。那女子起初祇有招架的力量。後來連招架都是勉強了。不禁心裏着慌起來。也虧他眉頭一綑。計上心來。只聽得嬌叱了一聲道。哇狗強盜。休得猖獗。瞧姑娘的法寶。鄆黑痣聽了法寶二字。不免猛吃一驚。接着雙眼一花。一樣滾圓的東西。黑魃魃瞧不出是甚麼質料。飛也似向這一面打來。鄆黑痣哎喲了一聲。虧他身體也還積伶。忙着把頭偏了一偏。誰知已是來不及躲避。鄆黑痣額角上早着了一下。直打的火星亂逃。不過經那們一躲避。究竟來勢不甚兇猛。這東西如若打在鄭黑痣太陽穴裏。時管情一個窟窿。那鮮血也接着從窟窿裏骨都骨都價往外直冒。鄆黑痣的性命十停中便丢了有五停。如今打在額角上。不過磕破了些浮皮。不致有性命之憂。好一個鄆黑痣。覺得自己額角上冰涼的一。

片。便。知。道。受。了。傷。當。下。不。由。的。便。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只。見。他。虎。吼。了一。聲。使。足。全。身。的。力。量。向。前。一。撲。這。一。撲。出。女。子。意。料。之。外。也。就。來。不及。躲。閃。兩。人。早。扭。做。一。團。了。鄆。黑。痣。知。道。兩。下。裏。離。得。太。近。了。用。刀。須。不。方。便。急。切。裏。便。伸。出。左。手。的。拳。頭。去。在。那。女。子。當。胸。口。一。下。只。聽。得。撲。通。一。聲。響。亮。那。女。子。便。摔。向。塵。埃。之。上。摔。了。一。交。鄆。黑。痣。挫。一。挫。牙。關。心。想。這。回。須。不。能。放。鬆。那。雌。兒。了。吧。瞧。你。還。有。甚。法。寶。使。出。來。邊。這。們。想。邊。便。邁。步。上。前。正。待。用。脚。尖。兒。踹。住。了。那。女。子。一。刀。割。下。他。的。躰。首。來。誰。料。適。才。反。操。着。手。在一。旁。瞧。熱。鬧。的。那。個。男。子。這。會。子。忽。地。搶。入。兩。人。中。間。託。開。雙。手。向。鄆。黑。痣。一。攔。道。咱。有。話。說。壯。士。且。慢。動。手。鄆。黑。痣。此。時。餘。怒。未。息。見。這。人。無。端。干。涉。起。自。己。來。禁。不。住。把。一。腔。無。明。火。遷。怒。於。這。人。身。上。只。見。他。挺。刃。而。前。把。刀。尖。兒。指。着。這。人。道。解。事。的。快。閃。過。一。旁。老。子。刀。尖。

兒須認不得人別把你碰傷了須不是頑的你有話等老子結果了那丫頭再說也還不遲。鄆黑痣自仗把那女子打敗了這人總該有些懼怕所以先拿這話去嚇他那裏知道這人倒也不是一盞省油燈只見他全無懼色依舊笑嘻嘻地說道你這種刀濟甚麼事也值得借來嚇人老實說若是圖省事的適才早已脚底抹油了不信可以當面試驗一下瞧瞧畢竟是你刀尖利害還是咱的皮肉結實……這一番似嘲若諷的話說的鄆黑痣暴跳如雷也就不由分說掄刀便刺說也可怪鄆黑痣的單刀砍在這人的脖子裏簡直如同砍在鐵板上一般不但這人如無其事而且把鄆黑痣的單刀反震回來顛倒價把鄆黑痣的手掌震的火辣辣地有些痛楚這一來不由鄆黑痣不大驚失色原來鄆黑痣也心中明白知道這一種本領在武術中便喚做金鐘罩鐵布衫之法憑你削鐵如泥的

利刃也是奈何。他不得的誰想這人有那們大的本領。這一來便把鄆黑癟。愕住了。伸手縮腳。沒做理會處。倒是這人打着哈哈。如何咱原說你的刀不濟事。來來來。咱們就在路旁厝地坐了。談天吧。這人邊說邊便伸手挽了鄆黑癟一把。真個坐在路旁地上暢談起來。鄆黑癟一瞧。這人並無惡意。才誠惶誠恐地坐了下來。這時適才被鄆黑癟打敗的女子早已從地上爬了起來。只見他滿面通紅。羞答答站在一旁。把右手只是拈弄衣角。連正眼不敢瞧鄆黑癟。那人便指着這女人向鄆黑癟哈哈大笑道。這是小女。適才被壯士一拳打倒。所以他此刻兀是羞的抬不起頭來。例這話一說。那女子越發難以爲情。只見他低着頭向地上啐了一口。一溜烟便溜到兩丈以外。蹲着身子採擷野花。要子去了這裏。鄆黑癟囁嚅着便請教那人的尊姓大名。原來那人是安徽鳳陽人氏。姓鬪。名豐玉。自幼就

在江湖上頑拳棒本來那些頑拳棒的大多數祇學些花拳綉腿兼賣傷膏藥借着做餬口之計誰也沒有真實本領惟有這閻豐玉的武藝倒也得自名師傳授更兼善使暗器去和人交手他的飛蝗石簡實百發百中比那用彈子打人的更要準確敏捷因此江湖上替他起了個渾名喚他神彈手閻豐玉這閻豐玉不但飛蝗石使的神出鬼沒並自幼練的一套金鐘罩鐵布衫之法渾身皮肉都似銅澆鐵鑄一般憑你如何鋒利的槍刀都破不進一分一毫這閻豐玉仗着一身本領浪蕩江湖直到三十多歲才娶了一個同鄉女子爲妻不幸隔了一年生下一個女孩來他妻子偏偏產後得病便嗚呼哀哉死了閻豐玉因爲一來手頭沒有錢鈔二來他相死去的妻子伉儷素篤眼睜睜地瞧着呱呱在抱的究竟也是自己一點骨血捨不得讓這女孩子受後母的磨折因此立志做個義夫終身

不娶好容易。把這女孩子撫養到今年一十七歲。閻豐玉走到那裏便把這孩子帶到那裏。父女兩人相依爲命。那女孩子閨名喚做碧珠。倒也生的聰明伶俐。老子的武藝他十停中也學會了有五六停。連那飛蝗石也使的和老子一般準確。上文說鄒黑痣額角上着了一足見這碧珠小姐本領之一斑了。這碧珠小姐除了金鐘罩鐵布衫女子不容易的所以沒有學會外。其他短長馬步等工夫在三綴梳頭兩截穿衣的女子中間簡直是出類拔萃的了。這一天閻豐玉在各處賣藝。不知不覺已是到了沧州地界。正欲取路進城時。誰知偏偏遇見了一個剪徑的強人。鄒黑痣。閻豐玉讓碧珠上前和鄒黑痣對陣。自己却站在一旁冷眼瞧着。瞧見碧珠小姐用飛蝗石打了鄒黑痣一下。不禁堆了一臉的笑。心想自己女兒本領兒不錯。也不枉自己含辛茹苦把他教導成人……閻豐玉正在

這們思索時。誰料。眨一眨眼。那碧珠小姐。却又被鄆黑痣一拳打倒。要是碧珠給打倒了。鄆黑痣不。上前取他性命呢。閻豐玉還不致於上前干涉。叵奈鄆黑痣一不做。二不休。見碧珠。髮到在地上了。他毫不客氣。竟提刀。上前想把碧珠小姐那一顆雲鬟覆額的腦袋瓜兒。滴溜溜的切將下來。這一來。閻豐玉可真急了。他這個女兒。平日間希罕得掌上明珠相似。這個是含在嘴裏怕烊。拿在手裏怕涼。如何肯教鄆黑痣涼冰冰的刀尖兒。觸及他的嫩皮膚呢。只見他一個箭步便搶入兩人的中間。虧得閻豐玉是練就的金鐘罩。鐵布衫。刀槍不入。才算把鄆黑痣收伏了。當下閻豐玉把鄆黑痣的家世詳細地盤問了一番。心中暗想。這姓鄆的武藝很有工夫。自己女兒長成一十七歲。還不曾配得夫家。這幾時自己正爲了女兒的婚姻。委決不下。眼前放着一個鄆黑痣。雖然彼此萍水相逢。可是瞧他。

武藝兒練的不錯。自己要是想替女兒擇婿，這鄆黑痣倒是適當的人物。鬪豐玉的脾氣就是天生俊爽，心裏想怎樣嘴裏便得說將出來。所以想定主意了，便把要招鄆黑痣爲婿的一般心事和盤托出。和鄆黑痣當面開起談判來。鄆黑痣聽了禁不住喜出望外，再一瞧那位鬪碧珠小姐生的嫩臉羞花，圓姿替月，這們漂亮的老婆人家，打了燈籠火把還愁沒找尋？自己却不用甚麼媒妁，不費甚麼聘金，老婆會自己送上門來，就口饅頭焉有不吃之理？當下便順水推舟，一口應允。鬪豐玉見鄆黑痣答應了，心想不打不成相識，今日居然會打出一個女婿來，將來給江湖上朋友知道了，倒也是千古佳話。想到這裏，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看官們記着：鬪豐玉父女因為和鄆黑痣攀了親，從此便落籍在滄州地方。鬪豐玉等鄆黑痣成了親，便開言說道：「賢婿那種剪徑的勾當，決不是好男子。安

身立命的生涯。俺瞧賢婿不如每日練練武藝。把武藝練的登峯造極了。將來在家可以收徒弟。出門可以充鏢師。餬口不必担驚受怕。再去剪徑從刀頭上舐血吃了。鄆黑痣聽了丈人峯的勸告。倒也從善如流。從此便洗手不做那沒本錢的買賣了。一面和鬱碧珠倆婦隨夫唱閨房之樂。有甚于畫眉者。一面便跟着丈人練習武藝。不上幾年。居然便把丈人的金鐘罩鐵布衫那一種本領學會了。在闕豐玉的意思。只希望女兒女婿白頭到老。自己好有个半子之靠。誰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鄆黑痣後來竟被一個土娼迷了本性。以致送了性命。帶累自己膝前一位嬌女。馳騁千里尋訪名師報仇雪恨。這些都是後話。列位欲知備細。且閱下文。

第四回

珠淚雙垂佳人懷宿怨

陽關三疊孝女訪名師

七二

小武俠說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五回 盈盈媚眼土妓調情 歷歷傷心英雄畢命

話說鄆黑痣萍水相逢却和闢豎玉倆做了翁婿不久便和碧珠小姐草草成親小兩口子要好得甚麼似的鄆黑痣畫眉餘暇又跟着闢豎玉學習武藝畢竟鄆黑痣是武藝一晌有根底的所以沒有多少時光居然便把金鐘罩鐵布衫之法學會了闢豎玉見自己愛婿肯這們刻苦用功自然撫着鬚髮笑口常開隔不了一年工夫那碧珠小姐便懷孕起來十月滿足生下一位千金鄆黑痣笑着向碧珠道你閨名叫做碧珠如今生了女兒將來準定要強爺勝祖咱早替這女兒取了個名字便是明珠兩字明珠不是比碧珠更希罕嗎碧珠聽了這話笑着啐了一口道不通的人

連替孩子取個名字都是不通的。碧珠、明珠同是珠字排行，豈不成了姊妹嗎？碧珠小姐嘴裏雖是這們說着，可是終究拗不過鄆黑痣，所以後來依舊因了明珠二字，碧珠小姐覺得珠字礙口，便順口喚做阿明。這也不在話下，却說人在幸運的時候，做事情處處覺得順利，要是一背了時，便會所如輒。左所以迷信的人，相信什麼卜筮星相講究，趨吉避凶的勾當。鄆黑痣初娶碧珠時，好似交進了一步好運，所以不久便生下一個女兒來，家庭之間融融洩洩。鄆黑痣白天教幾個徒弟，一到晚上便逗着嬌妻稚子說笑。一陣或是到丈人峯屋子去坐坐，何等逍遙自在！可是等到否運一來，那就憑你有天大的本領，也沒法挽回。原來鄆黑痣享福不到三年，滄州地方恰值鬧起瘟疫來，第一個便是鬪豐玉給瘟神爺拿起碌筆來一勾，便把他那一條老命勾入陰曹地府去。訖碧珠小姐見父親

年紀才過六十平日間身體何等健朗一旦無常來到便這們容容易易嗚呼哀哉死了想起他老人家一番鞠育之恩究竟父女關於天性只落得哭的死去活來誰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瘟神爺一發高興起來牢什子的勾魂薄上索性也把鬱碧珠三字寫了上去列位試想鄔黑痣不到一個月工夫死了丈人不算又饒上一個老婆接連買了二口棺木辦了兩件喪事自然把個新鮮活跳的鄔黑痣磨折得鎖天價長吁短嘆了他的丈人峯闢豐玉也是少年失偶好容易把碧珠小姐撫養成人如今千金重担却輪到了自己肩上翁婿二人簡直如同一個印版裏印出來相似這真是那裏說起就中最難堪的便是那位嬌女明珠的哭聲原來鄔黑痣的女兒明珠那時才只兩歲小孩子識得甚麼進退見沒了母親便攤着一雙小手向着老子要討還一個母親鄔黑痣不理他時却鼓起

小腮頰兒哇的一聲哭了邊哭邊媽媽地喚個不了這種哭聲送入鄆黑痣耳朵裏宛如用牛大耳尖刀剜却他心肝五臟一般因此當碧珠在世時鄆黑痣鎮天價躲在閨房裏的這會子却把自己的家庭視成牢獄相似當下便雇了一個老媽子託他照管着明珠自己連徒弟也懶得再教了只見他一天到晚在茶坊酒肆中流連到了晚上一大碗燒酒吃的醉薰薰了便到處爲家憑你是茶坊裏桌子上也可以胡亂睡這們一覺滄州城裏的破落戶因爲欽佩鄆黑痣的武藝一晌就十分巴結如今見鄆黑痣悼亡之後心緒惡劣便極力在旁攢掇道鄆爺心裏不快活何不到賭場裏去走走咱們每逢愁悶的時候只要一跨進賭場門聽見花骨頭響便會把滿腔心事拋向爪哇國裏屢試屢驗鄆爺何不也如法泡製一下包管你比喝寡酒要強上十倍咧鄆黑痣這時方寸已亂便一任

他。人。擺。布。了。這。一。會。子。沒。了。主。意。無。可。無。不。可。你。們。要。往。賭。場。裏。跑。咱。便。跟。着。你。們。去。消。磨。時。光。也。好。衆。多。破。落。戶。聽。了。此。言。一。聲。呼。喝。便。簇。擁。着。鄆。黑。痣。上。賭。場。而。去。鄆。黑。痣。是。第。一。次。觀。光。才。跨。進。門。檻。只。見。黑。壓。壓。站。了。一。屋。子。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贏。錢。的。一。片。歡。聲。輸。錢。的。垂。頭。喪。氣。那。些。聲。浪。簡。直。就。震。耳。欲。聾。虧。得。鄆。黑。痣。在。滄。州。城。裏。赫。赫。有。名。所。以。賭。場。裏。的。男。女。賭。徒。見。他。來。了。便。不。約。而。同。讓。出。一。條。路。來。衆。多。破。落。戶。才。簇。擁。着。鄆。黑。痣。一。直。到。了。賭。錢。的。桌。子。跟。前。鄆。黑。痣。賭。錢。本。是。個。外。行。所。以。身。子。雖。是。站。在。那。裏。却。不。敢。下。注。直。待。瞧。了。許。久。那。些。破。落。戶。又。在。旁。慾。愚。才。跟。着。人。家。下。一。二。次。注。說。也。不。信。賭。場。裏。好。似。有。賭。鬼。似。的。不。踏。進。門。檻。則。已。一。踏。進。門。檻。初。起。未。嘗。不。小。心。翼。翼。地。可。是。過。了。些。時。資。格。漸。漸。地。老。練。了。出。手。的。胆。氣。也。就。跟。着。粗。將。起。來。末。了。便。是。心。裏。想。不。下。

注。叵奈手腕兒好似被賭鬼牽掣住了一般兀是不聽使喚竟自然而然地會拿着白花花的銀錢成大捧的堆上前去這種定哩幾乎成爲賭徒們必經的階級鄆黑痣也就免不了這一劫話休煩絮且說鄆黑痣在賭場裏次數跑的多了對於這一種頑意兒便慢慢慣得發生起趣味來從此便每天晚上非此不樂吃過晚飯無聊得很兩條腿便不期然而然地會踅向那個所在而去這一天也是合當有事鄆黑痣把個身子站在桌子旁邊正當全神貫注在那幾張花骨頭上時忽地自己大腿上被人擰了一把鄆黑痣是個不歡喜和人開頑笑的疑惑是那個破落戶使的玄虛咧便忍不住低下脖子去瞧是誰這一瞧便瞧出是非來咧原來不是甚麼破落戶只見是一隻柔若無骨的手掌兒皮膚雪白粉嫩五隻手指兒真個像葱尖一般腕上又套了一支金鑲藤鈎分明是女人的手鄆

黑痣越發詫異起來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眼光移將上去想瞧瞧這女人模樣兒俊不俊做小說的寫到這裏却要用一句小說上的老套叫做不瞧猶可瞧了頓時便叫鄖黑痣魂靈兒飛去半天原來這女人三十不到二十有餘生成的一張瓜子臉紅的是胭脂白的是粉尤其是兩條柳葉眉兒簡直就畫成了一對鬼頭刀相似那兩條眉毛底下便是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只見一對瞳人骨碌碌骨碌碌只顧前後左右價旋轉俗話說的好眼睛會話說眉毛會聽鄖黑痣到今天才相信這話不是假的只可惜那女人眉眼週圍却隱隱約約有一重黑氣好似州縣官坐堂戴的墨睛眼鏡般這個標幟在風月場中所慣的自然會避之若浼臣妾鄖黑痣從前娶的閨碧珠小姐雖是生就的天姿國色可是閨房裏面相敬如賓從來沒做過那些丟眉弄眼的勾當鄖黑痣那時宛如天天和泥塑

木雕的美人相對。一旦遇見了這們一個風騷入骨的婦人。教他怎會不泥。娃。娃。跌。入。湯。罐。裏。般。酥。麻。半。邊。身。子。呢。當。下。鄆。黑。痣。勉。強。定。了一。定。神。正。待。開。口。動。問。緣。何。要。把。自。己。擰。上。一。把。時。誰。知。那。女。人。再。也。乖。覺。不。過。他。瞧。見。鄆。黑。痣。口。眼。歪。斜。涎。水。兒。滴。搭。從。口。角。邊。直。掛。到。衣。襟。上。笑。嘻嘻。地。知。道。他。要。開。口。說。話。了。忙。向。他。使。了。個。眼。色。不。等。他。動。問。早。先。把。一。顆。鱗。首。湊。向。鄆。黑。痣。這。一。來。低。聲。問。道。你。贏。了。多。少。這。女。子。說。話。的。時。候。不。知。不。覺。有。一。般。葱。蒜。氣。味。往。鄆。黑。痣。這。一。面。直。送。過。來。若。是。在。不。吃。葱。蒜。的。南。方。人。聞。了。這。種。氣。味。早。已。掩。着。鼻。子。三。六。着。走。爲。上。着。幸。喜。鄆。黑。痣。自。己。也。是。個。慣。喫。葱。蒜。的。所。以。非。但。不。覺。難。聞。箇。直。把。這。股。味。兒。常。做。麝。蘭。香。吸。入。鼻。孔。裏。面。半。邊。身。子。不。是。蘸。着。些。兒。廟。上。來。咧。當。下。便。失。魄。落。魄。地。答。道。那。裏。會。贏。不。輸。已。經。很。好。了。那。女。人。聽。了。便。重。復。

用眼睛把鄆黑痣瞟了一眼，接着拉開血也似的嘴唇，一笑露出一口焦黃牙齒來。低聲說道：「不贏還賭甚麼錢？」快跟着老娘家去，咱們兩口子說體已話也。強似在這兒把脖子拉的絲瓜相似。咧！鄆黑痣見這女人竟開口招呼自己到他家裏去，起來不禁心裏萬分詫異。暗想：這女人不知是甚麼路數？怎麼會來賭場找起陌生男人來？自己要是聽了他的話，真個到他家裏去，不知道會不會出甚麼岔子？鄆黑痣這們一想，便一時間答不出話來了。那女人見鄆黑痣躊躇不決，早已知道了他的用意，便低着脖子，低低地呸了一口道：「沒喫過猪肉難道沒見過猪跑冤枉是滄州城裏站得起的鄆大爺？」却這們，蝎蝎螫螫的鄆黑痣給他那們一激，便道好啊！走吧！咱姓鄆的刀架在脖子上還要喊三聲不怕咧！那女人見鄆黑痣肯去了，不由心花怒放，當下便邁動他的雙尺二蓮船，在前引導鄆黑

鄆。緊。緊。追。隨。眨。一。眨。眼。便。已。到。了。賭。場。門。外。街。坊。之。上。那。女。人。一。領。便。把。
鄆。黑。痣。轉。彎。抹。角。領。到。一。條。小。巷。中。鄆。黑。痣。自。仗。藝。高。胆。大。更。兼。不。肯。
在。一。個。女。子。面。前。示。弱。憑。你。這。條。小。巷。黑。魃。越。伸。手。不。見。五。指。只。索。得。硬。
着。頭。皮。摸。索。地。踅。入。巷。中。畢。竟。那。女。子。是。走。熟。了。的。所。以。踅。近。巷。中。第。二。
家。門。首。便。站。定。身。軀。向。鄆。黑。痣。招。了。招。手。推。門。進。去。鄆。黑。痣。自。然。也。跟。着。
跨。入。門。限。抬。頭。打。量。屋。子。裏。的。陳。設。時。只。見。桌。子。上。放。着。一。隻。油。盞。半。明。
不。滅。地。下。橫。七。豎。八。又。全。是。些。破。舊。的。桌。椅。灰。塵。堆。積。起。來。殷。四。分。厚。
那。女。人。笑。道。這。裏。髒。的。很。鄆。爺。房。間。裏。坐。吧。鄆。黑。痣。依。言。舉。步。跨。進。裏。面。
的。一。間。果。不。其。然。一。張。土。炕。上。邊。安。放。了一。副。鋪。蓋。中。間。一。張。白。木。桌。子。
也。是。點。着。一。隻。油。盞。不。過。油。加。的。滿。滿。地。又。一。古。腦。兒。放。着。三。根。燈。草。所。
以。光。線。兒。要。比。外。頭。一。間。强。得。多。了。當。下。那。女。人。讓。鄆。黑。痣。炕。上。坐。了。自。

已却直着嗓子喊了一聲媽，啊外邊壁角裏便答應了一聲，道來了那聲音。十分蒼老。鄒黑痣正在側着耳朵細聽時，只聽得一陣脚步聲音。一個雞皮鶴髮的老婆子，顛巍地踅了進來。女人便把臉一沉，道：客來了。連茶都不倒一鍾，像個甚麼樣子？那老婆子一進門，便抹了一鼻子的灰，當場却也不敢回嘴，只是把他的嘴拱的高高地，直待提着茶壺走到了外面，才唧咕着道：如今的世界做姑娘的都該排擠，生身的父母真個是人老珠黃，不值錢！瞧你們難道年青一輩子？鄒黑痣聽了，用眼睛瞟着那女人，只是笑。那女人已經有氣了，只是礙着鄒黑痣在座，老婆子又到外間去了，不便發作，只是揚着脖子，一聲兒不言語。一會兒也不知那老婆子是那裏去擄掇來的熱水，便撲簌簌倒了一鍾茶，送與鄒黑痣。好一個鄒黑痣，愛屋及烏，倒也知道把身子欠了一欠。這時那女人正欲找些事情。

和老婆子尋覓。只見他倏地站起身來，伸一個小指頭兒，在茶杯裏試了一試溫涼，接着便變了顏色，一伸手拍的一聲響亮，老婆子臉上早着了一下耳刮子，霎時間清清楚楚現出五個手指頭印來。一會兒由白轉紅，顛倒價爲那老婆子灰色的臉兒上添了幾分胭脂色的紅暈。那女人打了一下耳刮子，便縮回手，叉在腰裏，娥眉倒豎，杏眼圓睜，罵道：「臊你老老的脾！」咧有客連倒一鍾熱茶，都偷懶難道定要冰了人家的肚子？你才樂意不成！鄆黑痣見母女倆竟打架起來，覺得太不成事，忙站起來，拖了女人一把，道：「年紀大的人手脚遲緩，也是有的。你犯不着和他一般見識。」老婆子見自己女兒被鄆黑痣拖住了，施展不出甚麼雌威來，這才眼淚汪汪，提了茶壺，重又回去泡熱茶。這裏女人被鄆黑痣拖住了，便將計就計，兩人廝併着一同說那女人剎那間便笑的喫喫地道：「給個榧子你喫。」

喟喟怎樣三不知的便露出那種醜惡相來。黝黑痣這時練就的那種金鐘罩鐵布衫工夫早已拋向爪哇國裏。十個指頭兒兀是彈琵琶般不得安靜。喉嚨裏早給一口濃痰已塞住了。可是又不能不說話便含含糊糊地答道我的兒你不醜惡稀糊的是甚麼？兩下裏正自不得開交做書的要是老實寫將下去那麼我這第五回書便是寫一萬字也愁寫不了。只得仿照舊小說的老例在危險之際半空裏跳出黎山老母來輕揮塵尾。喝了聲疾便一陣清風把個綁在法場上的要緊人物攝向雲端而去。我這部朔南大俠傳雖然也免不了神怪的勾當可是這個所在却萬萬拉扯不上。幸喜正當兩人廝併在一處如同扭股糖兒相似時却有一位和黎山老母差不多的白髮婆婆冒冒失失地闖了進來。你道這白髮婆婆是誰原來便是那女人吩咐去攞掇熱茶的老婆子也就是女人生身

之母。只見他兩手托着兩鐘熱氣蒸騰的紅茶。鵝行鴨步價踅了進來。可憐兩人一天好事便被這老婆子衝的霧散烟消。鄆黑痣涉獵風月場中。尙算破題兒第一遭。所以自己那們慙賴樣兒被老婆子撞見了臉上便不免有些訕訕地。忙把女人退到炕沿上。那女人一仰身子趁勢便向鄆黑痣懷裏倒了下去。老實不客氣把一個挺大的屁股端端正正擋在鄆黑痣左邊大腿之上。那女人畢竟是個賣弄風情的慣家。得寸進尺。只見他容容易易把兩腿一分。便把鄆黑痣左腿當做了馬匹。騎一個文風不動。接着又學那跑馬的姿勢。連連簸動一顛一篤地服侍得鄆黑痣心癢難撓。只覺得丹田裏有股熱氣向上直冒。容容易易便鑽入小肚子裏。這一來便賽似眼前北四川路盛行的甚麼按摩術。一般教身當其境的從愛尖到脚尖無量數的神經。同時受了一種異樣的感覺。這一感覺說癢。

又不是說疼。又不是說酥麻。又不是說鄆黑痣。自己尙且不能以言語形容。休說做小說的了。列位如若不信。按摩術便是一個榜樣。列位不妨去實地試驗一下。不過話得說回來。聽說市教育局正在禁止這一種頑意見兒。所以這幾天連申新兩報的廣告都抽掉了。怎麼我們倒替他宣傳起來。沒的連累于老板碰橡皮頂子。那才糟糕了。咧做書的寫到這裏所在却要聲明一句。叫做小說盡屬空中樓閣。作者例不負責。列位休得上當。他們熱的天氣還是在家喝冰氣水看上海日報的好。莫教甜頭不會得着。却先累了一身臭汗。話休煩絮。却說各人雙手推開。兩人便不約而同的都站起身來。那女人伸手接過了茶。不知如何忽地又氣上心頭。只見他一張口。呸的一聲便吐了。老婆子臉上一臉唾沫。道老臊貨。越老越糊塗。了。不是太冷便是太熱。這們飛滾的含在嘴裏。舌頭上便須漫起泡來。咽

下肚子去肚腸也給漫爛了也不知道你這老東西安着甚麼心眼兒難道定要姑奶奶的好看不成那女人正待喎七叨叨說個不了時却被鄒黑痣插身在中間攔住了道好了好了姑娘別和他一般見識咱們還是樂咱們的女人這才住了口那老婆子倒也見機早捉一個空一溜烟逃出房門去訖女人見房間裏沒有第三者了才回嗔作喜把臉朝着鄒黑痣抿嘴一笑這一笑更笑的鄒黑痣筋酥骨軟那女人知道是時候了便三脚併作兩步拍的一聲把房門關上從此便內外隔絕鄒黑痣和那女人鬼鬼祟祟幹的頑意兒便沒人知道了書中交代那女人原來是滄州城裏有名土娼綽號叫做九花娘鄒黑痣往常在賭場裏出進雖然一心一意只在花骨頭上並不東張西望偷瞧那些女賭客可是你這裏雖流水無情他那裏却落花有意只因鄒黑痣的武藝兒是滄州城裏婦孺

皆知的九花娘。一晌就仰慕鄆黑痣是個好漢。及至在賭場裏瞧見了鄆黑痣本人。果然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懶蝦蟆不由得便想喫起天鵝肉來。湊巧鄆黑痣自從闖碧珠小姐去世之後已成久曠之夫。兩下裏烈火乾柴。居然一拍便合做小說的。有事便長。無事便短。鄆黑痣自從入了九花娘的牢籠。山盟海誓便想做。起長久夫妻來。隔不了多少時候。鄆黑痣便把女兒明珠搬來和九花娘同住。天下最可憐的莫過於失恃兒女。在後母手裏討生活。何況九花娘又是滄洲城裏著名淫毒潑辣四字俱全的那鬪明珠的身世也就不堪聞問了。不過九花娘要是肯安靜些。做鄆黑痣的老婆不去招蜂引蝶呢。那也罷了。巨奈九花娘是個抱定多夫主義的人物。一個鄆黑痣實在不夠。便免不得背了人幹些偷偷摸摸的勾當。後來被鄆黑痣撞破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放出毒手來。置鄆黑痣於死。

地可憐鄖黑痣那們一個蓋世英雄只因當初一念之錯便死於一個淫婦之手爲鄖黑痣着想未免太不上算了列位不嫌煩絮且待做書的慢慢道來原來鄖黑痣自從和九花娘做一處居住之後初起幾天不大到外邊去走動日子多了男人家大都如沒龍頭的野馬般怎肯廝守在閨房裏面自然免不了要到外面去走動走動九花娘往常也到街坊上浪蕩慣的此刻名義上做了鄖黑痣的家眷倒反不好東奔西走了一天也是合當有事鄖黑痣大清早便被朋友約到茶坊裏談天去了九花娘從床上扒將起來臉也懶得洗頭也懶得梳只是呆呆地手托香腮瞧着窗外的一叢花朵兒發怔猛可裏有人喝了聲采接着碟格碟格鴟梟叫般一陣傻笑笑完了才說話道好喎絕妙的一幅美人春睡圖鄖家大官人那裏去了怎麼不在家裏陪伴娘子却一溜烟溜向街坊上去呢九花娘

抬頭瞧見說話的人時不是別人正是自己一個鄰居在對門開那茶坊的李嬤嬤便是只見李嬤嬤一身青布褂褲漿的礮硬走起路來嘩喇嘩喇價怪響九花娘便也打着哈哈道李嬤嬤打扮得這們齊整上那兒去難道李嬤嬤守節守了二十年這會子打熬不住出外找老小公去不成李嬤嬤笑道猴兒崽子你這婆娘好利嘴咱李嬤嬤要找小老公便放不過你們鄆家大官人咱們娘兒倆走一條跳板你瞧可好九花娘聽了不禁笑的花枝招展好一會才正色道咱們別說笑話把肚腸笑痛了須不是頑的嬤嬤如何回答且閱下文

第五回

盈盈媚眼士妓調情

歷歷傷心英雄畢命

九二

小武俠
說

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六回 蜂狂蝶浪佛地遇冤家 鶴峙鸞停空庭來俠士

話說李嬤嬤見問便也正色道告訴娘子得知老身去年冬裏生了一場重病是老身一個乾女兒到西關外都天廟許了願才得全愈的老身這一响天天想去還願厄奈天天忙得狗顛屁股似的因此都天爺爺那裏賬簿子上還容着這們一筆賒賬今天好不容易抽出一些工夫來老實把乾女兒們給老身預備下棺材用的壽衣都穿上了想到都天爺爺面前碰三個響頭去好保佑老身再在陽間現幾年世可是燒香還願沒有伴侶孤鬼似的怪無聊便想起娘子順路攏到這兒來不知娘子可肯賣老身一個臉伴着老身去跑這們一趟九花娘聽了合掌當胸道阿彌陀佛。

燒香拜佛是功德事情咱爲甚麼不伴嬤嬤去走一趟呢順便也好求求都天爺爺保佑來世休得再投女胎受盡男人們的腌臢氣不過咱這會子頭還沒梳臉還沒洗擣掇起來還得好一會工夫不知道嬤嬤可等得及李嬤嬤道哎呀娘子言重了老身反正沒事便多等一會也好娘子快梳洗起來罷九花娘聽了便真個擺開鏡匣調脂弄粉擣掇起來一會兒梳洗完畢換上衣裳婷婷嫋嫋跟着李嬤嬤出得門來才在街坊上走得幾步路便跌腳道壞了壞了李嬤嬤不知就裏倒吃了一驚忙問道甚事壞了九花娘道咱們既是去燒香怎麼兩手空空連香燭都不曾請得一副這豈不成了新官人忘記了小鳥兒嗎李嬤嬤笑的打跌道咱道是甚麼事值得這們大驚小怪原來爲的是香燭都天廟山門口香燭攤兒擺的密密層層咱們到那裏不好拿錢買嗎省得這會子帶在手頭倒反累

墜九花娘聽了這話才省悟過來兩人便哈天撲地一路向都天廟而來到了山門外面果然掏出些碎銀子買了幾副香燭分開捧着踅入大殿只見燒香的人肩摩踵接畢竟是香火旺盛的廟宇另有一番景象兩人踅近大殿上拜墊跟前便把手裏的香燭交給廟祝們分付他點將起來九花娘和李嬢嬢並肩站着便深深地下去誰知還沒有拜到一半九花娘斗然間覺得自己下首臨時多了個人也在那裏拜個不住而且和自己貼的緊緊地怪難受這人要是女子呢倒也罷了這人要是男子呢在衆目昭彰之下豈不丟人想到這裏忍不住低迴粉頸慢轉秋波向下首瞧來真個是不瞧猶可瞧了時不禁把個九花娘瞧的心頭如同小鹿般撞將起來原來自己下首拜的偏偏不是女子偏偏是個二十幾歲油頭粉面的男人只見那男人似有意似無意把枝脰膊在九花娘腰眼

裏。戳。了。幾。下。戳。的。九。花。娘。癢。癢。地。便。吃。吃。的。笑。了。起。來。憑。你。臉。皮。再。老。些。
在。這。種。熱。鬧。的。所。在。公。然。和。男。子。們。調。情。也。覺。得。太。不。成。體。統。便。臉。上。紅。
紅。地。站。了。起。來。退。後。一。步。在。當。地。只。是。呆。呆。的。發。怔。好。笑。那。個。李。嬪。嬪。對。
於。九。花。娘。演。的。是。甚。麼。巴。戲。他。却。絲。毫。不。曾。覺。得。只。管。恭。而。敬。之。在。碰。那。
響。頭。碰。完。了。才。慢。條。斯。理。價。立。身。來。誰。料。適。才。推。在。九。花。娘。肩。下。叩。頭。
的。那。少。年。男。子。見。了。李。嬪。嬪。的。面。早。哎。喲。一。聲。抬。步。上。前。叫。一。聲。乾。
娘。李。嬪。嬪。含。笑。答。應。九。花。娘。這。時。却。也。走。擺。去。拖。了。李。嬪。嬪。一。把。袖。子。俯。
耳。低。聲。問。道。這。男。人。是。誰。怎。麼。又。是。您。的。乾。兒。子。起。來。李。嬪。嬪。聽。了。却。不。
回。答。只。是。大。聲。笑。道。老。身。替。你。們。倆。下。拉。場。來。見。見。禮。罷。這。是。老。身。的。乾。
兒。子。人。稱。肉。裏。針。周。四。的。便。是。這。是。老。身。的。鄰。居。鄒。家。大。嫂。子。便。是。黑。痣。
爺。爺。的。家。眷。那。周。四。聽。了。失。驚。道。黑。痣。爺。爺。是。有。名。的。拳。棒。名。家。小。倒。失。

驚了說時便深深地作下揖去。九花娘還禮不迭，便也笑着說道：周爺敢情也是練武藝的。周四臉上一紅，道：大嫂不要見笑，咱們練的祇是些花拳綉腿，那裏入得鄆爺的法眼？兩下裏正在絮絮地問答的時候，廟中的道士認得李嬢嬢是個牽頭的老手，拉馬的慣家，周四又是當地的無賴，却也不敢怠慢，忙着上前招呼。到後面去獻茶，李嬢嬢笑道：此間不是說話之所，咱們有心叨擾了道爺的到裏廂去寒暄罷。說時，道士在前引導，三人在後跟隨，迤邐到了廟中的客廳裏。果然收拾得還乾淨，三人做一處坐了。道士獻上茶來，又吩咐香火們端下四色碟子，無非是些糕餅乾果之類。道士招呼已畢，自去到大殿裏招待別位施主三人，邊喝茶，邊便東拉西扯地談天。那個周四極力想和九花娘說話，九花娘覺得自己既做了良家婦女，對於人生面不熟的男子便不好和從前一樣的胡亂。

兜搭。所以三句之中祇對答。這們一兩句倒是李嬤嬤堆着一臉的笑。拉開了話。妻子相似海闊天空。地。嘮七叨七說個不了。後來九花娘瞧了瞧。院子裏牆上的日影便含笑截住話頭。道。嬤嬤休再陳年古套。說個無休無歟。了。您瞧瞧太陽已在當頭。咱可不能奉陪着。儘在這裏。問嚼牙。你們請坐。一會咱先回家去了。說完話便站起身來。拉了拉衣服。李嬤嬤點頭道。時候不早。老身也不多坐了。周四沒法子挽留。只得也快快地離了座位。兩人別過。周四一路回去。不提。再說那個周四。第二天一清早便來找李媽。七乾娘長乾娘短叫的。應天響。李媽。七是個鬼精靈兒。怎會不覺察。當下便用言語來套那周四道老身記性可不濟極。咧去年不知是那一天。您曾經來瞧望過。做乾娘的一次。周四笑道。乾娘真個是貴人多忘事。咧是去年秋天咱來拜望過你乾娘。李嬤嬤舉起手掌括答一聲。在自己。

臉上打了一巴掌道該死該死不是您提起老身可總想不起來了暗錯啦。您那一次來不是瞧見南關外王皮匠的女兒瞧的中了意要教老身和你們兩下拉纏嗎。周四笑道一點不錯。李嬤嬤哼了一聲道那麼您簡直是個過河拆橋的老手。要人做媒的時候認得乾娘媒做成了乾娘便去過牆哩。周四忙陪笑道乾娘別生氣。兒子明天替乾娘去剪件綢緞的料來和乾娘銷銷氣。乾娘您瞧可好。李嬤嬤聽說有衣料可以到手那臉色才變了過來。笑着舉起雙袖福了幾福道又要您破鉗做娘的這廂有禮列位看官這一謝便叫做未吃先謝。敲釘轉腳。李嬤嬤生怕周四明兒變卦所以趕忙先謝了一聲。好讓周四說了話不能縮回去。這也不在話下却說李嬤嬤謝過了。忽又帶着詫異的聲口問道老身忘了問您那王皮匠女兒和你打得火一般熱如今可還和您往來嗎。周四嘆了口氣。

道乾娘不提這話也罷那雌兒肚子好不掙氣祇那們三回兩次便得了胎不找穩婆打胎或者可以不死偏生要嚷着要找穩婆打胎這一打便生生地把雌兒一條小命打死嗚呼哀哉伏維尙饗了乾娘你瞧可慘不可慘周四說時故意把眼睛擠了幾擠想擠出幾滴眼淚來李嬢嬢一想不好這小子不要引得他傷了心一溜烟溜得無影無蹤那時節自己綢衣服又向那個要去想到這裏便疾忘掉轉口風道好孩子別再傷心啦俗話說得好三條腿的蛤蟆沒處找兩條腿的婆娘到處有只要不做做乾娘的丟在腦後做乾娘的憑着三寸不爛之舌便是月裏嫦娥也有本領說的他動了凡心再替你做上一次媒包管比王皮匠的女兒要强十倍也就是啦周四巴不得李嬢嬢說這句話聽了早笑的眼睛沒了縫只見他撲通一聲響亮便跪倒在李嬢嬢跟前道不瞞乾娘說乾兒子簡直

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兒來瞧乾娘便是想託乾娘做媒李嬤嬤不等他說完早用一個指頭兒輕輕地在周四額角上戳了一下道你這孩子一天到晚只是想偷婆娘老實說做乾娘的也是個鬼精靈兒你一進門乾娘便似吞下了個螢火蟲般肚子裏早雪亮咧不信還你一個真贓實據你不是在都天廟瞧見了那鄆家的雌兒所以才到咱老太婆門上來顯魂的嗎周四被他道着了心事不由得吃吃地笑將起來當下便趁着跪的形勢裏雙手扳住了李嬤嬤的兩個膝蓋只顧東搖西擺道好乾娘既猜透了兒子的心事便請恁成全了兒子吧李嬤嬤却把腦袋搖的像博浪般道你休得豬油蒙了心連刀頭上的血都要去舔將起來那姓鄆的白肩赤眼便不是省油燈你有胆量偷他的婆娘老身脖子上可不會生得幾顆腦袋便不能陪着你担那血海般的干係周四見李嬤嬤這會子

臉上連一線笑容都沒有。知道李嬤嬤的老脾氣沒有好處給他。是不肯自替人家做媒的。自己少不得捱他一下竹槓。這原是題中應有之義。主意想定便陪笑道：乾娘可憐見兒子吧。想思病是病得死人的兒子。這裏不但端整着銀子替乾娘添置幾件綢的衣料。另外還瞧玲瓏透剔的銀錠兒替乾娘挑了一錠來。……周四建說時便從袖子裏攏出

一錠小元寶來向李嬤嬤腰眼裏只輕輕的一戳。這一戳不打緊頓時便戳的李媽七格格地怪笑起來。只見他邊笑邊指着周四建道：小鬼這戳不偏不倚湊巧又戳在老身的癩骨上。若不是老身上了年紀那每月一次的頑意兒鬧了個女子七七而陰絕還準定把這橛硬帮帮的東西當他媽的角。字輩用咧李媽七說完話旱已把銀子接過手來摩挲老眼仔細辨認了一下見是十足庫平一毫也不含糊這才向懷裏一揣沒口子。

說。道。起。來。起。來。乾。娘。是。和。你。說。着。頑。話。替。老。身。添。個。乾。媳。婦。難。道。不。好。便。
是。你。不。把。銀。子。孝。敬。做。乾。娘。的。也。一。般。地。會。鑽。入。月。宮。裏。去。拉。那。嫦。娥。仙。
子。下。凡。來。和。你。圓。成。洞。房。花。燭。周。四。見。李。嬢。嬢。肯。做。媒。了。不。由。得。心。花。怒。
放。便。站。了。起。來。把。袖。了。拍。去。了。膝。蓋。上。的。灰。塵。笑。嘻。嘻。的。站。在。一。旁。李。嬢。
嬢。道。法。不。傳。六。耳。你。且。俯。耳。過。來。周。四。真。個。把。耳。朵。湊。近。李。嬢。嬢。的。癟。嘴。
也。不。知。李。嬢。嬢。喊。七。喳。七。說。些。甚。麼。話。只。見。周。四。一。會。兒。點。頭。一。會。兒。霎。
眼。李。嬢。嬢。說。畢。周。四。便。跳。跳。蹤。蹤。辭。別。李。嬢。嬢。走。了。按。下。不。提。且。說。九。花。
娘。因。爲。接。連。幾。天。鄒。黑。痣。從。一。大。早。出。門。定。要。到。半。夜。才。回。來。回。到。了。家。
裏。向。床。上。一。倒。便。鼾。聲。如。雷。九。花。娘。用。纖。纖。玉。手。連。推。他。幾。推。却。總。是。推。
他。不。醒。說。不。得。那。周。婆。之。禮。也。就。久。不。舉。行。九。花。娘。心。下。不。免。悶。悶。不。樂。
這。一。天。太。陽。下。了。地。九。花。娘。獨。自。一。人。對。着。桌。子。上。點。的。那。一。盞。孤。燈。喚。

聲嘆氣正在百無聊賴之際。耳朵裏却聽得一陣足聲。九花娘還道是鄆黑痣回來了。咧便抬起頭來用那似嗔似怨的眼光向外瞧去。誰知偏不是鄆黑痣。九花娘好容易把來人認清楚了。便勉強起身相迎。道李嬪嬪那一陣風兒把你老人家吹來了。李嬪嬪道娘子好說這幾天老身沒有工夫來瞧望您。可是您貴人不踏賤地也不見來瞧老身咧。說到這裏用眼睛四下打個盤旋才又接着說道鄆家大官人又不在家嗎娘子您一人在家可寂寞老身準備着一大盆油鴨子娘子何不跟老身家去喝他三杯酒。九花娘正在悶悶不樂難得有個湊趣的女伴邀去喝酒。談天心裏早已肯了。可是臉上却不能不要推辭一下。禁不住李嬪嬪鼓着如簧之舌道娘子快不要推辭那油鴨子是十字街金回子鋪子裏賣的據說每天只賣一炷香。香不曾點完鴨子却早已賣光了。也不知老身

一個乾女兒是怎樣弄的。一來就是兩個肥鴨，每個足有五斤重，放着這種好下酒菜。不喝酒豈不成？了儂子反正你們官人回來還有好一會工夫，乖乖的跟着老身走路吧。李嬤嬤說時，拉了九花娘便跑。九花娘半推半就，便和李嬤嬤廝併在一起。出得大門，好在李嬤嬤家祇有一箭之遙，一會兒便到了推門進去。果然桌子上放着一大盆油鴨子，另外是兩副杯筯。李嬤嬤便把九花娘按到在客位上，拿起酒壺來，篩了滿滿的一大杯酒。九花娘事到其間，也不再客氣了，拿筯夾了一隻鴨腿，往嘴裏送。果然肥美異常，下酒菜對了口胃，那酒不知不覺地往肚子裏直灌。剎那間，九花娘已是有了六七分酒意，眉梢眼角之間也添了一片紅暈。兩人正好對配的上勁時，只聽得大門上一陣剝啄之聲。原來李嬤嬤把九花娘引了到家裏，早隨手把大門拴上。這會子聽有人叩門，李嬤嬤便沒口子答。

應道來啦來啦邊說邊便三脚併兩步去開了大門。九花娘聽叩門的人一路和李嬤嬤倆哈天撲地向着屋子裏踅來以爲是生客來了自己酒後是見不得人的想要躲避巨奈兩條腿又不勝酒力正沒做手脚處時耳朵裏却聽見兩人已是到了門首那李嬤嬤先跨入門限裏道娘子不要慌是老身一個乾兒子也是娘子的熟人九花娘朦朧間抬起頭來時見來者不是別人偏就是那天那都天廟裏擠着要和自己一同跪拜的那個周四九花娘想起前情便越發臉紅起來李媽媽不等九花娘說話早添上了一副杯筯招呼周四坐下好一個周四把個屁股一埋早隨手拾起酒壺替九花娘斟上了一杯九花娘用纖掌掩住了道奴家喝多了委實不能再喝周四道哎喲這明明是大嫂瞧不起咱不然何以乾娘斟的大嫂沒有推辭咱斟的大嫂便不肯喝呢李嬤嬤在旁拍手道這可要

瞧娘子肯不肯賞老身的乾兒子。一個臉唰如若娘子肯賞臉時這杯酒便喝定了九花娘聽兩人這們一吹一唱可不好意思不喝只得直着脖子勉強把那杯酒灌了下去誰知酒量是不能勉強的九花娘素還來可以喝幾杯偏偏這一杯喝了下去之後胸中兀是小鹿般撞將起來正在立又不是坐又不安之際周四漸漸地又說起風話來和李嬤嬤倆說誰家的婆娘會偷漢子邀集攏來整整的可以坐滿一張八仙桌誰家的男人貪色每晚不摟着婆娘是睡不着覺的王家的寡婦好利害嫁了一個吃糧的漢子不上三個月害的那漢子染了癆療病便一命嗚呼了李家的姑娘智識開的早十三歲便養私孩子常言道酒是色媒人九花娘三杯下肚本來已有些春情蕩漾了那裏禁得起這兩個傢伙又故意要勾引九花娘入港霎時間便說的九花娘滿身燥熱臉上越發布滿了紅雲

李嬢嬢瞧是時候了便假裝拿了酒壺去添酒把扇房門反扣的實騰騰地直待過了些時才悄悄地推門進去誰知不推進去猶可一推進去時只見周四和九花娘兩人兀是廝併在一處臉兒相偎腿兒相壓李媽媽瞧見了這個情形故意把腳頓的地板上一片聲響道壞了壞了傻孩子也不打聽打聽鄆家大官人是何等樣人他要是得知了此事豈肯善罷干休李嬢嬢話還沒有說完兩人中已是嚇倒了雙半只見九花娘週身篩糠般的抖着道乾娘救咱一命李嬢嬢見他那種可憐樣子顛倒價一時間沒了主意只得頓足長嘆道起來如今生米已成熟飯誰也怨不得誰這事情要是發覺了罪魁禍首不用說是老身了鄆家大官人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那種頑意兒幹慣的老身第一個脖子裏便須捱那涼冰冰的傢伙便是你們也不得活九花娘聽李嬢嬢這們說越發臉上

變了顏色。只見雙手握住了李嬢嬢衣裾，不放。李嬢嬢呸的一聲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道：誰教你袴帶兒太鬆了？這會子急死也是沒用。只要咱們三個人打夥兒把嘴唇皮上貼了火燭，小心的封條兒，便什麼都不怕。咧九花娘聽這們說，才放了心。戰戰兢兢的定起身來。李嬢嬢自以爲這事情幹的人不知鬼不覺，誰知紙窗上面偏偏有個人影一閃。李嬢嬢等三人說話，他竟聽的一明二白。這人能鶻飛簷走壁，也是我這部朔南大俠傳裏的重要人物。欲知此人是誰，且閱下文。

第六回

蜂狂蝶浪佛地遇冤家

鶴峙鷺停空廷來俠士

小武俠
說

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七回 謂門生冷官捧檄 虞嬌女寵妾專權

做書的寫這部湖南大俠傳寫到了第七回却要另起爐灶敍述一件故事却說科舉時代讀書人把功名看得十分重大畢生精力都用在做八股和寫殿試策這一類的事情上可是以八股試帖取士委實拔不到真才實學因爲讀書人一有才氣便不屑拘於規矩繩墨那八股却是破題承題試帖又是來了必須頌聖最足以束縛真性情所以往往有絕世才華終不得青一衿的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山東歷城縣地方有一位窮讀書人姓嚴名喚大全可憐他讀書讀了三十多年還是一名秀才每當大比之年任憑嚴大全文章做得如何認真詎奈得不到主考的青睞放出

榜來總是名落孫山之外。這位嚴老先生不但鄉試榜上無名，便是考優貢、拔貢都不能入彀。直待熬資格熬殿了，才補到了一名歲貢，又熬了好些時，總算弄了個教諭的前程。那時嚴大全的鬍子已是花白了，總算天無絕人之路，不多時便補了缺，嚴大全向着妻孥們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好了！好了！教諭雖是冷官，可是比坐冷板凳做猢猻王一年掙不到一二十兩束脩，要強多了。說罷便催促家裏的人預備行李赴任。那些接拜客的繁文縟節都不必細表。可是一做半年，却又漸漸地覺得乏味起來。只因教官的月俸有限，得很嚴大。全出衙門來，雖是和知縣一樣地鳴鑼開道，可是縮在衙中時，却還是過他舊時青氈般的生活。他惟一的希望便是剛進學的秀才們，少不得都要來拜謁。老師自然會用紅紙包了一封封的贊，見來送。余老師受用的不過也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嚴大全依

舊時常要嘆息地嚷着青黃不接寅吃卯糧這一天是十月裏的天氣西北風吹在樹葉子上撲簌簌地吹的子地上全是黃葉人的鞋底踏在樹葉子上只聽得索索價一片聲響這西北風從窗櫺裏直鑽進去人的衣服要是少穿了些便不免要打着寒噤嚴大全眼見得滿階落葉沒人打掃便想用杜工部的原韻吟幾首秋興詩可是祇搆成了兩句第三四句無論如何總嫌對仗不能工整正在用手摸着鬍子口中哼唧唧時却見自己的妻子把一張臉板的高高地踅進屋子來拍的一聲便在嚴大全旁邊椅子上坐定嚴大全偷望了望太太的臉色不禁心上別別的亂跳起來暗想怪啊咱今兒言語之間可沒有冲撞過太太爲什麼他要把這付嘴臉給咱瞧呢嚴大全心下如同十五隻吊桶般兀是在七上八下便把滿腔詩興一古腦兒都拋入爪哇國裏只得搭趟着問道太太

何事生氣好一個嚴太太越發揚着脖子從鼻子裏哼的冷笑了一聲道。這是你自己的事情還用問嗎嚴大全聽太太這們說渾如丈二長的和尚一時間摸不着頭腦額角上便沁出和黃豆相似的一顆顆汗珠來倒是嚴太太接着說道你也不想想眨一眨眼便須過冬了家下的人不用說大毛衣服便是棉的也還沒個着落前回幾個新進學的門生們孝敬贊見銀子不消幾天工夫便花一個精光大吉……說到這裏嚴太太條又把眉毛兒一豎眼睛兒一瞪接着才歎了口氣道說說又要抱怨咱們的老子拉想咱未出嫁的時候多少人家來說親不知道咱們的老子安着甚麼心眼兒却偏偏選中了你這窮鬼咱還記得那時有一個當鋪裏的汪朝奉要娶咱去續絃那汪朝奉家裏說不盡的米穀連倉綺羅盈篋只不過欠缺人肚子裏的幾滴墨水誰知咱們老子便發起他的書

獸子脾氣來說甚麼書中自有千倉粟不讀書的人如何配做咱們家的女婿因此媒人來討回信他便一口回絕了千不選萬不選便選中了你這嚴大全這幾十年的苦也吃彀了身上冷了沒有衣服穿肚子餓了沒有東西吃好容易指望你得了一官半職咱吃苦是有個出頭日誰知書獸子做的官也還是離不了一個窮字熬了多少年頭祇熬到這們一個教官你老師是窮漢你收的門生還會有錢嗎你唯一的收入便是那幾兩贊見銀子俗語話說得好叫做老鼠尾巴上生瘡便是出膿也不多前回拆開一封贊見在戥子上稱一稱祇有八錢銀子連一兩都不會拚滿你做這冷官也是命裏所遭可是應當替咱做太太的想一想這們過日子可寒心不寒心嚴大全聽他絮絮叨叨地數說自己一時間竟無言可答正在兩下裏不得開交之際恰好來了一位救星只見一個身穿籃布

長褂頭戴紅纓大帽打扮得像家模樣的人踅了進來搶到嚴大全面前彎着腿便請了個安掉轉身驅又向太太請安請過安才垂着手道稟老爺的話學台按臨到了府裏照例老爺該去當差請老爺的示看幾時動身小的們也好預備預備嚴大全聽了縐着眉道你可知道鄰近的老爺們可都動身沒有那家丁道有的已經動了身最遲的大概今明兩天也要起馬了嚴大全兩道眉毛兒越發緊縐起來便吩咐道那麼咱們也定在明天動身吧那家丁接連應了幾聲喳便退了出去嚴太太抱怨道冬衣還不曾有個着落到府裏去又得花盤川不知道你這芝麻綠豆的窮官要做到那一天才得有出頭的日子……嚴太太雖是這們說却不能不替嚴大全年端整行李打發他上路嚴大全在路曉行夜宿也就不在話下好在到府城只有兩天的路程第三天便到了徽倖學台還不

曾到便安心。等候着這時同府的幾個學官參差落慢都來齊了。免不得大家你來我往敍一敍。同僚之誼誰知嚴大全一問起新任的學台時。禁不住大吃一驚。原來新任的學台姓張。正是二十年前自己在歷城教讀的時候收的一個開蒙學生。咧嚴大全打聽着了。真個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常吉道朝裏無人莫做官。自己這會子總算有了個門生。可以做自己的助援。陞轉起來自然可以快些。憂的是如今世界誰不勢利。自己和這門生不見面已有十幾個年頭。萬一見了面。閻門生竟是瞧不起窮老師。起來這豈不成了。一場空歡喜嗎。想到這裏。肚子裏兀是忐忑不安。當下便眼巴巴地只是望學台來。到此問了好見分曉。果然不到三天那張學台帶了幕友們到了府城。前清的學台是個欽差大臣。聲勢十分赫奕。一衆官員小心伺候。不在話下。却說學台進了衙門。閩城的官員。

由知府領班紛紛地到號房裏來投遞手本學台跟前當差的把手本拿了上去一會兒退下來說道大人在路辛苦此刻急於要休息所以吩咐小的向各位老爺們道乏等明天再行傳見大眾聽了這話便紛紛地預備打道回衙只見那當差的從許多手本中間抽出一張來道大人教問有位嚴老爺是不是山東歷城人嚴大全聽了忙擠上前去應了聲是那當差的便請下安去道那麼嚴老爺還是我們大人的師咧大人吩咐說彼此師生是不能以下屬見上司的禮節斷見的所以先請嚴老爺寬了衣冠到上房去和大人以常禮相見大人還吩咐廚子備了酒席看來要事也可拋向爪哇國裏了想罷便喜孜孜地忙着動手寬去冠帶那時和嚴老爺敍一敍師生之誼咧嚴大全一聽此言直喜的心花怒放暗想自己收的那閑門生心目之中總算不會忘記咱老師這幾天擔的心事也可拋向爪哇國裏了想罷便喜孜孜地忙着動手寬去冠帶那時和

嚴大全一同等候學台傳見的許多同僚們見嚴大全居然有這們一條門路不由得嘖嘖歎羨便是知府瞧了也搶步近前和嚴大全拉交情頓時一室之中只有視視嚴大全耳有聽聽嚴大全了這一來不打緊早把適才來替學台傳諭的那當差的等得不耐煩起來便一疊連聲在旁催促嚴大全只得捨了大衆就這們青衣小帽地隨了當差的轉彎抹角向裏走去眨一眨眼便已到了學台燕息的一間屋子裏那當差的輕揭門帘便報了一聲道嚴老爺到嚴大全不敢怠慢整一整衣冠跨入室中只見那學台也是便服站在屋子中間見嚴大全跨了進來便抬起頭來約略打量了一下接着不慌不忙推金山倒玉柱向着嚴大全納頭便拜起來嚇得嚴大全還禮不迭撲通一聲也跪了下去直待那學台拜完才大家站了起來分賓主坐下那學台便開口道這幾年來因爲門生公車北

上一晌便在京裏所以沒有到老師那裏去和老師師母請安委實荒唐得很嚴大全斜簽着身子答道不敢像老弟們少年英俊便是愚兄也與有榮焉學台笑道這全是仰仗老師教誨之功咧不知道這一晌老師和師母身子可都健朗嚴大全見問歎口氣道身子呢愚兄利賤內雖然上了年紀也還能殼熬辛苦只不過這半斤子的小小前程未免太清苦了些說句不怕老弟見笑的話咱們當學官的雖說也是朝廷一命之榮可是家裏的妻孥免不了要啼飢號寒骨子裏比小戶人家還要不如些這真是那裏說起嚴大全說到這裏眼圈兒不免紅將起來張學台也覺黯然道門生一晌因爲和老師不常見面所以老師的境況不很清楚今天給老師一說門生心裏也不安得很不過老師也不必過於焦煩門生力所能及無有不替老師設法的嚴大全巴不得張學台說出這句話來。

忙謝了。又謝做小說的有事便長無事便短張學台等考試完畢，按臨往別處去的時候，便一道奏摺把他的老師嚴大全來了個特保果然專制時代只要有人說話升轉並不甚難旨意下來說嚴大全着以知縣用送部引見嚴大全這一喜簡直非同小可忙着束裝進京引見原來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下來以知縣用的在前清謂之老虎班六十天內就可以補缺惟有這種特旨班比老虎班補缺更快所以嚴大全引見下來便由部銓選廣東順德縣嚴大全這一來真個合着一句俗話叫做一交跌在青雲裏了只因順德番禺是廣州府的首縣中國南方除了江浙之外兩廣也可以算得是財賦之區廣州地方一來是省城二來是兩廣精華所萃所以那些候補的縣太爺們望着番順兩個縣缺無不饑涎欲滴一旦嚴大全以無意得之其樂可知便喜孜孜地走馬上任說也不信順德縣衙

門裏光是值花廳的底下人便有二百多人名知縣簡直是個小皇帝窮奢極慾比較以前在本省當教諭那種況味判若霄壤不過人類的天性是個不知足的嚴大全錢是有了可惜嚴太太是個瓦窯嫁了過來二三十年只有生下兩個女兒嚴大全覺得伯道無兒未免美中不足以前因爲衣食問題不得解决倒也不敢存那非分之想如今日進斗金常言道飽煖思淫慾嚴大全便想娶起小老婆來自然這時的嚴大全和往昔不同便是放出一個屁來還有人捧了飛跑咧那些底下人聽說本官要娶八九歲的美人兒送進衙門來了憑你嚴太太再利害些巨奈生米已成熟飯你越鬧的兇嚴大全越不肯來和嚴太太親近嚴太太是個要强奸勝的人那裏禁得起這般氣惱所以從嚴大全把小老娶進門來還不到

半年工夫。嚴太太便懨懨地病了起來。如若那時嚴大全肯低聲下氣去敷衍。嚴太太替他好好地找個大夫來診治一下呢。那麼嚴太太本來沒有甚麼大病。喝上一兩劑湯藥。包管可以霍然全愈。巨奈男子們誰不憐新棄舊。嚴大全自從娶了妾。早已把個共過患難的嚴太太拋撇在九霄雲外了。這會子聽說病了。祇隨意吩咐底下人去找個大夫來。自己却連望都不肯到嚴太太房裏去望。一望這樣。一來嚴太太假病便變成真病。而且越來越重到了後來。連大夫都回報了說。另請高明吧。原來嚴太太已是變成了癆怯之症。病入膏肓。憑你扁鵲復生。也無能爲力了。可憐嚴太太彌留之際。兀是噙着兩胞眼淚。巴望嚴大全。全能。穀天良。發現來。和自己作最後之訣別。誰知望得眼皮都痠了。嚴大全却連影子也瞧他不見。嚴太太便歎了口氣。眼眶裏接着也滾出兩顆黃豆般的熱淚來。摸索

索地直滾到枕頭底下。這時床前站着的只有嚴太太親生的兩個女兒。大女兒喚做杏姑，小女兒喚做桃姑。嚴太太有氣沒力的說道：「兒啊，做娘的是不中用了。你們那個很心的老子，原該自作自受，咱割捨不下的祇有你們兩個心頭肉。」這時杏姑和桃姑倒也知道哭泣，便一人拉了嚴太太一條膀胱，號淘痛哭起來。嚴太太便在兩個女兒哭泣聲中，溘然長逝。那嚴大全待嚴太太嚥了氣，才到房間裏來，打了個轉身，當下便草地把嚴太太盛殮起來。從此順德縣衙門裏的大權便全歸那位姨太太掌握。連嚴大全都受要姨太太的指揮起來。嚴太太一死，別人猶可只苦了兩個女兒。鎮日的被姨太太呼來喝去，如同丫頭一般。以前兩個女兒喚姨太太做姨娘的如今，姨太太却要他們喚自己做親娘。這真合着一句俗話叫做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兩個女兒只得親娘親娘地叫。

得應天價響，可是還不能得到姨太太的歡心。別講時新的衣服，不得上身。時鮮的食物，不得入口了。便是每天吃的那三頓粥飯，有時姨太太還不許他們吃。例可憐不到一年工夫，便把活跳新鮮的兩個女孩子虐待的面黃肌瘦。那桃姑只有八歲，受不了這苦，便得了一場病，嗚呼哀哉。到地下找他的親娘去。訖這裏，只賸下一個杏姑，更是舉目無親，有了眼淚，也只往肚子裏咽。老子和娘姨跟前，勉強裝着笑臉。這一天，今該是杏姑要出罪了。大清早，杏姑被他們的姨娘支使着，到廚房裏去熬燕窩粥。原來順德衙門裏也有兩座廚房，外廚房雇的是廚子，平日間一應師爺們的膳食和本官有時宴客都歸外廚房承值的。內廚房雇的是廚娘，專管太太小姐們的飯菜。這時杏姑剛進內廚房，只見廚娘米大媽正在汲水，咧見了杏姑，便含笑道：「大小姐怎地？」杏姑見問，眼圈兒一紅，低着頭。

脖子不言語。米大媽知道他萬分委屈，便也不敢多問。兩人各自撈掇各自。的杏姑無意之間扭轉脖子來向米大媽瞧了一眼。他的。一寸芳心裏。禁不住嚇了一大跳。原來米大媽嫌一桶桶汲水麻煩，他竟老實不客氣。高捲衣袖輕移他的裙底蓮船，大踏步走向外面院子裏，瞧當地放着一隻七石缸，缸裏滿滿的盛着一缸水。他便張開兩臂，提了那七石缸，回身便走。直到廚房裏才輕輕的把七石缸放落在地面，不紅氣不喘，好似沒事人一般。杏姑瞧見了這一般蹊蹺，頓時便觸動了心事，可就顧不得風爐上放着那一罐燕窩粥，如若火候差了些兒，便須受姨娘的排擠。只見他更不怠慢，撲通一聲便直僵僵地跪在米大媽面前，道：「媽媽救命米大媽吃驚道：『小姐說甚麼話？』杏姑哽咽着道：『咱今天才瞧明白了，媽媽是個有大本領的人。』媽媽可憐，在姨娘手裏一世也休想出頭，咱往常也

聽人說過世界上那些女俠客女劍仙專幹扶危濟困的勾當好容易今
天才遇見了媽媽可憐見的求媽媽把咱拔出這苦海到那深山窮谷之
中跟媽媽學些本領去米大媽這才明白了杏姑的用意便一把將杏姑
扶起笑盈盈地說道小姐畢竟是聰明人怎麼一下子便把俺的行藏瞧
破了可是小姐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不過是天生的蠻力至於那劍
仙俠客俺可差的遠哩杏姑聽了擰不住掉下淚道那麼媽媽不還是讓
咱在這火坑裏掙扎着見死不救嗎米大媽聽了一時間不就答話隨手
拖過一條板凳來歇着杏姑坐在上面了又從腋下抽出一方手絹來替
杏姑擦乾了眼淚一方面便安慰他道小姐莫急俺話還沒說定哩俺只
是天生的蠻力做不得小姐的師傅可是俺自己師傅却是北方著名的
柳利大師他有通天澈地的能爲小姐去拜了他包管他老人家也心裏

歡喜杏姑聽了這才破涕爲笑道多謝媽媽不過爲今之計媽媽第一須要想法把咱弄將出去脫離了這陷阱才談得到去拜那忉利大師啊米大媽把右手的手掌撲在他自己胸脯上拍得撲禿撲禿價怪響道這個小姐請放下一百二十顆心都在俺的身上包管小姐平平安安出這順德縣衙門便了杏姑正要動問米大媽怎樣救自己出去時誰知一陣風來只聽得有人喚着自己的名字道杏兒燕窩粥熬的怎樣了怎麼還不見端來杏姑才記起那一罐燕窩粥來便三脚併作兩步走將過去揭起蓋兒一瞧却不由得連珠價叫起苦來欲知杏姑何事叫苦且閱下文。

小武
說傳

張恂子著

江湖秘傳

第八回 負夫骨健婦走風塵 報親仇名媛戴星月

話說杏姑只顧和米大媽商量脫身之計却忘懷了風爐上端端正正還放着有一罐燕窩粥。直待那位姨娘等杏姑不見回來拉開嗓子叫將起來。這才把杏姑提醒。當時忙着三脚併作兩步走近風爐揭開蓋兒瞧個究竟。誰知不瞧時猶可一瞧了却見那燕窩粥裏的水分都已燒乾罐兒底裏更是發出一般令人掩鼻的氣味來。原來已有些焦了。杏姑知道這禍可闖的不小由不得便連珠價叫起苦來。米大媽也跟着伸過腦袋去瞧了一眼。道小姐且慢着慌。焦的是底裏面上一重還勉強可以將就。得說時忙另外捧了個空罐兒拿銅杓子把面上的粥盛了過去又傾了。

些開水在裏面攪勻了放在風爐上重又熬了一會總算把一場禍事遞掩過去這時杏姑一心一意只是想脫離姨娘的羈絆所以捉了個空又來問米大媽畢竟用甚麼方法才可以脫身出去米大媽便俯在他耳朵上道小姐只能裝做沒事人一般待俺瞧個機會晚上來小姐房裏把小姐背將出去便了杏姑聽了無奈只得耐着性兒等候着好容易一連等了三四天這一晚杏姑一覺醒來果不其然那米大媽穿了一身黑色的夜行衣轄站在床前見杏姑醒了便解下一根絲條來伶伶俐俐把杏姑抱將起來紮縛在自己背上走出房來翻身上屋瞧不出這米大媽翻牆越屋居然如履平地一般那時城門早已關的鐵桶相似米大媽少不得和杏姑倆綁綁出去米大媽這一帶便把杏姑帶到了江蘇省宿遷縣地方一座山上交給師傅仞利大師學習武藝杏姑問起米太媽的身世才

知道米大媽原籍也是山東歷城人。其時伊利大師卓錫在濟南一座尼庵裏面和米大媽是隣居。所以米大媽便拜了伊利大師學些本領。可是米大媽的父母不願意女兒修道。便趁早把米大媽嫁了出去。大凡女孩子們一嫁了丈夫便有家務和女兒們來繁縟他的心。曲沒有工夫再從事學問了。所以米大媽對於武藝一道却祇學了些皮毛。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米大媽嫁的丈夫是在軍營裏吃糧的。那時恰值廣東南海地方有个小營汎的汎官出了缺。米大媽的丈夫鑽頭覓縫把那缺弄到了手。便動身往廣東而去。只因官卑爵小。所以沒有帶家眷。却把米大媽撇在濟南城裏。誰知隔不了半年工夫。惡耗傳來說米大媽的丈夫在南海因為水土不服以致一命嗚呼。米大媽得了這個消息哭的死去活來。可是濟南離廣東路途那們遼遠。米大媽家無長物。一時間那裏籌得出盤川。

到廣東去檢取丈夫的屍骨也是天無絕人之路不多幾天却打聽得嚴大全引見下來補授廣東順德知縣回濟南來接取家眷却要雇一名老媽子服侍嚴太太一同上廣東去米大媽得了這機會不敢怠慢忙着求人舉薦到嚴家來嚴大全因為本地的老媽子大都不肯離鄉背井到廣東去所以便把米大媽收留下來米大媽才得不花錢鈔到了廣東觀一個機會便請了個假到南海去尋覓丈夫棺柩只因棺柩不便搬取所以只檢了丈夫的骨殖裝在一口木箱裏面帶在順德縣衙門裏安放在僻靜的所在不給嚴大全夫婦知道嚴大全到了廣東却時時想吃山東菜因爲米大媽還能弄幾色菜所以提升他派他在內廚房承值那天晚上米大媽背負杏姑出了順城縣的衙門懷中却抗着有一口骨箱嚴大全衙中走失了一位小姐和一名廚娘自有一番紛擾和我這部小說無關

便一言表過。有事便長。無事便短。且說杏姑在宿遷隨着忉利大師習執光陰。迅速一眨眼之間便已過了有五個年頭。那武藝的第一步工夫。杏姑早已卒業了。有一天忽地想起生身的老父來。便向忉利大師跟前乞假。要去省親。道這幾年多蒙師傅收留弟子。本不敢冒昧乞假。不過父女關於天性。家父雖然對待弟子刻簿寡恩。可是弟子每當夜靜更深之際。却忍不住的要時常想念着他。因此特地來求師傅。允許弟子下山一次。去瞧瞧生身的老父。並且想把從師學道的一番情節向父親告稟了。往後好永遠來師傅跟前伺候。不知師傅意下如何。忉利大師聽了。合掌當胸。道善哉。你孝思不匱。也不枉做師傳的教導。你一場不過凡事皆由前定。只怕你這一次到廣東去見不着你的父親。咧。杏姑聽了不禁玉容失色。道求師傅指示難道弟子的父親有甚意外不成。忉利大師搖頭道天。

機不可洩漏。你出來了這許多時候也該回去瞧瞧父母了。至於你父親有無意外做師傅的此刻也不便明言。咱們祇能盡人事以待天命罷。咧杏姑不便再問只得抗着這悶葫蘆拜別了。利大師向廣東進發在路非止一日。這一天到了廣州忙着奔進城關。可憐已是來遲了一步。原來杏姑向順德縣衙門裏一打聽時果然不出師傅所料。嚴大全已在一年以前病故在順德縣衙之內。手頭的幾文積蓄却被那位寶貝姨太太一古腦兒捲了溜之大吉。嚴大全因為並無兒女所以當時也沒人追究。幸喜嚴大全到任的時候帶來有三名山東藉的管家。他們見老爺死了便商量着要回山東去。難爲他們倒也肯激發天良。居然湊了些錢扶着嚴大全的靈柩一同回山東而去。杏姑打聽了這個消息不免背着人哭了。一場當下却又不肯就此死心。便掉轉身驅向濟南進發。想在父親墳墓。

之前祭奠一番。多虧杏姑學會了渾身武藝，所以千里超超地却也毫無懼怯。曉行夜宿，露宿風餐都不在話下。這一天來到濟南，只因杏姑是生長這個所在的小時候，游釣之鄉這會子還依稀記得，所以不費吹灰之力，便把父親手裏一名老僕叫做高升的找到了。那高升也已上了年紀，只見他摩挲老眼，向杏姑仔細辨認了一下，冷不防的撲翻身軀便跪到在杏姑面前，老淚縱橫地說道：「皇天有眼也有保佑，大小姐回來的一天好大小姐。您這幾年流落在甚麼所在？您不知道咱們老爺死得好苦啊！」杏姑見高升流下淚來，不禁把滿肚皮委屈一齊勾上心來，便也放聲大哭。道難爲你還想着咱大小姐咧！這一次咱若不是放心不下咱們的老父，怎會從江蘇趕到廣東，又從廣東趕回濟南來呢？不過今天聽你這們一說，好像咱們父親死時還另外有一段蹊蹺似的。古人說得好：「父母之恩，不能忘。」

之仇。不共戴天。咱父親如若死得有甚不明不白時。咱做女兒的决不善罷。干休好高升。你不用傷心。咱們大家都在難中。也不用鬧甚麼虛文。快起來了。咱們再從頭細講吧。那高升答應了幾聲。是拭乾眼淚就地叩了個頭。才站將起來。隨手找了條板凳。讓杏姑坐了自己却垂手站在一旁。慢條斯理地告稟道。自從那一年小姐走了老爺那一處不找尋過。只因廚房裏還走失了個米大媽。所以刑名師爺們便一口咬定說是米大媽。拐帶着大小姐走的老爺。因爲米大媽是咱們的同鄉。當下便開明年貌通詳上憲請上憲咨行山東巡撫協緝一面又疊成海捕文書通知各省查拿可是一總也沒個消息。那時咱們誰不曾替大小姐着急也不知道米大媽帶小姐出去是甚麼用意。生怕遇着了歹人。好好的一位千金小姐要是墮落在火坑裏。那可不是頑的。因此都捏着兩手汗。內中却有三個。

人面上也未嘗不和老爺一般地長吁短嘆。只要一背着老爺的面却早笑的眼。睛沒縫了。大小姐這一走。賽似拔掉了他的眼中釘般。大小姐你道這人是誰……杏姑見問便點了點頭。道不用說。是咱們的姨娘。跟了高升把脚跟在地下。輕輕地頓得一頓。道誰說不是老奴。在大小姐跟前放肆一句。那位姨太太簡直不能算是人類。幸災樂禍還不算。混帳咧最可恨的姨太太背着老爺竟和一個小子叫做章福的有了不尴不尬的一手兒！杏姑聽到這裏。因爲自己是個未出閨門的女孩。所以由不得便夾耳根子。通紅起來。可是高升却絲毫不覺得。還是滔滔汨汨地往下說道。可憐咱們老爺。因爲上了年紀。所以蒙在鼓裏。相似一般地還是把姨太太拿在手裏。怕涼含在嘴裏。怕燙。可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有一天老爺早。上。起。來。到簽押房裏。看了幾件例行公事。那時地方上有人

報盜案所以老爺更不怠慢便傳話下去吩咐伺候準備立刻升堂問事可是一摸身上却忘記了鼻烟便親自回上房取那鼻烟壺去無巧不成書這時那位姨太太知道老爺每天看完公事照例是要升坐大堂的中間可從不曾回上房來過所以竟絲毫不作準備大模大樣地和那混帳小子在青天白日幹那混帳勾當起來萬不料老爺如同飛將軍般從天而降霎時間一對狗男女的醜事便被老爺撞破不用說兩人頓時慌了手脚老爺也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正待大發雷霆吩咐家人們把這一對狗男女綑將起來時誰知老爺畢竟是上了年紀的人禁不起那們急怒攻心只見他期期艾艾地話還不曾說得出口一陣子天旋地轉也就來不及橫到床上去撲通一聲響亮直僵僵地便睡到地下了咱們那時在旁邊瞧着如何敢怠慢便一擁上前圍着老爺瞧看可憐老爺兩

眼反插四肢冰冷人早已死了大半個咱們想起老爺素日對待底下人的好處自然七手八腳想法子救老爺要緊這們一來那混帳小子便趁着衆人忙亂之際一溜烟逃的不知去向咱們因爲這重公案只有老爺自己可以管得咱們當底下人的究竟不便怎樣和姨太太爲難況且眼前老爺又弄成這等模樣畢竟老爺的身體是要緊的咱們只能先把老爺救醒了姨太太有甚差錯且待將老爺醫好了由他自己處治去吧想定了主意便忙着把老爺抬上了牀綾手巾的綾手巾燒薑湯的燒薑湯鬧得一天星斗好一個不要臉的姨太太他居然也夾在裏邊幫着遞茶遞水大家又不便拒絕他的不過肚子裏邊却都在暗暗佩服姨太太的臉皮老咧後來薑湯燒了來可是老爺的牙關却咬的緊緊地好容易用筷子把老爺的牙關撬開了將薑湯灌將下去老爺喉嚨裏一陣痰響居

然便醒了過來。眼珠子也活動了。手脚也利索了。只不過舌頭好似短了一概般只是說不出話來。原來老爺害的是中風症。這一種半身不遂便是醒了過來也變成一個廢人的了。咱們在旁邊伺候着瞧見老爺雖不說話可是眼珠子望着姨太太咱們也知道老爺心裏正把姨太太恨得牙癢癢地咧。那姨太太欺老爺不能說話竟是嘻笑自若連咱們瞧了也都無明火高三千丈。只暗暗祝告老天保佑咱們老爺早一日大好。那時便要姨太太的命好小姐咱們雖是很誠心的祝告着那老天竟如聲若暗咱們的老爺到後來還是一口氣回不過來便升天而去入殮的那一。天不但衙門裏的師爺和當差沒一個不放聲大哭便是地方上的百姓們想起老爺往日愛民如子誰不掉下淚來好小姐老爺這缺雖是廣東全省數一數二的可是平日老爺就不肯貪贓只靠地方上頭幾個例子。

錢過日子。叵奈姨太太像和銀子有仇似的。動不動便是整千整百的胡亂花着。所以也外強中乾。家裏值錢的就祇姨太太置的首飾。誰知姨太太的心比蛇蝎還毒。等老爺入殮了。他竟悄沒聲兒捲了金珠首飾逃得不知去向。咱們到後來才知道原來姨太太是預先和那混帳小子約定的。所以老爺屍骨未寒。他們兩口子已是逃往油頭做恩愛夫妻去訖。小姐您想那一對狗男女可殺不可殺。兼之官場中誰不是勢利透頂。咱們老爺沒了。還有誰肯出頭來替咱們伸冤理枉。若不是從山東跟來的幾個兄弟們肯摸出些天良來。可憐老爺的一具靈櫃還不得回歸家鄉來。喇喇高升一口氣說完再偷眼瞧杏姑時早已哭的如淚人兒相似了。杏姑邊哭邊便要求高升道。你如今且帶咱到老爺停放靈柩的所在去拜一拜吧。也好讓老爺知道他的不孝女兒到今天才得回來。咱做女兒的

誓必替父親報仇。等他老人家在地下也可以瞑目。高升把個腦袋搖的像博浪鼓般道：小姐不是老奴多嘴。像您這們輕的年紀又是女孩兒家。報仇兩字談何容易。杏姑見他不肯相信也懶得和他多噜囉。當下只是催促高升在前引路。高升聽了便真個斜簽着身子在前面走着。把杏姑一領便領到城外一所破廟裏。便是嚴大全停柩的所在。杏姑踏進破廟裏。瞧時見這破廟名義上雖然算是廟宇。可是實際上却已和六月裏搭的涼棚差不多了。外面的山門和正殿上的門窗却給當地的乞丐們折去。當柴燒院子裏的蓬蒿長的就有一人那麼高。地下狗矢滿地。頭上又不時有老鴟們糞下糞來。真個連插足的地方都沒有。虧得高升任前引導用手撥開了蓬蒿。才見有條甬道一直通到正殿上去。杏姑綁着眉頭一步一步踅將過去。及至踏上了台階。不禁大吃一驚。原來正殿上面棺材。

擺的密密層層都是些家屬們無力營葬。把死人向這破廟裏一擱便算完事。有的子孫流寓他鄉忘懷了替祖宗安葬。有的連子孫都絕了。不但說不到一個葬字。每年春秋祭掃都不見有人前來。可憐那死人只好睡在棺材裏。瞧着棺材板日漸腐爛。除非天陰月黑之時才啾啾地向人訴苦。這般模樣映入杏姑眼簾。如何不觸目驚心呢。杏姑留心觀看見十成中倒有三四成已把棺材板爛成個栲栳大的窟窿。望得見裏面體體的白骨。來自己父親的靈櫃也擠在裏面。試問做女兒的如何對得起他想到這裏。那眼淚兒已似珍珠斷綫般撲簌簌地滾到大襟上。溼了手掌。那們的一塊了高升搶上一步。指點中間一具比較新些的棺木道。這便是老爺的靈櫃。杏姑也不答話。撲翻身軀便俯伏在棺木跟前哭將起來。這一哭却哭的連高升也嗚咽不勝。院子裏樹上的老鴟們自從做窠在這

座破廟裏以來可從沒瞧見過有哭的這等傷心的牠們猜不出緣故只得張大了嘴向着杏姑亂叫似乎是問訊又似乎是安慰他好容易才見高升把杏姑勸住了當下杏姑抽出條手絹來把淚痕拭乾便和高升商量說要買塊地來把父親安葬常言道入土爲安將來等自己有了力量再去把由父親主持葬在廣東的母親搬來和父親合葬此刻先葬了父親省得屍骸暴露眼前這些破棺木便是一個榜樣高升道謝天謝地小姐若是能設法把老爺葬了那是再好沒有咧請小姐把這件的事情完全交給老奴吧包在老奴身上把這椿差使辦的妥當好教老爺早一天安眠在地下不過話得說回來這個年頭是錢的世界常言道有錢使得鬼推磨只要有了白花花的銀子小姐你便是從鼻子裏哼一聲說要上天去也一般地會有人來替你掇長梯子況且替老爺營葬買山地和

屋匠人沒一椿可以不花錢。老奴若是籌得出這一筆款子來，也早就替小姐了這件心事。咧爲今之計，請小姐先要盤算一下，看銀子夠用不夠。用其餘的事情却不用小姐管。老奴自會前去擄掇的。杏姑給高升這一間却問的有些怔住了。心想自己這一次別了師傅從江蘇到廣東後來又從廣東到山東走的路可不少。師傅給的幾拾兩盤川，這會子早已花的精光。大吉了。眼前要是想把父親安葬，聽高升的口氣怕的就是非百數拾兩銀子不辦。自己身上却連二十兩都湊不出來。這便如何是好呢？躊躇了好一會，忽地眉頭一綱，計上心來。道有了到了這個地步，也叫做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主意想定，便裝做沒事人一般，吩咐高升道：「銀子是不用愁得。你儘着在這兩三天之內替咱把山地找好，要是成交了，要銀子使時，你趕緊上南關悅來店來找咱。就是咱本來有事，要往江蘇。

去如今爲了父親的葬事說不得要在濟南多耽擱天半月的了高升聽小姐有銀子正是說不出的快活當下便直直着子答應了幾聲哩杏姑見這破廟之中也無可留意不得不丟下父親的靈柩回客店而來忙了大半天身子也有些疲乏了便向牀上一橫誰知腦袋兒剛着在枕頭上思潮起落兀是放不下那高升說的銀子兩字欲知杏姑到甚麼地方羅掘這百來兩銀子且閱下文

小武
說俠

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九回 斷頭灑血二憾分屍 切齒腐心羣奸授首

話說杏姑雖是在高升面前誇下海口說百來兩銀子不算一回事。其實杏姑拍拍口袋，悉索敝賦，已是不滿二十兩銀子了。所以回到客店裏，倒身在牀上，不免心頭納悶，思索了好一會，便自言自語道：「也罷，常言道路極無君子，咱們會武藝的人，要是身上沒有錢，化只有出於偷的一途。本來偷有幾等偷法。第一種偷爲常業的，不管貧富，只要是銀子都可以順手牽羊拿來放進自己的口袋裏去。這一種是偷中的下焉者。第二種雖一般的也以偷爲常業，可是抱定移富濟貧四字，有錢人偷掉他些銀子，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毛算不了一回事，還有那些貪官污吏，刮地皮刮來。

的錢便是多偷些却也並不罪過抱着這宗旨的賊有時還要。把偷來的錢去週濟窮人咧。這種賊在小說上便叫做義賊。第三種本不以偷爲業只因路上偶然缺少盤川不得已才做一遭兩遭却也有個分寸第一祇揀自己缺少的數目偷適可而止並不。多要第二偷的務必是不義之財人家性命交關的錢便是送給他們他們也是不要的如今杏姑只能實行三種中最末一種的偷法主意想定便眼睜睜地等天晚好容易等到紅日西沉大地頓時便由光明而入於黑暗客店裏掌上燈來又送上晚飯杏姑便胡亂吃了些兒小二們撤去杯盤杏姑怕被人瞧破機關只得橫在榻上假寐一直俄延到二更時分不但客店裏睡的靜悄悄地便是街坊上也黑魃魃沒有半個人影杏姑見是時候了便一躍而起從衣包裏取出夜行衣靠來換上背上插了一柄單刀腰裏繫了個鏢囊慢慢地

推開了窗戶，跳到了院子裏。那時天上疏疏落落，倒也有幾點星光，只是不甚明亮。杏姑用手搭了個涼棚，向四下瞧望。見客店裏的牆並不甚高，便挾了一個架式，將身一縱，只見他捷如飛鳥，便已上了牆頭。那時杏姑却也並沒有目的地，只是揀那市廛繁盛的所在，躡去不一會，來到一處街坊，只見獸環雙掩，院宇深沉，好氣概的屋子，估量上去，這裏總該不致教人失望吧。當下杏姑不假思索，縱身一躍，便躍上了這所宅第的圍牆。又把那雙足一蹬，身子早已躡上了正的屋脊。杏姑這時却也不敢停留，便揀那有光的所在，連躡帶跳，一路飛去。誰知那屋子竟有十幾進，深深容易才到了一個所在，樓窗裏面微微地透出燈光來，隱隱約約還見有人影在那裏晃動。杏姑禁不住心頭煩燥，暗想自己第一次出馬，滿擬等人家睡熟了，可以早些下手，怎麼這裏的人偏是清醒白醒的？要是在外。

老等時也不知道等到甚麼時候才可以把銀子弄得到手。原來有本領的人趕路借盤川却也並不肯興師動衆的。最好是趁人家睡熟的當兒悄沒聲兒捧了銀子走路。否則給人家當面撞破了便是不會武藝的叫喊起來也不免要增加麻煩。如若遇見有本領的人拔刀相鬪時不但勝負之數不可預卜更怕驚動了街坊鄰舍。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那時節不是弄成一個羊肉沒有吃惹了一身臊嗎。因爲偷的勾當和強盜不同。強盜們盤踞的是山林曠野儘可亮出傢伙來捉對兒廝殺。便是有官兵們也嫌遠水難救。近火偶然到城市中去行劫多者數百人至少也須號召十幾個黨徒明火執杖乘興而來盡興而去這都叫做硬幹。所偷不同。偷的人大概祇有單身一個最好是不露行藏所以人家不曾睡熟却不肯冒冒失失便下手的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且說杏姑等了一會兒紙窗。

上人影兒跋來往還是不肯安靜忍不住便心頭火冒起來只見他慢慢地把身子向紙窗跟前移動伸出舌尖來把紙窗舔溼了一大塊又用右手的小指兒輕輕地摑了個月牙形的小洞才湊過腦袋去向裏張望列位看官杏姑這一張望却張望出蹊蹺來了只見杏姑張望的玉容失色用手按一按自己的胸脯時覺得一顆心不住的只在腔子裏跳躍你道爲何原來那紙窗裏面正在演出一樁人命重案來咧杏姑定一定神才瞧清楚了那屋子陳設的很是簡單中央放着一口南方流行的大床牀前一只梳妝台屋子大傢具少越發顯得空宕宕的這時床上躺着一個死人杏姑瞧那死人的臉上見有兩撇鬍子分明是個男子再一瞧脖子裏却見給牛耳尖刀戮的窟窿因爲戮的時間還不久所以不住在骨部裏冒血染的被褥上一大灘鮮紅的怕人牀前站着兩個活人一個男子

胖。的。身。材。單。穿。着。一。條。袴。子。上。身。精。赤。着。惡。很。很。的。手。裏。正。執。着。那。把。牛。耳。尖。刀。旁。邊。一。個。却。是。女。的。恰。恰。和。男。的。比。成。了。反。例。因。爲。女。的。一。捻。腰。身。人。又。生。的。短。小。和。那。男。的。站。在。一。處。腦。袋。兒。祇。齊。到。男。子。肩。膀。邊。兩。人。並。肩。站。着。越。發。顯。出。一。大。一。小。一。長。一。短。來。男。的。渾。如。看。守。山。門。的。彌。勒。佛。女。的。却。似。放。在。掌。心。裏。的。香。扇。墜。可。怪。那。女。的。手。裏。却。也。拿。着。一。柄。明。晃。晃。的。刀。兒。只。不。過。是。這。邊。家。廚。下。切。肉。切。菜。的。刀。利。鈍。判。着。晝。壞。閒。話。少。說。且。說。兩。人。身。上。淋。漓。漓。漓。全。是。血。迹。可。還。不。肯。歇。手。只。見。那。男。的。見。死。人。死。在。牀。上。了。覺。得。心。還。未。足。便。舉。起。刀。來。說。時。遲。那。時。快。手。起。刀。落。便。切。下。那。死。人。的。腦。袋。來。不。過。一。刀。下。去。死。人。脖。子。裏。却。還。有。些。皮。肉。相。連。的。地。方。那。女。的。便。幫。着。用。厨。刀。切。斷。腦。袋。滴。滴。溜。溜。滚。在。枕。頭。旁。邊。了。還。不。算。兩。人。又。把。死。人。的。兩。條。腔。膀。都。割。了。下。來。可。憐。

那死人被這一男一女你一割我一砍便把他的屍身支解成十多塊。這樣一男一女渾身都濺滿了血迹。簡直好似從血地裏拖起來的一般。可是女爲甚麼要把那留着兩撇八字鬚的死屍割成七零八碎呢？內中準定有一段蹊蹺。不過既被俺瞧見了却不能不管閒帳。這時權且把借盤川的事情擱起先審問這件人命重案。要緊主意想定便嬌叱一聲伸出粉裝玉琢的拳頭去豁啷一聲響亮頓時把紙窗搥的粉碎。說時遲那時快。杏姑趁這響聲裏早已跳落在屋子中間。那一男一女猛聽得這種聲息不約而同便都掉過臉來。只見跳進一個渾身黑衣服的人宛如幽靈一般。手裏明晃晃的又是一柄單刀。兩人見了撐不住嚇的魂不附體。那女的早已哎喲一聲跌倒在地下了杏姑便用刀尖指着那男子輕輕喝道。

快放下刀來站着不許動。那男的一聽聲音知道來的是個女人。胆子等時大了許多。只見他舞動手中的牛耳尖刀。瞧他模樣兒竟是想來和杏姑廝殺了。杏姑怒從心上起。便喝一聲道：「呔！」喝聲未絕。便飛起小蠻靴來。在那男子手臂上踢個正着。嗤的一聲。那牛耳尖刀便脫離了男子的手。中噏的一聲。從天花板上撞將下來。跌落在塵埃之上。不住的微微顫動。杏姑哈哈大笑道：「沒用的臘包！」說罷又是一腿。把男子踢的四叉八仰。杏姑搶上一步。把靴尖點住了那男子的心窩。解下腰間的帶子。把那男子也站不起來了。三十二顆牙齒兀自又在捉對兒廝打。杏姑走將過去。也照樣把他絀了。瞧他們決不會再倔強了。才順手端過一張椅子來。回身坐定。便實行審問。起這場人命官司來。畢竟杏姑的老子嚴大全也曾做。

過一任知縣知道審這種案子女人很容易說出實話來便執着手指喝問那綑成肉餽餉相似的婦人道你是個三縷梳頭兩截穿衣的女人家怎麼拿刀弄杖做出殺人的血案來這死在牀上給你們支解死屍的是何等樣人那大個想男子是誰兩人和你是甚麼稱呼你緣何要下那樣的毒手快當着姑奶奶的面一一從實照來若有半句虛言哼哼咱可以饒得你們咱手裏的傢伙可饒不得你們……杏姑說到這裏倏地便拔起插在地下的單刀來把那刀鋒不住的在女人脖子裏盤旋嚇得那女人魄飛天外魄散九霄便哭着討饒道好爺爺好祖宗饒了小婦人一命吧小婦人從實供招決不打謊也就是了提起這樁禍事總怪小婦人自己不好死在牀上的原來便是小婦人的丈夫小婦人的丈夫因爲斷了絃才娶小婦人過來做繼室的叵奈小婦人今年二十八歲去年

才嫁將過來在母家的時候已過了標梅迨吉之年耐不住空閨獨宿所
以便和一個表兄有了一些兒那個表兄便是他……婦人說時因手
足被綑只得將嘴向那綑着的大個兒弩了弩道表兄便是他杏姑聽了
從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往後怎樣快說那婦人便愁眉淚眼地說道小婦
人沒有出嫁的時候雖然幹過那見不得人的事可是嫁過來之後却一
些也沒有和表兄續過舊歡不過小婦人的丈夫却也是個鬼精靈兒他
洞房花燭之夜發現了小婦人並不是處子便把小婦人似賊一般的防
着等閒也不許小婦人回娘家去走動要是小婦人從此死了心倒也罷
了叵奈事有湊巧這一次恰值小婦人娘家的兄弟好日子小婦人的丈
夫却不得不放小婦人回娘家去走一遭那知不回去猶可一回去時小
婦人這冤家的表兄却又來纏住了小婦人便和小婦人不依起來小婦

人的表兄又說他想上北京做買賣去不過缺少本錢知道小婦人家還有一點家計所以苦苦的求小婦人替他通融一點兒小婦人告訴他丈夫是個一錢如命的若是和他通融準定會碰上一鼻子灰的爲今之計只有做小婦人不着把這幾年攢下來的私房錢幫你一點忙讓你做本钱去吧不過咱的私房錢又不是隨身帶着走的千不該萬不該小婦人却約了表兄就在今晚到丈夫家裏來拿這一筆私房銀子適才約莫有二更天氣表兄果然來了他揀那後園短牆可以跳的所在跳進了來小婦人趁丈夫睡熟了便悄悄地把他從後園裏接引進來在這空樓上說話誰知小婦人的丈夫半夜裏醒來不見了小婦人他知道事有蹊蹺便悄悄兒各處找尋起來天啊婦人的姦情到底被丈夫窺破了千不怪萬不怪總怪那混帳表兄不是他要是拿了銀子便走路呢也不致於會鬧

出。岔枝兒來。叵奈他偏是和小婦人歪纏着。才被小婦人的丈夫。人贓並獲。小婦人那時嚇的腿也軟了。誰知是那混帳表兄。他那柄牛耳尖刀。竟是隨身帶的。三不知的便摸了出來。向小婦人丈夫身上猛戳過去。可憐一戳。一個窟窿。鮮血骨都骨都地直冒出來。人便死了。大半個少婦人闖了禍。只得一不做。二不休。去搶了把厨刀來。幫着把丈夫殺死。咱們兩個適才支解他的身體。原是想毀屍滅迹。如今給好漢拿住了。不敢說謊。只求好漢高抬貴手。饒了小婦人一命。……那婦人說到這裏。又裝腔做勢哭將起來。誰知不哭猶可。一哭了。顛倒價把杏姑的一腔怒火提了起來。心想你們這一對姦夫淫婦。做了謀殺親夫的重案。還想求人家饒命。那種淫啼浪哭。只能做給臭男子們瞧。咱們學武藝的人。雖不是鐵打的心腸。可是。抑強扶弱。却是咱們的責任。這事情要是不給咱們瞧見。便

罷。瞧見了却不能不替死鬼伸冤。想罷便冷笑了。一聲道。你自己也知道寶貝自己的性命嗎。那麼爲何又將你自己的親丈夫殺死呢。咱今天若是饒了你們可對不起咱學的武藝來來來。咱今天也顧不得沾污咱的寶刀了。造化你們每人賞你們一刀送你們到陰曹地府和你那死了的丈夫往森羅殿上對質去。省得你們在陽世再打人命官司說罷便是一刀可憐那婦人手足被絀的好生結實欲待躲閃時却分毫不得動彈說時遲那時快一夥腦袋早以滴溜溜的滾下脖子來了。杏姑殺了婦人回身又把那個混帳表兄也賞了他一刀列位試想一間屋子裏躺了三個無頭之鬼自然要應了一句成語叫做血流成渠。幸善會武藝的手腳乾淨所以杏姑身上倒也不會沾染着血迹只見杏姑隨手撩起婦人穿的衣服來將單刀上血迹揩抹乾淨飄的一聲依舊插在背上這時候。

地。又記了起來。自己這一次原是想擄掇百來兩銀子好把父親安葬的。不料初次出馬銀子不曾弄得到手却先了結了一件謀殺親夫的重案。如今姦夫淫婦都已做了刀頭之鬼可不能舍本逐末把原來的目的拋向爪哇國裏了反正這裏的銀子已是沒了主人況且自己又替他報了這大仇便是掏摸他幾兩使用也不能算是無功受祿適才聽那婦人說他有一筆私房銀子已是交給了表兄自己此刻正好借來一用主意想定便踅近那號稱表兄的屍體旁邊蹲下身子去向那死人口袋裏揣摸果不其然一封銀子文風不動放在那裏杏姑也不再客氣便拿出那銀子包來打開了瞧個仔細只見白花花的一大堆估量上去就有二百多兩杏姑瞧了一眼一會兒便照樣包好往懷裏一揣這時他也不敢多耽擱掉轉身軀依舊從那扇破窗裏跳了出來翻牆越屋貶一貶眼已是回到

丁客店裏。幸喜神不知鬼不覺。隨手將窗戶關上。便鑽入被窩。倒頭睡覺。一宿無話。當二天早上。杏姑便真個棒了銀子來。交給高升。好一個高升。居然赤胆忠心。替主人做起坟墓來做。小說的有句老套叫做。有事便長。無事便短。杏姑一連耽擱十多天。等高升把父親的坟墓起造舒齊備了。祭品哭奠了一番。便叮囑高升。好好的把坟墓看守着。自己飄然遠引。出了濟南城。照例杏姑該回到宿遷向師傅跟前銷假去。誰知杏姑這時打聽着了父親見被那姨娘和惡僕章福。倆氣死的。不禁無明火。高三千丈。一心一意只是想和那一晚殺死姦夫淫婦般手刃這一對狗男女。好教死去的父親從此瞑目地下。主意想定。也不和高升商量。離了濟南却舍近圖遠。一直向廣東進發。不過他從高升口中打聽出來。那惡僕章福不在廣州。所以進了廣東省界。便直奔油頭而來。人家瞧見一個單身女子。

投身在客店裏面。忍不住用着懷疑的眼光，向杏姑身上打量。好在杏姑藝高人胆大，也懶得去理睬。他們當下大踏步進了客店。初起幾天，客店裏的許多旅客，少見多怪，不免時常要到杏姑房門外面來窺探。日子過的久了，才不致有人囁嚅。杏姑吃飽了飯，沒事便鎮天價向街坊上亂闖。原來他滿想在無意之間，撞見了那惡僕章福，便好和他算帳。可是茫茫人海之中，一時間如何找尋得到？所以一連找了三四天，每天總是失望而歸。他還不背就死了這條心，依舊繼續着各處找尋。不過他在街坊上行走的時候，不時有人躡手躡腳跟隨在他後面。他以為必定是那些人見了個單身，覺得納罕，爲好奇心所驅使，才跟隨着自己，亦步亦趨起來的。這們一想，心中也就泰然了。這一天信步所之，出城離得遠了，只見阡陌縱橫，秧針遍地，杏姑好久沒有心思賞玩天然景色。這會子却瞧的呆。

了。正在如癡若醉之時。肩上覺得被人抗了一下。杏姑抬頭瞧時。只見一個終腮鬍子。故意把他的肩胛磕磕撞撞的。及至撞着了時。便斜乜着。雙賊眼。望着杏姑。傻笑。杏姑頓時心頭火起。暗想男女授受不親。怎麼這鬍子如此無禮。若不發放他幾句。怕他越發要肆無忌憚了。當下由不得的便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嬌叱了一聲道。放尊重些。一把年紀活在狗身上。不成你家裏也。有女兒。要是走在路上。給人抗了一下。你可心裏舒服。杏姑滿心以爲說了這幾句話。那鬍子總該訕訕走開去了。誰知那鬍子非但不動火。仰着脖子却是一陣哈。哈。笑道。俺連老婆都不會娶得。那裏來的女兒。杏姑聽了這話。更添了幾分怒氣。欲待伸手出去賞那鬍子一個巴掌。時冷不防的。那鬍子打了一聲胡哨。頓時便擁上二十多名壯健漢子來。杏姑心頭冷笑。暗想這班狗頭竟敢在太歲頭上動起土來。正待使

出生平絕藝去將這二十多名漢子打的落花流水時一睂眼却瞧見二十多名漢子中間有一個千不是萬不是偏偏就是自己日夕找尋的惡僕章福真個是踢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杏姑這一喜却非同小可便將機就計束手被擒這一來有分教這一羣惡少都要做杏姑刀下冤魂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小武
說俠

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十回 脫圈圈仗義救紅妝 塗肝膽誅奸飛白刃

話說杏姑因為要找尋仇人，章福所以離了濟南便投奔廣東油頭而來。可是自己不曾打聽得章福的住處，偌大的油頭人海茫茫，又從那裏找尋去？因此住了幾天，那章福如同石沉大海一般，他的踪迹竟沒有方法打聽出來。杏姑免不了心頭納悶，這一天閒着沒事，便信步出城，瞧着草綠波藍，胸襟爲之一爽。正在瞧的高興時，不料肩胛上給人抗了一下，杏姑抬頭打量，誰想抗自己的却是個鬚髯如戟的男子，不由怒從心上起，便叱責了那男子幾聲。不料那鬍子湊巧是個海盜，一聲胡哨便召集了二十多名羽黨，一擁上前，將杏姑困在垓心。這時候只要杏姑稍微使展。

些手脚好把那二十多名匪黨打一個落花流水。唯知這二十多名匪黨中間却有一個千不是萬不是偏就是自己朝夕找尋的仇人。章福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便將机就計束手被擒當下這一羣匪黨也就毫不客氣拿出繩索來反翦了杏姑雙手簇擁着走了。一程來到一個所在却原來白茫茫一片是一個湖治。湖邊一字兒排開停着匪黨的幾艘渡船。這時杏姑雙手被縛英雄無用武之地更兼這湖治很那船便搖動起來。這時杏姑雙手被縛英雄無用武之地更兼這湖治很是遼闊水天一色船到中流簡直就望不見涯涘。杏姑懊悔適才不曾便結果了章福的性命。此刻自己已是動彈不得了。章福雖是近在咫尺可沒有人方法去擺布他。更兼自己是不習水性的。在這湖治裏面好似虎落平陽一般祇有低着脖子聽憑他們嘲笑的分兒。只在一寸芳心裏搜索。

兩全的計畫可憐他酥胸裏面如同轆轤相似報仇和逃走兩念循環往復兀是一時間沒法解決不過比較起來畢竟自己性命要緊更那有餘暇再去找章福算帳呢想到這裏不禁雙眉緊繩起來不表杏姑心頭估儼且說那小船兒不多一會便泊在一個荒洲旁邊幾隻小船兒一字排開衆多漢子便亂哄哄地簇擁着杏姑跳上了岸杏姑禁不住又舉目打量只見這荒洲平日人跡罕至所以泊船的所在蘆荻蕭蕭簡直半里之遙都是淺灘那泥土鬆鬆的踏將下去一踏便是一個足印衆多漢子不是穿的草鞋便是精赤着雙足也就不堪困難惟有杏姑却穿的鞋襪齊全在這種淺灘上走路可就合着一句西廂記叫做行一步可人憐了閒話休提且說杏姑這時身不由主聽憑衆人擺布好容易才到了一個所在這時的天色早已暮色蒼然炊煙四各所以杏姑一時間竟辨認不清

楚跟前高立的一所房屋還是庵觀寺院呢還是人家的住宅直待走近大門跟前才瞧清楚了門上掛着一方扁額端端正正寫着玉皇道院四個大字杏姑瞧見了這四個字不禁心頭猛吃一驚只因那個米大媽往常曾經和杏姑談論過武藝說山東道上響馬的本領是數一數二的可是廣東地方却有海盜專在海裏擄掠過往客商的貨物錢鈔是一幫殺人不眨眼的魔君這些海盜雖然武藝兒不見得怎樣利害可是經過海風天日吹的吹晒的晒便把他們都磨鍊的成了銅筋鐵骨所以一個個力大無窮南北好漢聽見廣東海盜四字誰不腦袋發脹他們海盜的總巢穴聽說便是叫做玉皇道院的自己一晌但聞其名今天可要身歷其境了論自己的武藝原不弱似他人不過俗話說的好叫做雙拳敵不了四手他們人多況且又都是力大如牛的自己不和他們動手則已動起

手來。準定要吃老大的虧。想到這裏。不禁懊悔適才不曾脫身。此刻吃他。們。擣着了。又在這荒洲之上。四面都是白茫茫的水。便是插翅也休想飛。得出去。這便如何是好。杏姑越思越覺得不妥。只落得秋水欲波春山緊。蹙無可奈何的時候。惟有暗暗地祝告死去的父母保佑自己不要落入奸人手裏。罷了。不表。杏姑胡思亂想。且說衆人簇擁着杏姑進了道院的山門。却見迎面便是。一座大殿。變得在這種人迹不到之處。那棟樑倒也雕鏤得十分精細。簷下掛着一方匾額。上寫着四個擘窠大字。杏姑認得寫的正是玉皇寶殿。衆人穿過了大殿。轉人後面。却是一個小院子。院子後面。才是一塊五開間的正屋。衆人更不打話。把杏姑送上東面一間屋子裏。只見當地放着一隻炕床。床上一個蒲團。那蒲團上盤膝坐着一個道人。杏姑禁不住微抬妙目。向那人臉上瞟了一下。那知不瞟則已。一瞟。

時不由嚇得芳心別別地亂跳起來。原來那道人生的深目隆準嘴唇週圍的鬍子像刺蝟般一根根筆直地立着。把那兩片嘴唇便深陷在鬍子中間遮一個文風不透更兼兩顆眸子又作作地放着綠光。這道人真個如同鬼怪一般。教杏姑見了不由不嚇的心驚胆戰。當下那道人瞧見衆人簇擁着杏姑進入屋中由不的便抬起頭來打量了杏姑一眼。杏姑適才一瞥之間已覺這道人的眸子綠得怕人。這會子給這道人定睛一望酥胸裏便越發小鹿般跳將起來。當下只得低下脖子去打了个寒噤耳朵裏却聽那道人拉開破毛竹般的嗓子問道孩子們那裏弄來這雌兒。一生的倒還齊整衆人聽道人那們一誇獎便一個個好似狗頭上插了金花般喜形於色就中一個便是調戲了杏姑又打胡哨招呼衆人把杏姑搶走的這時更第一個搶上一步向道人面前垂手站定朗朗說道回道。

爺的話這合該是道爺洪福齊天又該換換新鮮口味咧所以鬼使神差地送得來這們一個美人胎子不瞞道爺說就小人的眼光裏瞧來這雌兒兩條眉毛兒扭結着胸脯跟前又是水晶饅頭似的十停中倒有九停可以保險是個黃花大姑娘好道爺這回得了頭貨等包管明天出海去做起買賣來一下子便是十萬兩雪白的紋銀咧那道人聽這們一說早快活得週身十萬八千根毫毛孔孔裏跳出一個高興來當下也不耐煩再坐那半什子的蒲團了只見他使個鯉魚打挺的架式便跳了起來邊嘴裏呵呵的笑着小親親小乖乖亂嚷也便一步步踅近杏姑跟前衆人見道人這般模樣便一個個含笑退了下去這裏祇牘杏姑獨自一個姑摟入懷中誰知還不曾達到目的拍的一聲響亮道人左邊臉上早吃

了。一巴掌不用說這便是杏姑纖纖一手賞賜他的了。列位看官練過把式的人一掌出去自然該格外有力些可笑那道人吃了這們一掌眨一眨眼左邊臉上便腫起來只見他用手捧住了半邊面頰不住的喊哎呀杏姑見一下子不曾落空便想再來第二下可是道人手下的那些漢子如何容得你撒野都一哄上前重又把杏姑雙手按住杏姑心想既已把面皮抓破也就不必再利他客氣了當下由不得便破口大罵起來那道人退回蒲團之上好容易把火辣辣的半邊面頰摩挲的減了些痛楚才一疊連聲吩咐道這雌兒手下很有些分量怕也是練過拳腳的你們不要小覲了他好在貓嘴裏的鯀兒要吃也不在乎一時如今且把他綑將起來打入暗室裏面等待貧道慢慢價再擺佈他吧道人還沒把話說完按着杏姑雙手的漢子們早噓然答應了一聲當下不由分說便去找了。

根細麻繩來將杏姑一雙玉手反剪着。緊一個文風不動瞧杏姑便有天大的本領也無從使展了。這才推推搡搡把杏姑押到了一個所在。滯撻一聲響亮那門上已是下了鎖。這才一哄而散。這裏祇賸下杏姑一個。打量關鎖自己的這間屋子果然黑的伸手不見五指。是一間名副其實的暗室。直待在這暗室裏站的久了。雙目才隱隱約約能彀分辨出東西來。只見屋子裏連桌椅都沒有。祇地下鋪了些稻草。不過汲地裏潮溼得很。那稻草鋪的久了。不免有些腐爛發出來的一股氣味。簡直要教人聞着了連隔宿食都得嘔將出來。杏姑接連打了幾個恶心。才勉強踅向屋角裏去。坐在稻草上面可憐他雙手兀是反剪着兩條膊臂免不了又疼又痠。細麻繩刻在皮膚裏好似用小刀子在那裏割。杏姑一邊呻吟着一邊却僕簌簌地。那眼淚如珍珠斷線一般可是腔脰給翦住了。沒法將淚。

來擦掉只得讓他。自己晾乾在臉上。他這時一心一意只是希冀脫離虎口。叵奈這暗室裏面簡直就不知晝夜。更兼兩扇半什子的門兒鎖一個。文風不動。門外的聲浪不容易透到門裏來。門裏的人便是喊救命。喊破了喉嚨。門外也不會有人來理睬。你杏姑瞧明白了這一段根由。便索性倒抽一口冷氣。瞑目待死。也不去白費氣力。和這麻繩掙扎了當下。低低着脖子似醒非醒。似睡非睡地過了好一會兒。正在昏昏沉沉的時候。忽地有人在他耳朵跟前低低喚着他的名字。道杏姑娘醒來。一聽這聲。又很熟。杏姑驀然間驚醒過來。忙着睜開雙目。瞧是誰在呼喚。自己真個合着一句俗話叫做不瞧猶可。一瞧頓時便喜的眉花眼笑。原來這呼喚的不是別人。偏偏就是那一年背着自己逃出父親衙門的那個米大媽。杏姑一見米大媽。賽似天上掉下一件寶貝般。拉開了櫻桃小口。正不知第

一句是說甚麼才好。只見那米媽伸出手掌來，倏地便掩住了杏姑的櫻口。道：姑娘噤聲，此間不是說話之所。有話回頭說罷。說完話便伸手過去拔上背上的單刀來。只聽見幾聲砰砰砰的響亮。那麻繩便立刻斷了。杏姑的一雙玉腕這才回復自由。忙着伸到前面來瞧時，只見雪白的皮膚上平添了幾絲胭脂般的紅印。那顏色倒也十分鮮豔。不過火辣辣地不免有點痛楚罷了。杏姑便用手更迭着摩摸了一陣。米大媽這時另外從懷裏拿出一柄七首來交給杏姑。道：此地不可久留。咱們還是趕快離了這龍潭虎穴吧。杏姑一想這語不錯，便緊緊跟隨着米大媽三脚併走兩步，出了這暗室，在跨門檻的時候，杏姑留心那門上的鎖時，見早已扭斷了。暗室外邊却是一片長方形的草地。兩人更不停留，走過了這草地，却見有一帶圍牆。幸喜那圍牆並不甚高。兩人走近跟前，一字兒站定，正待

使一個飛燕穿簾的架式跳上那圍牆去時第一個便是米大媽先叫一聲不好那好字還沒出口米大媽已是掉轉身體將手裏的單刀一橫做出等待敵人廝殺的樣子杏姑心想好好的爲甚麼要把身軀掉過去呢可是見米大媽這們鄭重其事他也就不能不跟着扭轉嬌軀去瞧着一個究竟果不其然卻見相隔三十來步以外有兩團黑影一律都手裏拿着兵器那兵器映着星光白的像爛銀一般杏姑這才佩服米大媽心細原來大媽是見過大陣的耳目格外靈敏他早聽見背後有呼呼的風聲好好的天氣又不會刮風如何蓦然間會呼呼地有那聲響起來的呢況且要刮風也不該只刮在遠處這準定是道人手下的那些漢子們發覺了杏姑逃走所以追將來咧常言道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自己可不能大意給他們追上了自己背後又不曾長着眼睛萬一殺一個措手不

及須不是頑的想到這裏由不得便回身準備廝殺。虧得杏姑人也生的
積伶賅。一貶眼兩人已橫着傢伙擺開門戶等那追兵殺到跟前。兩人
便齊聲吆喝四個人八條肥膊殺做兩處可笑那追的兩個傢伙都是沒
用的膿包如何是兩位女俠的對手不到十幾個回合杏姑喝一聲去罷。
一刀砍去正砍在那人脖子裏連皮帶肉便把脖子切斷了一半只有那
一半還是連着可是那血簡直就如開放水一般來一個涓涓不絕另外
一個見伙伴壞事由不得便心慌意亂起來一個破綻被米大媽使一條
裙裏腿把那人踢翻在地米大媽這時正合着一句俗話叫做容情不起。
手起手不容情搶步上前兜心便是一刀便替那人心坎裏開了個透明
的窟窿兩個膿包頓時結果了一雙好一個杏姑簡直是心細如髮他隱
隱約約覺得來人身影很熟忍不住便邁步上前把適才給自己手刃有

一。半。還。是。連。着。脖。子。的。腦。袋。仔。細。辨。認。了。一。下。誰。知。不。辨。認。則。已。一。經。辨。
認。不。禁。歡。呼。起。來。原。來。這。傢。伙。便。是。惡。僕。章。福。杏。姑。心。想。自。己。這。一。次。陷。
身。匪。窟。便。是。爲。了。他。幸。喜。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這。會。子。無。意。之。間。却。被。自。
己。結。果。了。他。的。性。命。地。下。的。父。母。有。知。也。該。心。頭。暢。快。咧。杏。姑。正。在。呆。呆。
地。對。着。那。死。屍。發。怔。時。米。大。媽。便。來。把。他。衣。襟。拉。一。把。接。着。便。低。低。說。
道。杏。姑。娘。儘。站。着。幹。嗎。咱。們。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當。時。依。杏。姑。的。意。思。便。
想。把。章。福。的。腦。袋。割。將。下。來。帶。回。山。東。去。在。父。親。墳。墓。跟。前。致。祭。一。番。倒。
是。米。大。媽。不。肯。道。這。牢。什。子。血。淋。淋。的。如。何。攜。帶。得。你。只。要。報。了。父。仇。老。
爺。在。地。下。已。經。瞑。目。的。了。何。必。巴。巴。的。定。要。帶。了。這。牢。什。子。走。幾。千。里。路。
呢。杏。姑。一。想。這。話。不。錯。也。就。罷。了。兩。人。便。回。身。跳。出。圍。牆。杏。姑。脚。裏。雖。是。
跟。着。米。大。媽。趕。路。心。裏。却。在。那。裏。悞。悞。他。想。這。匪。窟。是。在。荒。州。之。上。四。面。

全是水沒有船隻如何過去正欲啓口動問時誰知腳裏已是踏上了淺灘只見米大媽不慌不忙嘴裏打了一聲胡哨響聲未絕蘆荻叢中便搖出一隻小船來米大媽也不打話便牽着杏姑的手跳上那船舟子蕩開雙槳小船便如飛而去在船上杏姑不禁動問米大媽如何會知道自己失陷在荒洲之上匪窟之中巴巴的趕來救援的米大媽這才一五一十告訴他道你這一次向師傅跟前乞假咱那時湊巧沒有在山直待你走了師傅忽地又靈機一動起來便吩咐他道杏姑娘他學藝初成俗話說的好叫做初出籬貓猛於虎況且他幼年時飽受家變這一回到廣東去不免有個報仇的念頭橫梗在胸中萬一冒冒失失幹出拿刀弄杖的頑意兒來杏姑娘他吃一番苦長一番見識倒也未始非福只是他既拜在他師傅門下要是讓他跌翻在人家手裏豈非連他師傅都得丟臉嗎所

以爲今之計惟有派你趕上前去跟在杏姑娘背後。不過怕他少年好勝。你還是以不漏臉爲妙。且待他有甚麼一差二錯。那時你再出去救他。也還不遲。我領了師傅之命。便真個趕着跟在你的背後。你到廣東我便跟到廣東。你回山東我也跟回山東。直待你第二次來到廣東。我還是緊緊追隨。沒有放鬆一步。可笑你渾如睡在鼓裏。一樣。今天你出城來。我還是照例在遠處保護着你。瞧見你給一夥強人搶走了。我本待上前救護的。可是轉念一想。瞧那夥人不過是會了些花拳綉腿。估量他們也沒有多大能耐。你一個人對付他們。綽乎有餘。你當場不使展本領。把那夥人打的落花流水。內中定有道理。咱這們一想。便眼睜睜地看他們搶你走。路沒有上前攔阻。誰知事後一打聽。才知道那一夥人原來都是海盜。他們把你去便是。想要你去充壓寨夫人。咧……米大媽說到這裏。杏姑。

禁不住便夾耳根子通紅起來。引得米大媽哈哈大笑道：杏姑娘別害臊。誰教你胆子太大了。連海盜的巢穴裏都想去溜搭溜搭起來。別說是那些色中餓鬼的狗強盜了便是我米大媽見了你這鮮花般的一朵。哼！米大媽還沒把話說完。杏姑早一側身便倒在米大媽懷裏。嬌嗔着道：媽，你是我的恩人。又是我的師兄。怎樣打趣起我來。瞧我告訴了師傅可有得饒你杏姑說完話。接連又是幾揉搓那小船兒如何禁得起顚簸。簸簸的撐不住。便在水裏晃動起來。駭得那划槳的舟子怪叫着道：客人們休開頑笑。我這小船兒可吃不住。拉米大媽便把杏姑扶着依舊坐在木來的位置上。埋怨他道：杏姑娘我們兩個都是岸上的蝦蟆落不得水的。萬一這船底兒向了天。我們豈不成了才離虎穴又入龍潭嗎？杏姑也坐着笑道：誰教你嘴兒沒了遮攔？我只求求天老爺可憐見的把我們這

一個大胖子掉入水裏去洗一個冷水澡兒。阿彌陀佛。那時才稱我的心願。咧米大媽正色道話還沒說完。咧我們可別冬瓜纔往茄門裏纏了我。那時打聽着那海盜巢穴。便四面是水。是急得如同熱鍋上螞蟻一般容易才找着了這條小船兒。總算把你這位壓塞夫人奪了回來。杏姑見他還是扯淡。便抬起身再上前撕米大媽的兩片嘴脣。慌的米大媽雙手齊搖。道姑娘要是再鬧下去。我大胖子真的要變成落湯雞。咧好姑娘。我且問你。他們捨你走路的時候。你爲甚麼不掙扎。適才殺掉的又是誰。其中一定有蹊蹺。好姑娘你不說。簡直要教我一輩子胡塗死了呢。杏姑這才住了笑。把自己如何一瞥之間瞧見了章福。如何章福又是自己的仇人。如何適才追趕的人。其中一個和自己對手的便是章福。這一番情由說了個備細。米大媽這才恍然裏鑽出個大悟來。拍手道便是那小廝章福。

嗚我當初承值廚房的時候恍恍惚惚也曾見過章福面不過章福那時還是個小孩子老爺因爲歡喜他生的伶俐才派他充當一名貼身小廝的誰料因爲縱容他穿房入戶慣了竟和姨太太有起一手兒來這總怪老爺不好娶了那姨太太進門不但把太太氣死便是他老人家自己的老命也未嘗不是一般送在姨太太面上好姑娘你們一家子弄的人亡家破罪魁禍首不是姨太太又是誰呢杏姑聽米大媽這們說便也蛾眉倒剔杏眼圓睜把滿口銀牙挫得一挫道照呀所以我立誓要把那妖精千刀萬割才銷我心頭之恨哩……兩人說話之間那船兒已是傍了岸米大媽掏出銀子開發了船錢兩人便都一躍上岸杏姑問起米大媽就擋在甚麼地方時原來米大媽和杏姑竟是耽擋在同一客店裏不過兩下裏一個是有心藏躲起來不給杏姑瞧見一個是報仇心切無暇再

留意到不相干人身。他那裏會想到師傅竟派了人跟在背後暗中保護着自己呢。話休煩絮，且說兩人越城而入，便到了街坊上。一瞧客店的兩扇大門時，只見關得實騰騰地。原來旅客和掌櫃都已睡的和死人一般。兩人也就不再客氣，老實便施展出本領來。門不開，窗不動，不費吹灰之力，已是飛進了客店裏面。各自回房安寢。第二天，店小二起來見了二人，擰不住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來。心想這兩個女客昨晚記得好像是不會回來怎麼一下子又好好的躺在床上了呢？也許這兩個女客今天一大早便來了。他們來的時候我們準定還不曾起來，所以不見他們。幾時進的大門，哼！三縕梳頭兩截穿衣的女孩子家，整夜的在外面浪蕩，這真成甚麼世界！店小二想到這裏，忍不住便背着兩人接連扮了幾個鬼臉，列位看官，這店小二還把兩人當作庸脂俗粉，所以誤會到了牛角尖。

裏去那裏知道眼前兩個雖是女子可都練的渾身武藝來無形去無跡。幸虧店小二想到了歪裏去才不曾闖出事來否則要是窺破了兩人的行藏怕的便要嚇矮了半截身子一經傳說開去凡夫肉眼他們那裏懂得甚麼叫做女俠準定會把兩人當作女強盜辦那時兩人便要吃不了兜着走咧閒話休提却說兩人休息了大半夜才把精神恢復過來好一個杏姑他處置了一個章福還不算念念不忘的更要把那姨娘手到擒來和章福一路送往陰司去心坎裏一口惡氣才可以發洩淨盡便來和米大媽商量用甚麼方法再到荒洲上去尋找那惡婦米大媽縐着眉道我們昨晚殺死了那兩個膾包含着一句俗話叫做打草驚蛇怕的反教他們有了準備這便如何是好杏姑聽米大媽的口氣裏好像不願意再去走第二遭了擰不住便愁容滿面兩顆點漆般的眸子接連把眼皮閉

上。幾。閉。幾。乎。不。擠。下。眼。淚。來。說。話。時。那。聲。音。便。有。些。哽。咽。了。道。好。媽。媽。無。論。如。何。要。幫。我。一。下。忙。殺。了。那。狡。僕。不。殺。那。惡。婦。先。父。母。在。地。下。決。不。瞑。目。我。也。沒。面。目。再。回。到。師。傳。跟。前。去。我。一。個。人。既。對。付。不。了。祇。有。一。死。庶。幾。不。致。活。着。受。天。下。英。雄。的。恥。笑。米。大。媽。忙。不。迭。的。喊。哎。喲。道。姑。娘。言。重。了。我。也。不。是。一。定。說。不。去。不。過。說。他。有。準。備。了。怕。比。昨。晚。更。不。容。易。對。付。罷。……米。大。媽。說。到。這。裏。條。地。用。手。掌。在。自。己。胸。脰。上。拍。的。撲。禿。價。怪。響。道。也。罷。姑。娘。你。一。點。孝。心。我。們。學。了。武。藝。本。來。該。幫。着。天。下。的。仁。人。孝。子。烈。烈。轟。轟。幹。一。番。事。業。何。況。和。你。姑。娘。又。是。師。兄。弟。我。當。初。從。山。東。到。廣。東。來。又。曾。受。過。老。爺。太。太。的。厚。恩。我。如。今。豈。有。袖。手。旁。觀。的。道。理。好。姑。娘。不。用。發。愁。我。米。大。媽。拚。着。幾。根。老。骨。頭。報。効。姑。娘。也。就。是。了。杏。姑。見。米。大。媽。肯。去。了。這。才。回。嗔。作。喜。舉。起。袖。子。來。向。米。大。媽。福。了。幾。福。嚇。得。米。

大媽還禮不迭。杏姑娘收了淚痕道：「媽說他們有了準備，那時節我們兩個沒脚蟹該如何對付才好呢？」米大媽聽了義形於色，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欲知米太媽想出甚麼計較來，且閱下文。

第十回

脫圈仗義救紅妝

塗肝腦誅奸飛白兔

第十四

脫圈固仗義救紅妝

塗肝腦誅奸飛白刃

一八八

小武俠
說

江湖秘傳

張子恂著

第十一回 前塵若夢惡婦傾生 道術無靈頭陀送命

話說米大媽把腦袋仰的高高地腰眼兒挺的筆直道俗話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一幫海盜盤踞在玉軒道院裏一年不知要做多少案子傷多少人命就是沒有你姑娘的冤家在那裏我們練武藝的人講究一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也應當把這幫海盜斬草除根好教閩粵一帶走水路的人從此飄洋過海不致再受他們的荼毒好在我冷眼瞧看玉皇道院中未必便有奇材異能之士憑着我們姊妹倆的四條膀胱也許可以替地方除此一害杏姑聽了不禁大喜道如此說來我們也不必另外找甚麼幫手咧便在今晚悄悄地雇個船兒前去行事豈不是妙米大媽雙

手齊搖。道慢來。慢來。今晚萬萬去不得。兵法上說的好。叫做攻其無備。昨兒晚上。他們殺了那兩個膿包。今兒一大早。那屍身躺在地上。自然便會給他們發現了的。更兼他們覺察了。給你從暗室裏逃走出來。那牛鼻子的道人。準定會傳下。令去說。那女子倒不是蓋省油燈。而且還有幫手。不止他一個人。殺死兩條人命。尚是小事。怕的那女子逃出去了。糾集了許多幫手。捲土重來。那須不是當要的事。你們須要小心在意。晚上須要格外醒睡。些要是有甚麼風吹草動。只要發一聲呐喊。大家拿了刀槍殺上。前去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哎喲好姑娘。他們有了準備。我們冒冒失失。今晚便去行事。豈不是羊入虎羣。更那有生還之望。杏姑聽了這話。兩道新月般的眉毛。自然而然地條又緊繩起來。道如此說來。依你的意思。畢竟到幾時才好去玉皇道院呢。米大媽道。這又有一句成語了。叫

做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憑他們玉皇道院裏把守得如何嚴密可是第一晚不見有人前去囉唣。他們先已把心定了一半。第二晚還是太平過去。他們準定會背着人笑那牛鼻子的道人見鬼呢。我們只要躲在客店裏躲過三天再去管教可以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杏姑拍手道畢竟媽媽年紀比我大見多識廣凡事過慮得周詳些。我只要報得不共戴天之仇。休說等三天便是三個月我也等得及。準定這們辦兩人計議停當果然接連幾天躲在客店裏連大門也不出好笑。那杏姑雖然嘴裏說可以等三個月誰知第一天在客店裏已是如同熱鍋上螞蟻般只在房間裏不住的打那磨旋時時刻刻插足向米大媽房間裏去計算那時光才過了一天便屈着手指做手勢給米大媽瞧道只賸兩天了這們煩惱着便惱的米大媽又好氣又好笑有事便長無事便短好容易捱過了三天。

直到第四天晚上杏姑跳跳蹤來找米大媽道。媽。媽今晚總可以動手了。罷。米大媽點了點頭。兩人便同時換起衣服來。只見兩人一律穿着夜行衣靠。從頭上到脚下全是黑色的。取其在黑夜裏行事不致容易被人瞧破。胸前一行密門紐。鉗窄袖。細腰格外顯出杏姑的娉婷婀娜來。袴脚管有一尺二寸寬却把綁腿布綁一個文風不透腰眼裏束着條汗巾兒。杏姑在汗巾上繫了個百寶囊。囊中放着千里火筒以及悶香蒙汗藥之類都是夜行人應用的東西。米大媽却不掛百寶囊。他只在夜行衣靠外面穿上件像背心般的衣服。這件衣服形式雖似背心。名目却喚做九龍袋。胸前共有九個口袋。都是夾層可以放許多東西。不過這九龍袋雖然也是黑顏色其實那質料却是亮皮的。因為要是用別的質料做九龍袋如若和人家動起手來那刀鎗的鋒口何等銳利老實說揷着在九龍袋。

上一下子便是一個窟窿惟有這鹿皮質地非常柔軟因爲柔軟的緣故所以刀鎗不入列位看官這鹿皮九龍袋和目下租界裏探捕們捉盜匪時穿的那件鋼條馬夾有同一的效用咧話休煩絮且說米大媽著好了九龍袋又拿過一條飛爪百練索來用手一洒又是一拖便斜結在胸前背上原來這飛爪百練索功用很多每當爬上高牆或是城頭的時候只須用力向上爬去飛爪百練索的一端有的是撓鉤便輕輕巧巧搭住在牆上或是城上人便可以緣索而上危急的時候還可以當兵器用米大媽搭了這條飛爪百練索一瞧杏姑也已揷掇齊全兩人便同時抽出單刀來用手指在鋒口上試了一試見涼森森地並沒有捲和缺的毛病便用右手向背上一插原來夜行人用的單刀和普通的單刀不同夜行人的是單刀薄的像紙一般要是用手彎起來可以彎成圓圈相似鐵匠們把

頑鐵練成了百練鋼才打成這種單刀的所以質料雖然輕薄砍將起來比普通的單刀更見鋒利最好的那種刀還可以圍在腰間當腰帶束所以有一句成語叫做百練鋼化作繞指柔交代明白再說兩人紮扮齊全便躡手躡腳地把房門帶上折至院子裏面縱身一躍便已上了屋面真個是藝高人胆大不會費多少力便出得城關城外居民不多全是平地兩人跳落地洒開大步向官道上進發兩人趕路的工夫本來都還不弱不消一盞茶時候便已到了前面杏姑被划登舟之處杏姑站住了抬頭瞧看禁不住一聲連聲叫起苦來米大媽忙問怎的杏姑道媽媽你瞧前面是水我們兩人四條腿都不會學得輕身的工夫水面上如何趕路更兼不會泅水難道平白地便插翅飛上那荒洲去不成米大媽仰天打了個哈哈道姑娘莫急凡事講究一個未雨綢繆若不是我早已胸中有

了個成竹。這會子叫苦也無益。咧來來來。姑娘跟着我到這裏來說時。羞着杏姑的手向側面走了幾百步路。只見沿岸全是蘆葦。雖然不曾長着蘆花。可是那蘆葦有一人那麼高。要是有甚麼歹人藏在蘆葦裏。準定可以沒人發見。說時遲。那時快。却見米大媽臉朝着蘆葦打了一聲暗號。便有一陣櫓聲。頓時潑刺地從蘆葦裏搖出一隻有蓬的小船來。在岸旁停住船頭上立着的却是個垂髻女郎。只見他輕舒皓腕把手裏的竹篙兒向岸上一株白楊樹根上一帶道客人請上船吧。杏姑覺得奇怪。便問道：「媽媽是幾時預備的船米？」大媽且不答話。依舊牽着杏姑的手。一個箭步跳落船頭。走入船中坐定。這才開言答道：「這船也不是預備的。我前回來到此地。便已打聽得要渡往玉皇道院去的船都停泊在這裏。你要雇船。祇要打聲暗號便興了。」兩人正說的上勁時。忽地一聲響亮。那

船艙裏通後梢的兩扇板門驀然間開了。開來。按着便鑽出一顆腦袋來。這顆腦袋那一頭烏雲般的頭髮。真個是光可鑒人。額角上又打了一叢劉海髮。兩顆點漆般的眸子。便在這劉海髮裏。灼灼地向人瞧着。腦袋兩邊却是兩隻滴粉搓酥的耳朵。掛着兩個耳墜子。腦袋兒一動。那耳墜子便打千秋一般。晃個不住。原來這便是適才站在船頭上的女郎。咧這女郎輕啓殊唇。鶯聲歷歷地問道。兩位姑娘雇我們的船往那兒去。米大媽昂然答道。往玉皇道院去。那女郎一笑。道。兩位姑娘不說我。也知道是往玉皇道院去的。咧說停了話。便把腦袋側回去。那兩扇船板便砰的一聲。又關了起來。關的文風不透。米大媽這才悄悄地繼續說道。姑娘。你可不知道玉皇道院裏的人。皆以打家劫舍爲生涯的。而這些搖小船的人。門却又靠著度。那些海盜爲生的。所以他們見了我們。毫沒有驚慌之。

態。否。則。我。下。身。上。穿。了。夜。行。衣。靠。背。上。又。插。了。單。刀。兒。不。怕。那。些。搓。船。的。
聲。張。起。來。押。我。們。送。官。究。辨。嗎。杏。姑。聽。了。這。才。從。恍。然。裏。鑽。出。大。悟。來。
兩。人。談。談。說。說。也。就。不。覺。寂。寞。一。會。兒。覺。得。船。身。停。止。了。米。大。媽。便。拖。了。杏。
姑。一。把。道。到。咧。到。咧。我。們。上。岸。去。吧。說。時。便。走。過。去。把。船。頭。上。的。板。門。揭。
去。果。然。那。船。已。經。傍。了。岸。米。大。媽。又。從。身。上。模。出。些。碎。銀。子。來。給。了。搖。船。
的。吩。咐。他。們。等。在。這。裏。我。們。天。不。亮。還。得。回。去。搖。船。的。諾。諾。連。聲。兩。人。便。
一。先。一。後。上。了。岸。逕。奔。玉。皇。道。院。而。來。這一。回。兩。人。都。是。舊。地。重。臨。不。一。
會。便。已。到。了。玉。皇。道。院。山。門。外。面。米。大。媽。俯。着。在。杏。姑。耳。朵。上。道。我。們。不。
管。三。七。二。十一。跳。進。去。了。再。說。吧。杏。姑。點。點。頭。兩。人。便。蹲。下。身。子。按。着。把。
腰。眼。兒。向。上。一。挺。雙。足。又。在。地。上。一。蹬。兩。人。的。身。軀。便。都。騰。空。而。起。輕。輕。
巧。巧。停。落。在。屋。面。之。上。杏。姑。才。把。身。軀。站。定。正。待。向。下。一。躍。時。却。被。米。大。

媽一把拖住道慢來慢來你且側耳聽聽不是有人來了嗎杏姑依言側着耳朵聽時果然一陣鳴鑼擊拆之聲漸漸的自遠而近原來玉皇道院裏自從前幾天殺死兩條人命那住持的道人便吩咐手下格外要小心在意另外又撥派了幾個更夫每夜鳴鑼擊拆一連幾天沒有動靜其餘的人心灰意懶便照常放倒頭睡覺只賸這幾個更夫還在那裏虛應故事也是合該這更夫要倒霉了他可不曾知道屋面上伏着人他却循着舊例一面敲着一面向前走着說也可笑米大媽從他九龍袋裏抽出一塊手絹來那塊手絹比不得現在時髦女人所用小的像豆腐干般米大媽那一塊要是攤開來時多說些便準有一張八仙桌桌面那般大小米大媽一面抽手絹一面向杏姑做了個暗號杏姑會意說時遲那時快兩隻不巧進去了那米大媽兩手拉開手絹老實便向那打更的腦袋

身上罩了下去。打更的正在沒精打采打那更，那裏會想到有這們兩個女飛將軍從天而下呢？所以給米大媽一罩便罩的蒙在鼓裏，不但眼前漆黑一時間竟連喘氣都有些喘不過來了。杏姑見米大媽得了手便忙着解下腰間繩索來將那打更的四馬攢蹄細的肉團團相似米大媽這才揭去手絹和杏姑倆齊聲喝道不許聲張咱們有話問你那打更的倏地見有兩柄鋼刀架在自己脖子裏禁不住嚇的三魂出竅六魄升天忙着哀求道好漢爺爺饒命米大媽把個刀背在那打更的脖子裏往復抽了幾下道要饒你也不難只是咱們問你你須得說老實話打更的脖子裏涼冰冰地沒口子答應道我說我說但不知兩位好漢要問甚麼話米大媽道第一要問你你們這道院裏一共有多少弟兄那道士叫甚麼名字是不是你們的頭領打更的道我們這一夥兒弟兄們一共要上千咧

只是分散在海的漁村裏這裏算是總寨本來總寨裏有三百多人可是昨天我們打聽得卸任的廣西藩台打從海道回北京去他宦囊着實不輕所以頭領撥派兩股弟兄趕上前做買賣去今晚這裏只賸下百來個弟兄了那道爺便是我們的頭領他法號喚做大悲道人本領不見怎樣高明因為他足智多謀所以衆弟兄都信服他因此便推舉他坐了第一把交椅杏姑聽到這裏由不得便插口道甚麼大悲道人是個大惡道人罷了天下那有出家人幹那種沒廉恥勾當侮辱人家閨女的道理米大媽搖手道且莫打岔聽他往下說米大媽邊止住杏姑邊又喝問那打更的道前幾天晚上你們這裏殺死了兩個人你可知道不知道打更的哎呀一聲道怎會不知道那兩個傢伙那股死相着實怕人打更的說時又抬起頭來瞧瞧兩人一眼道是不是你們二位爺打更的

這時才瞧清楚了。這二個是女子。他意思裏想問是不是你們二位爺幹的。可是回過來一想是女子便不該稱爺所以說了一個爺字便縮住口。不說了米大媽見問也沒有工夫理睬他便喝住了他道是我們不是我們用不着你多管此刻只許我們問你不許你問我們我且問你那一夜殺死的兩個嫁伙叫甚麼名字打更的道一個胡小二一個小章杏姑悄悄的向米大媽道小章大概就是章福了米大媽點點頭又喝問道小章他在此地還是一個人呢還是有家眷的打更的偏着頭想了一想道有一個女人是小章入夥的時候帶來的據小章說是他的家眷可是我們夥伴都說是小章拐來的那女人還是甚麼知縣知府的太太咧杏姑拍手道是了米大媽向杏姑使了個眼色教他不要打岔一面却又追問下去道那女人現在何處打更的道自從小章給殺了那女人哭的死去活

來。如今小章的棺木停放在最後一進的套房裏。那女人便穿的滿身白蝴蝶般在那棺木旁邊打地鋪睡咧。米大媽還待追問下去。杏姑道好了。我們去殺那惡婦要緊。別只管追問耽誤時光了。米大媽道好可是這傢伙怎麼辦呢。杏姑道容易。塞些東西在這傢伙嘴裏。只要不誤我們的事。便不傷他姓名也。使得說罷。便動手。拉起那打更的衣襟。打更的衣襟來。塞了那打更的一嘴。塞完。隨手拾起繩索來。把打更的額角一丟。便算完事。兩人掉轉身軀。重又飛身上屋。直奔後進而來。果不其然。後進屋子兩面套房裏放着兩具棺木。東邊的一具黑魃魃地沒有甚麼動靜。西邊的一具却點着兩枝素燭。照耀的屋子裏如同白晝。一般二人同時把右眼貼近紙窗向裏瞧時。只見棺木之前放着張供桌。那素燭便點在供桌上。此外又擺着甚麼蔬果之類。一個白衣白裙的婦人坐在供桌旁邊摺

着紙錠兒。這婦人不是杏姑的姨娘，是誰？不過額角上添了幾條縐紋，那面龐兒却還依稀可以辨認。杏姑仇人相見，分外眼明。當下更不怠慢，向後退步，說時遲，那時快，接着飛腿起來，只聽得「嘩啦啦」一聲響亮，那紙窗便踢得稀爛。兩人先後跳了進去，米大媽手快，早一把揪住那婦人的髮髻。杏姑把滿口銀牙挫得一挫，指着那婦人臉上道：「你這惡婦，可還認得我嗎？」那婦人矇矓之間，仰起脖子來瞧了一下，失聲道：「你是小姐，不是杏姑？」哼了一聲，道：「豈敢！今天是我和你總算賬的日子了！」你和章福倆過的好快活日子，全不想我父親待你何等好。你却傷天害理的把他活活地氣的一命嗚呼！我母親在日待你也沒有差錯，誰料你在父親面前只是數落母親的短處，以致我母親死在地下，也還不能瞑目。你和章福倆鴻飛冥冥，以爲躲在這強盜窯裏，總該沒人來找你的了？誰想天網恢恢，疎

而不漏前天晚上那不要臉的奴才終究死在姑娘刀尖之上。今天可輪到了你的頭上。咧我父母的陰靈不遠憑着我這柄短刀替他兩位老人家報仇雪恨。杏姑越說越氣說到末了直氣的臉上都變成白紙一般米大媽呸了一口道和這種豬狗不如的傢伙還講甚麼道理老實便賞他一刀好讓他跟隨漢子一路上森羅殿去。杏姑點了點頭道我倒要看看哩。看這毒婦胸坎裏可和人家一般生着五臟……杏姑說到這裏便把刀尖對準婦人胸坎刺去。那婦人嚇的魂不附體便哀求道好姑娘饒了奴家一條狗命。奴家往後準定出了家當姑子去天天替老爺太太念經超度他兩位老人家早升天國。這們一求倒求的杏姑手裏軟了起來可是橫着心一想不殺這婦人未免對不住死了的父母便咬緊牙關手起刀落且住列位看官瞧到這裏不免要叫聲哎喲以爲一刀下去。

婦人胸膛上準定要開個碗口般的窟窿可是事實上却不盡然原來杏姑的刀尖兒離婦人的胸坎祇有一寸了却被米大媽一把攔住道慢來慢來你切不可刺他的胸膛因爲胸膛的皮肉裏全是肋骨刺進去容易要抽出刀來就難了所以我們殺人要是開膛破肚該刺在肚皮上刺進去以後只消把刀向上一掀便得了杏姑依言把刀移下了五六寸說時遲那時快婦人慘叫一聲連肚腸都隨着刀子拖了出來杏姑正待抽回單刀拭去血跡時誰料霎時間人聲嘈雜只聽得齊聲呐喊道休要放走了兩個女賊米大媽叫聲不好便拖了杏姑转身便跑誰料剛跑出門檻只見燈球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爲頭的一個便是那道人舞動手中兵器叫一聲雌兒那裏走兩下裏便廝殺起來這一來有分教那道人腦袋和脖子也脫離了關係欲知後事且閱

第十一回 前塵若夢惡婦傾生

一無靈氣送命

